

書叢本基學國

議奏公宣陸

著 贊 陸



行發館書印務商

書叢本基學國

議 奏 公 宣 陸

著 費 陸



行發館書印務商

陸宣公翰苑集序

嘗讀賈誼書。觀其經制人文。鋪陳帝業。術亦至矣。待之宣室。恨得後時。遇亦深矣。然竟不能達四聰而盡其善。排羣議而試厥謀。道之難行。亦已久矣。東陽絳灌。何代無之。一薰一蕕。善齊不能同。其器方整。圓柄良工。無以措巧心。所以理世少而亂日多。大雅衰而正聲寢。漢道未融。既失之於賈。傳吾唐不幸。復擯棄於陸公。公諱贄。字敬輿。吳郡蘇人。溧陽令偁之子。年十八。登進士第。應博學宏辭科。授鄭縣尉。非其好也。省母歸。壽春刺史張鎰有名於時。一獲晤言。大加賞識。暨別鎰以泉貨數萬爲贄。曰。願以此奉太夫人。一日之膳。公悉辭之。餽新茶一串而已。是歲以書判拔萃。調渭南簿。本傳作尉。御史府以監察換之。德宗皇帝春宮時。知名召對翰林。即日爲學士。由祠部員外轉考功郎中。朱泚之亂。從幸奉天。時車駕播遷。詔書旁午。公灑翰卽成。不復起草。初若不經思慮。及成而奏。無不曲盡事情。中於機會。倉卒填委。同職者無不拱手歎服。不能復有所助。嘗從容奏曰。此時詔書。陛下宜痛自引過。以感人心。昔禹湯以罪己勃興。楚昭以善言復國。陛下誠能不恡改過。以言謝天下。俾臣草辭無諱。庶幾羣盜革心。上從之。故行在詔書始下。雖武人悍卒。無不揮涕激發。議者以德宗克平寇亂。不惟神武之功。爪牙宣力。蓋亦資文德腹心之助焉。及還京師。李抱真來朝。奏曰。陛下在山南時。山東士卒聞書詔之辭。無不感泣。思奮臣節。臣知賊不足平也。公自行在。帶本職拜諫議大夫。中書舍人。精敏小心。未嘗有過。艱難扈從。行在輒隨。啓沃謀猷。特所親信。有時譏語。不以公卿指名。但呼陸九而已。初幸梁洋。棧道危狹。從官前後相失。上夜次山館。召公不



至。泓然號於禁旅曰。得陸贄者賞千金。頃之公至。太子親王皆賀。初公既職內署。母韋氏尚在吳中。上遣中使迎致京師。道路置驛。文士榮之。丁韋夫人憂去職。持喪於洛。遣人護溧陽之柩。附葬河南。上遣中使監護其事。四方賻遺數百萬。公一無所取。素與蜀帥韋南康布衣友善。韋令每月置遺。公奏而受之。服闋復內職。權知兵部侍郎。覲見之日。天子爲之興。改容弔優禮。如此內外屬望。旦夕俟其輔政。爲資參忌嫉。故緩之。眞拜兵部侍郎。知貢舉。得人之盛。公議稱之。眞元八年。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公以少年入侍內殿。特蒙知遇。不可與衆浮沉。苟且自愛。事有不可必諍之上。察物太精。躬臨庶政。失其大體。動與公違。姦諛從而間之。屢至不悅。親友或規之。公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吾所學。不恤其他。公精於吏事。斟酌決不爽錙銖。其經綸制度。具在德宗實錄。及資參納。劉士寧之賂。爲李巽所發。得罪左遷。橫議者以公與參素不協。歸罷相之議於公。戶部侍郎判度支裴延齡。以姦回得幸。害時蠹政。物議莫敢指言。公獨以身當之。屢言不可。翰林學士吳通元忌公先達。每切中傷。陰結延齡。互言公短。宰相趙憬。公之引拔。升爲同列。以公排邪守正。心復異之。羣邪沮謀。直道不勝。十年。退公爲賓客罷政事。明年夏旱。芻糧不給。軍校訴於上。延齡奏曰。此皆陸贄輩怨望。鼓舞軍人也。貶公忠州別駕。上怒不可測。賴陽城張萬福救之。獲免。蜀帥章令抗表。請以贄代己。歲賂資糧。公在南賓。閉門却掃。郡人稀識其面。復避謗。不著書。惟考校醫方。撰集驗方五十卷。行於世。江峽十稔。永貞初。與鄭餘慶陽城同徵還。公已薨歿。時年五十二。公之秉筆內署也。推古揚今。雄文藻思。敷之爲文。詰伸之爲典。謨俾標。狡向風。懦夫增氣。則有制詰集一十卷。覽公之作。則知公之爲文也。潤色之餘。論思獻納。軍國利害。巨細必陳。則有奏草七卷。覽公之奏。則知公之爲臣也。

其在相位也。推賢與能。舉直措枉。將幹瓚衡而揭日月。清氛沴而平秦階。敷其道也。與伊說爭衡。考其文也。與典謨接軫。則有中書奏議七卷。覽公之奏議。則知公之事君也。古人以士之遇也。其要有四焉。才位時命也。仲尼有才而無位。其道不行。賈生有時而無命。終於一慟。惟公才不謂不長。位不謂不達。逢時而不盡其道。非命歟。裴氏之子。焉能使公不遇哉。說者又以房魏姚宋。逢時遇主。克致清平。陸君亦獲幸時君。而不能與房魏爭烈。蓋道未至也。應之曰。道雖在我。宏之在人。蜚蝗竟天。農稷不能善稼。奔車覆轍。邱軻亦廢規行。若使四君與公易時而相。則一否一臧。未可知也。而致君不及貞觀開元者。蓋時不幸也。豈公不幸哉。以爲其道未至。不亦誣乎。公之文集。有詩文賦集。表狀爲別集十五卷。其關於時政。昭昭然與金石不朽者。惟制誥奏議乎。雖已流行。多謬編次。今以類相從。冠於編首。兼略書其官氏景行以爲序引。俾後之君子。覽公制作。效之爲文。爲臣事君之道。不其偉歟。



# 順宗實錄

唐韓愈撰

紀云。陸諱贄字敬輿。吳郡人也。年十八。進士及第。又以博學宏詞。授鄭縣尉。書判拔萃。授渭南尉。遷監察御史。未幾遷爲翰林學士。遷祠部員外郎。德宗幸奉天。贄隨行在天下。搔擾遠近。徵發書詔。一日數十下。皆出於贄。贄操筆持紙。成於須臾。不復起草。同職皆拱手嗟嘆。不能有所助。常啓德宗言。方今書詔宜痛自引過罪己。以感人心。昔成湯以罪己致興。後代推以爲聖人。楚王失國亡走。一言善而復其國。至今稱爲賢者。陛下誠能不慘改過。以言謝天下。臣雖愚陋。爲詔詞無所忌諱。庶能令天下叛逆者回心。喻旨德宗從之。故行在制詔始下。聞者雖武人悍卒。無不揮涕感激。議者咸以爲德宗尅平寇難。旋復天位。不惟神武成功。爪牙宣力。蓋以文德廣被。腹心有助焉。累遷考功郎中。諫議大夫。中書舍人。兼翰林學士。丁母憂。免喪。權知兵部侍郎。復入翰林。中外屬意。旦夕。俟其爲相。竇參深忌之。贄亦短參之所爲。且言其黷貨。於是與參不能平。尋真拜兵部侍郎。加禮部貢舉。於進士中得人爲多。八年春。遷中書侍郎。平章事。始令吏部每年集選人。舊事吏部每年集人。其後遂三年一置。選人猥至。文書多不了。尋勘真僞紛雜。吏因得大爲姦巧。選士一蹉跌。或至十年不得官。而官之闕者。或累歲無人。贄令吏部分內外官員爲三分計。闕集人以爲常。其弊十去七八。天下稱之。初竇參出李巽爲常州刺史。且迫其行。巽常銜之。至參貶爲郴州別駕。巽適遷湖南觀察。德宗常與參言。故相姜公輔罪。參滯其語。參敗。公輔因上疏自陳其事。非臣之過。德宗詰之。知參洩其語。怒未有所發。會巽奏汴州節度劉士寧遺參金帛若干。士寧得汴州。參處其議。

士寧常德之故致厚。貺德宗以參得罪，而以武將交結發怒，竟致參於死，而議者多言參死由貺焉。裴延齡判度支，天下皆嫉怨，而獨幸於天子，朝廷無敢言其短者。貺獨身常之，日陳其不可用，延齡固欲去貺而代之，又知貺之不與己多阻，其奏請也，謗毀百端。翰林學士吳通元故與貺同職，茲巧佻薄，與貺不能，知貺與延齡相持有間，因盛言貺短，宰相趙憬本貺所引，同對嫉貺之權，密以貺所戢彈延齡事告延齡，延齡益得以爲計，由是天子益信延齡，而不直貺，竟罷貺相，以爲太子賓客，而黜張滂、李充等權，言事者皆言其屈，貺固畏懼，至爲賓客，拒門不納，交親士友春旱，德宗數獵苑中，延齡疏言貺等失權，怨望言於衆曰：天下旱，百姓且流亡，度支愛惜，不肯給諸軍，軍中人無所食，其事奈何，以搖動羣心，其意非止欲中傷臣而已。後數日，又獵苑中，會神策軍人跪馬前，云度支不給馬草，德宗意延齡前言，即迴馬而歸，由是貺贊爲忠州別駕，滂充皆斥逐，德宗怒未解，贊不可測，賴陽城等救乃止，贊之爲相，常以少年入翰林，得幸於天子，長養成就之，不敢自愛事之不可者，皆爭之，德宗在位久，益自攬持機柄，親治細事，失君人大體，宰相益不得行其事職，而議者乃云由贊而然。贊居忠州十餘年，常閉門不入，人無識面者，避謗不著書，習醫方，集古今名方爲陸氏集驗方五十卷，卒於忠州年五十二，上初卽位，與鄭餘慶、陽城同徵，詔始下而城贊皆卒。

## 進呈唐陸贄奏議劄子

宋蘇軾撰

元祐八年五月七日。蘇軾同李希哲吳安詩豐稷趙彥若范祖禹顧臨劄子奏。臣等猥以空疎。備員講讀。聖明天縱。學問日新。臣等才有限而道無窮。心欲言而日不逮。以此自愧。莫知所爲。竊謂人臣之納忠。譬如醫者之用藥。藥雖進於醫手。方多傳於古人。若已經効於世間。不必皆從於己出。伏見唐宰相陸贄。才本王佐。學爲帝師。論深切於事情。言不離於道德。智如子房。而文則過。辯如賈誼。而術不疎。上以格君心之非。下以通天下之志。但其不幸。仕不遇時。德宗以苛刻爲能。而贄諫之以忠厚。德宗以猜疑爲術。而贄勸之以推誠。德宗好用兵。而贄以消兵爲先。德宗好聚財。而贄以散財爲急。至於用人聽言之法。治邊馭將之方。罪己以收人心。改過以應天道。去小人以除民患。惜名器以待有功。如此之流。未易悉數。可謂進苦口之藥石。鍼害身之膏肓。使德宗盡用其言。則貞觀可得而復。臣等每退自西閤。卽私相告言。以陛下聖明。必喜贊議論。但使聖賢之相契。卽如臣主之同時。昔馮唐論頗牧之賢。則漢文爲之太息。魏相條鼂董之對。則孝宣以致中興。若陛下能自得師。莫若近取諸贄。夫六經三史。諸子百家。非無可觀。皆足爲治。但聖言幽遠。末學支離。譬如山海之崇深。難以一二而推擇。如贄之論。開卷了然。聚古今之精英。實治亂之龜鑑。臣等欲取其奏議。稍加校正。繕寫進呈。願陛下置之坐隅。如見贄面。反復熟讀。如與贄言。必能發聖性之高。明成治功於歲月。臣等不勝區區之意。



## 擬陸宣公從祀廟庭說

譚昌言

傳稱三不朽，立德立言立功，自惟大聖，斯具太和，四科諸哲，未聞兼美。下此惟言行合轍，不媿聖人之徒。然而求於古人，亦云難矣。漢儒以註疏宋儒以講習，並列學宮，其間覈實者或有遺議，若范文正蘇文忠文信國，則多有擬祀者。諸葛武侯岳武穆，亦有以不必儒而擬祀者，皆不謬於聖人之公是者也。惟賈太傅陸宣公，未有特擬。二公皆言本仁義，陸象山所謂賈誼是就事上說仁義，陸某是就仁義上說事也。太傅無論千言治策，三論過秦，爲漢朝第一文學，卽梁王墮馬賦，鵬自傷，無媿冉顏之制行矣。新舊唐史，著宣公出入艱阻，小心精潔，又謂其論諫數十百篇，譏陳時病，炳如丹青，若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兩言，印合道真，踐履無媿。龜山謂當擾攘之際，說其君未嘗用術數，可爲論天下事法，蓋聖賢德義中最上一流人。昔人稱其有董子之經術，而不失之迂，有晁錯名實，而不淪於刻舉而措之，可致純王上理。又或稱其奏議爲仁義百篇，唐孟子非過也。合而論之，賈勝董，而陸又勝賈。孔庭一席，並不容少。宣公歿三百年，而蘇文忠始請進講奏議，故顧東江詩有云：「自貞元仇正論，直從元祐講遺編。」今無復文忠者起而議其廟祀，故宋黃先生幹詩有云：「莫是生平太忠黷，至今猶斥學宮前。」可感也。



道光六年三月二十八日奉。上諭。禮部奏議覆御史吳傑奏請陸贄從祀文廟一摺。唐臣陸贄。明體達用。學術精粹。其論數十百篇。皆本仁義。炳於丹青。凡所敷陳。悉原經術。綜其平生。推賢讓能。舉直錯枉。正以守己。忠以事君。道與伊傅爭衡。文與典謨接軫。雍正年間。有旨褒其勳業。稱爲千古名臣。洵能遠契心傳。有功正學。近年節經降旨。將原任尙書湯斌。及明臣劉宗周。黃道周。呂坤從祀東西兩廡。陸贄亦著從祀文廟東廡。列於隋臣王通之次。以崇儒術。而闡幽光。欽此。

# 唐陸宣公奏議全集目錄

## 卷一

論兩河及淮西利害狀

論關中事宜狀

論叙遷幸之由狀

奉天論奏當今所切務狀

奉天論前所答奏未施行狀

奉天請數對羣臣兼許令論事狀

奉天論尊號加字狀

重論尊號狀

奉天論赦書事條狀

奉天論擬與翰林學士改轉狀

奉天請罷瓊林大盈二庫狀

奉天論解蕭復狀

奉天薦袁高等狀

奉天論李晟所管兵馬狀

卷二

奉天奏李建徽揚惠元兩節度兵馬狀

駕幸梁州論進獻瓜果人擬官狀

又論進瓜果人擬官狀

與元論解姜公輔狀

又答論姜公輔狀

與元論請優獎曲環所領將士狀

與元論解蕭復狀

又答論蕭復狀

與元論續從賊中赴行在官等狀

與元賀吐蕃尙結贊抽軍迴歸狀

與元奏請許渾滅李晟等諸軍兵馬自取機便狀

與元請撫循李楚琳狀

與元論中官及朝官賜名定難功臣狀

與元論賜渾瑊詔書爲取散失內人等議狀

鑾駕將還宮闕論發日狀

請釋趙貴先罪狀

論替換李楚琳狀

收河中後請罷兵狀

請許臺省長官舉薦屬吏狀

請遣使臣宣撫諸道遭水州縣狀

論淮西管內水損處請同諸道遣宣慰使狀

卷三

謝密旨因論所宣事狀

論嶺南請於安南置市舶中使狀

論宣令除裴延齡度支使狀

論齊暎齊抗官狀

請減京東水運收腳價於緣邊州鎮儲蓄軍糧事宜狀

論緣邊守備事宜狀

商量處置寶參事體狀

奏議寶參等官狀

請不簿錄寶參莊宅狀

請還田緒所寄撰碑文馬絹狀

請依京兆所請折納事狀

議汴州逐劉士寧事狀

請不與李萬榮汴州節度使狀

論度支令京兆府折稅市草事狀

論左降官準赦合量移事三狀

論邊城貯備米粟等狀

卷四

論裴延齡姦蠹書一首

論朝官闕員及刺史等改轉倫序狀

均節賦稅恤百姓第一條

均節賦稅恤百姓第二條

均節賦稅恤百姓第三條

均節賦稅恤百姓第四條

均節賦稅恤百姓第五條

均節賦稅恤百姓第六條

# 唐陸宣公奏議全集卷一

番禺汪銘謙益齋編輯

## 論兩河及淮西利害狀

臣本書生不習戎事竊惟霍去病漢之良將也每言行軍用師之道顧方略何如耳不在學古兵法是知兵法者無他人情而已見其情而通其變則得失可辨成敗可知古人所以坐籌樽俎之間制勝千里之外者得此道也臣才不逮古人而頗窺其意是敢承詔不默輒陳狂愚伏以尅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馭將之方在乎操得其柄將非其人者兵雖衆不足恃操失其柄者將雖材不爲用兵不足恃與無兵同將不爲用與無將同將不能使兵國不能馭將非止耗財翫寇之弊亦有不戢自焚之蓄自昔禍亂之興何嘗不由於此今兩河淮西爲叛亂之帥者獨四五凶人而已尙恐其中或有傍遭註誤內蓄危疑倉皇失圖勢不得止亦未必皆是處心積慮果爲謀逆以僭帝稱王者也况其餘衆蓋並脅從苟知全生豈願爲惡若招携以法悔禍以誠使來者必安安者必久斯道積著人誰不懷縱有野心難馴臣知其從化者必過半矣舞於苗格豈獨虛言假使四五兇渠俱稟鷓鼻之性其下同惡復有十百相從是皆卒伍庸流闕茸下品其志好不過聲色財貨之樂其材用不過蹴踘距踊之能其約從締交則迭相侮詐以爲智謀其御衆使人則例質妻孥以爲術數斯乃盜竊偷安之伍非有姦雄特異之資以陛下英神志期平壹君臣

之勢不類。逆順之理不侔。形勢之大小不倫。師徒之衆寡不敵。然尙曠歲持久。師老費財。加算不止於舟車。徵卒殆窮於閭濮。管肉捶骨。呻吟里閭。送父別夫。號呼道路。杼柚已空。輿發已殫。而將帥者尙曰財不足。兵不多。此徵臣所以千慮百思而不悟其理也。未審陛下嘗徵其說。察其由乎。臣請復爲陛下效其明徵。以實前說。田悅唱亂之始。氣盛力全。恒青趙齊迭爲唇齒。陛下特詔馬燧。命之專征。抱真李元。聲勢相援。於時士吏畏法。將帥感恩。俱蘊勝殘盡敵之誠。未有爭功邀利之費。故能累摧堅陣。深抵窮巢。元惡幸脫於俘囚。兇徒幾盡於鋒刃。臣故曰尅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馭將之方在乎操得其柄。此其明效也。田悅旣敗。力屈勢窮。且皆離心。莫有固志。乘我帥勝捷之氣。躡亡虜傷夷之餘。比於前功。難易百倍。旣而大軍遂駐。遺孽復安。其後餽運日增。師徒日益。於是再稔。竟不交鋒。量兵力則前者寡。而今者多。議軍資則前者薄。而今者厚。論氣勢則前者新集。而今者乘勝度攻具。則前者草創。而今者繕完。計兇黨則前者盛。而今者殘。揣敵情則前者銳。而今者挫。然而勢因時變。事與理乖。當易而反難。當進而中止。本末殊趣。前後易方。順理之常。必不如此。臣故曰將非其人者。兵雖衆不足恃。操失其柄者。將雖材不爲用。此自昔必然之效。但未審今茲事實。得無近於此乎。在陛下熟察而亟救之耳。固不在益兵以生事。加賦以殄人。無紓目前之虞。或興意外之患。人者邦之本也。財者人之心也。兵者財之蠹也。其心傷則其本傷。其本傷則枝幹顛瘁。而根柢蹶拔矣。惟陛下重慎之。愍惜之。今師興三年。可謂久矣。稅及百物。可謂繁矣。陛下爲之宵衣旰食。可謂憂勤矣。海內爲之行齋居送。可謂勞弊矣。而寇亂有益。翦滅無期。人搖不寧。事變難測。是以兵貴拙速。不尙巧遲。速則乘機。遲則生變。此兵法深切之誠。往事明著之驗也。夫投膠以變濁。不如澄

其源而濁變之愈也。揚湯以止沸，不如絕其薪而沸止之速也。是以勞心於服遠者，莫若修近而其遠自來。多方以救失者，莫若改行而其失自去。若不靖於本而務救於末，則救之所爲，乃禍之所起也。修近之道，改行之方，易於舉毛，但在陛下然之與否耳。倘或重難易制，姑務持危，則當校禍患之重輕，辨攻守之緩急。臣謂幽燕恒魏之寇，勢緩而禍輕。汝洛榮汴之虞，勢急而禍重。緩者宜圖之以計，今失於屯戍太多。急者宜備之以嚴，今失於守禦不足，何以言其然也。自胡羯稱亂，首起薊門，中興以來，未暇芟蕩。因其降將，卽而撫之。朝廷置河朔於度外，殆三十年，非一朝一夕之所急也。田悅累經覆敗，氣沮勢羸，儉全餘生，無復遠略。武俊蕃種，有勇無謀。朱滔卒材多疑少決，皆受田悅誘陷，遂爲猖狂。出師事起，無名衆情不附，進退遑惑。內外防虞，所以纔至魏郊，遽又退歸巢穴。意在自保，勢無他圖。加以洪河太行，禦其衝，并汾潞瀋，壓其腹。雖欲放肆，亦何能爲。又此郡兇徒，互相切割，急則合力，退則背憎，是皆苟且之徒，必無越軼之患。此臣所謂幽燕恒魏之寇，勢緩而禍輕。希烈忍於傷殘，果於吞噬，據蔡許富全之地，益鄂襄鹵獲之資，意殊無厭。兵且未餓，東寇則轉輸將阻，北窺則都城或驚。此臣所謂汝洛榮汴之虞，勢急而禍重。代朔邠靈之騎士，自昔之精騎也。上黨盟津之步卒，當今之練卒也。悉此彊勁，委之山東，勢分於將多，財屈於兵廣。以攻則曠歲不進，以守則數倍有餘。各懷顧瞻，遞欲推倚。此臣所謂緩者宜圖之以計，今失於屯戍太多。李勉以文吏之材，常凌郊奔突之會。哥舒曜以烏合之衆，扞襄野豺狼之羣。陛下雖連發禁軍，以爲繼援。累勅諸鎮，務使協同。睿旨殷憂，人思自効。但恐本非素習，令不適從。奔鯨觸羅，倉卒難制。首鼠應敵，因循莫前。此臣所謂急者宜備之以嚴，今失於守禦不足。陛下若察其緩急，審其重輕，使懷光帥師救襄城。

之圍。李元遠鎮爲東郡之援。汝洛旣固。梁宋亦安。是乃取有餘。救不足。罷關右賦車籍馬之擾。減山東飛芻輓粟之勞。無擾則禍亂不生。息勞則物力可濟。非止排難於變切。亦將防患於未然。徵發旣停。守備且固。足得徐觀事勢。更選良圖。此於紓亂解紛。抑亦計之次也。議者若曰。河朔羣盜。尙未殲夷。儻又減兵。必更生患。此蓋好異不思之說耳。臣請有以詰之。前歲伐叛之初。惟馬燧抱真李元三帥而已。以攻必克。以戰必彊。是則力非不足。明矣。洎遲留不進。乃請益師。於是選神策銳卒以繼之。而李晟往矣。猶曰未足。復請益師。於是徵朔方全軍以赴之。而懷光往矣。幾遣加半之戍。竟無分寸之功。是則師不在衆。又明矣。然而可託以爲解者。必曰王師雖益。賊黨亦增。曩獨田悅寶臣。今兼朱滔武俊。臣請再詰以塞其辭。曩之田悅寶臣。皆蓄銳養謀。劇賊之方彊者也。尋而田悅喪敗。寶臣殲夷。雖復朱滔武俊加於前。亦有孝忠日知乘其後。是則賊勢不滋於曩日。王師有益於昔時。又明矣。曩以太原澤潞河陽三將之衆。當田悅朱滔武俊三寇之兵。今朱滔遁歸。武俊退縮。惟此田悅。假息危城。設使我師悉歸。彼亦纔能自守。况留抱真馬燧。足得觀釁討除。是則滅兵東征。勢必無患。又明矣。留之則彼爲冗食徒。之則此得長城。化危爲安。息費從省。舉一而兼數利。惟陛下圖之。謹奏。

論關中事宜狀

臣頃覽載籍。每至理亂廢興之際。必反覆參考。究其端由。與理同道。罔不與。與亂同趣。罔不廢。此理之常也。其或措置不異。安危則殊。此時之變也。至於君人有大柄。立國有大權。得之必彊。失之必弱。是則歷代不易。百王所同。夫君人之柄。在明其德威。立國之權。在審其輕重。德與威不可偏廢也。輕與重不可倒持。

也。蓄威以昭德。偏廢則危。居重以馭輕。倒持則悖。恃威則德喪於身。致敗之道也。失重則輕移。諸己。啓禍之門也。陛下誠以勇智。志期有爲。忿茲昏迷。整旅奮伐。治內震外。莫改寧居。此誠英主撥亂拯物。不得已而用之。然威武四加。非謂蓄矣。所可兢兢保惜。慎守而不失者。惟居重馭輕之權耳。陛下又果於成務。急於應機。竭國以奉軍。傾中以資外。倒持之勢。今又似焉。臣是以疚心如狂。不覺妄發。古人所謂愚夫言之。而明主擇之。惟陛下幸留聽焉。臣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又聞理天下者。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則小大適稱。而不悖焉。王畿者。四方之本也。京邑者。又王畿之本也。其勢當令京邑如身。王畿如臂。四方如指。故用則不悖。處則不危。斯乃居重馭輕。天子之大權也。非獨爲御諸夏而已。抑又有鎮撫戎狄之術焉。是以前代之制。轉天下租稅。委之京師。徙郡縣豪傑。處之陵邑。選四方壯勇。實之邊城。其賦役則輕。近而重。遠也。其惠化則悅。近以來。遠也。太宗文皇帝。既定大業。萬方底乂。猶務戎備。不忘慮危。列置府兵。分隸禁衛。大凡諸府八百餘所。而在關中者。殆五百焉。舉天下不敵關中。則居重馭輕之意明矣。承平漸久。武備浸微。雖府衛具存。而卒乘罕習。故祿山竊倒持之柄。乘外重之資。一舉滔天。兩京不守。尙賴經制。頗存典刑。疆本之意。則忘。緣邊之備。猶在。加以諸牧有馬。每州有糧。故肅宗得以爲資。中復興運。乾元之後。大憝初夷。繼有外虞。悉師東討。邊備旣弛。禁戍亦空。吐蕃乘虛深入。爲寇。故先皇帝莫與爲禦。避之東遊。是皆失居重馭輕之權。忘深根固柢之慮。內寇則鱗函失險。外侵則汧渭爲戎。於斯之時。朝市離析。事變可慮。須臾萬端。雖有四方之師。寧救一朝之患。陛下追想及此。豈不爲之寒心哉。尙賴宗社威靈。先皇仁聖。攘却醜類。再安宸居。城邑具全。宮廟無質。此又非常之幸。振古所未聞焉。足以見天意之於皇

家保祐深矣。故示大倣。將宏永圖。陛下誠宜上副元心。下察時變。遠考前代成敗。近察國朝盛衰。垂無疆之休。建不拔之業。今則勢可危慮。又甚於前。伏惟聖謀。已有成算。愚臣未達。敢獻所憂。先皇帝還自陝。鄜懲艾往事。稍益禁衛。漸修邊防。是時關中有朔方。涇原。隴右。三帥。以扞西戎。河東有太原。全軍以控北虜。此四軍者。皆聲勢雄盛。士馬精彊。又徵諸道戍兵。每歲乘秋備塞。尚不能保固封守。遏其奔衝。京師戒嚴。比比而有。陛下嗣膺寶位。威懾殊鄰。蠢茲昆夷。猶肆毒蠶。舉國來寇。志吞嚙梁。貪冒既深。覆亡幾盡。遂求通好。少息交侵。蓋緣馬喪兵疲。務以計謀相緩。固非畏威懷德。必欲守信結和。所以歷年優柔。竟未堅定要約。息兵稍久。育馬漸蕃。必假小事。忿因復大。肆侵掠。張光晟又於振武誘殺羣胡。自爾以來。絕無虜使。其爲嫌怨。足可明徵。借如吐蕃實和。回紇無憾。戎狄貪詐。乃其常情。苟有便利。可窺。豈肯端然自守。今朔方太原之衆。遠在山東。神策六軍之兵。繼出關外。倘有賊臣。啗寇。黠虜。窺邊。伺隙乘虛。微犯亭障。此愚臣所竊爲憂者也。未審陛下其何以禦之。側聞伐叛之初。議者多易其事。僉謂有征無戰。役不逾時。計兵未甚。多度費未甚。廣於事爲。無擾於人。爲不勞。曾不料兵連禍拏。變故難測。日引月長。漸乖始圖。故前志以兵爲兇器。戰爲危事。至戒至慎。不敢輕用之者。蓋爲此也。當勝而反敗。當安而倒危。變亡而爲存。化小而成大。在覆掌之間耳。何可不畏而重之乎。近事甚明。足以爲鑒。往歲爲天下所患。咸謂除之則可。致昇平者。李正己。李寶臣。梁崇義。田悅。是也。往歲爲國家所信。咸謂任之則可。除禍亂者。朱滔。李希烈。是也。既而正己死。李納繼之。寶臣死。惟岳繼之。崇義卒。希烈叛。惟岳戮。朱滔攜。然則往歲之所患者。四去其三矣。而患竟不衰。往歲之所信者。今則自叛矣。而信又難保。是知立國之安危。在勢。任事之濟否。在人。勢苟安。

則異類同心也。勢苟危，則舟中敵國也。陛下豈可不追鑒往事，惟新令圖，循偏廢之柄，以靖人，復倒持之權，以固國，而乃孜孜汲汲，極思勞神，徇無已之求，望難必之效，其於爲人除害之意，則已至矣。其爲宗社自重之計，恐未至也。自頃將帥徂征，久未盡敵，苟以藉口，則請濟師，陛下乃爲之輟邊軍，缺環衛，虛內廐之馬，竭武庫之兵，占將家之子，以益師，賦私養之畜，以增騎，猶且未戰，則曰乏財，陛下又爲之算室廩，貸商賈，傾司府之幣，設請權之科，關輔之間，徵發已甚，宮苑之內，備衛不全，萬一將帥之中，又如朱滔、希烈，或負固邊壘，誘致豺狼，或竊發郊畿，驚犯城闕，此亦愚臣所竊爲憂者也。未審陛下復何以備之。以陛下聖德君臨，率土欣戴，非常之慮，豈所宜言。然居安備危，哲王是務，以言爲諱，中主不行，若備之已嚴，則言亦何害。倘忽而未備，又安可勿言。臣是以罄陳狂愚，無所諱避，罔敢以中主不行之事，有慮於聖朝也。惟陛下熟察之，過防之。且今之關中，卽古者邦畿千里之地也。王業根本，於是在焉。秦嘗用之以傾諸侯，漢嘗因之以定四海。蓋由憑山河之形勝，宅田里之上腴，弱則內保一方，當天下之半，可以養力俟時也；疆則外制東夏，據域中之大，可以蓄威昭德也。豪勇之在關中者，與列於旃牧不殊，財用之在關中者，與貯於帑藏不殊。有急而須，一朝可聚；今執事者先拔其本，棄重取輕，所謂倒持太阿，授人以柄，議制置，則疆幹弱枝之術，反語綏懷，則悅近來遠之道，乖求諸通方，無適而可。往者不可追，來者猶可補。臣不勝懇懇愛國之至，輒敢効其狂鄙，以備採擇之一端。陛下倘俯照微誠，過聽愚計，使李芄援東洛，懷光救襄城，希烈兇徒勢必退，則所遣神策六軍士馬，及點召節將子弟東行應援者，悉可追還。河北既有馬燧、抱真，固亦無藉李晟，亦令旋旆，完復禁軍，明勅涇隴，邪寧，但令嚴備封守，仍云更不徵發，使知各保安居，又降

德音勞徠幾旬，具言京輦之下，百役殷繁，且又萬方會同，諸道朝奏，卹勤懷遠，理合優容，其京城及畿縣所稅間架、推酒、抽貫、貸商、點名等，諸如此類，一切停罷，則已輸者，弭怨見處者，獲寧人心不搖，邦本自固，禍亂無從而作，朝廷由是益尊，然後可以度時宜，施教令，弛張自我，何有不從，端本整棼，無易於此，謹奏。

論叙遷幸之由狀

臣所謂致今日之患，是羣臣之罪者，非敢徒飾浮說，苟寬聖懷，事皆有由，言庶可復，自胡羯稱亂，遺患未除，朝廷因循，久務容養，事多僭越，禮闕會朝，陛下神武統天，將壹區宇，乃命將帥四征，不庭兇渠，稽誅逆將，繼亂兵連禍結，行及三年，徵師四方，無遠不暨，父子訣別，夫妻分離，一人征行，十室資奉，居者有餽送之苦，行者有鋒刃之憂，去留靡然而閭里不寧矣，聚兵日衆，供費日多，常賦不充，乃令促限，促限纔畢，復命加徵，加徵既殫，又使別配，別配不足，於是權算之科設，率貸之法興，禁防滋章，條目纖碎，吏不堪命，人無聊生，農桑廢於徵呼，膏血竭於笞捶，市井愁苦，室家怨咨，兆庶嗷然，而郡邑不寧矣，邊陲之戍，用保封疆，禁衛之師，以備巡警，二者或闕，則生戎心，國之大防，莫重於此，陛下急於靖難，緊遣東征，邊備空虛，軍寡弱，尋又搜閱私牧，以取馬簿，責將家以出兵，凡有私牧者，例元勳貴戚之門，所謂將家者，皆統帥岳牧之後，是乃嘗蒙親委，或著忠勞，復除征徭，固有常典，今忽奪其畜牧，事其子孫，有乞假以給資裝，有破產以營卒乘，道路悽惻，部曲感傷，貴位崇勳，孰不解體，加以聚斂之法，較下尤嚴，邸第侯王，咸輸屋稅，稅販夫婦，畢算緡錢，貴而不見優，近而不見異，其爲憤感，又甚諸方，誅求轉繁，庶類恐懼，輿發無已，羣情動搖，朝野蹙然，而京邑關畿不寧矣，陛下又以百度弛廢，志期肅清，持義以掩恩，任法以成理，神斷失於太

遠。容察傷於太精，斷速則寡恕於人，而疑似之間，不容辨也。察精則多猜於物，而臆度之際，未必然也。易恕則重臣懼禍，反側之釁易生，多猜則羣下防嫌，苟且之風漸扇，是以叛亂繼起，怨讟並興，非常之慮，億兆同慮，惟陛下穆然凝邃，獨不得聞，至使兇卒鼓行，白晝犯闕，重門無結草之禦，環衛無誰何之人，自古禍變之興，未有若斯之易，豈不以乘我間隙，因人携離哉。陛下有股肱之臣，有耳目之任，有諫諍之列，有備衛之司，見危不能竭其誠，臨難不能効其死，所謂致今日之患，是羣臣之罪者，豈徒言歟。聖旨又以國家興衰，皆有天命，今遇此厄，運應不由人者，臣志性介劣，學識庸淺，凡是占算祕術，都不涉其源流，至於與衰大端，則嘗聞諸典籍，書曰：天視自我人視，天聽自我人聽。又曰：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又曰：天難忱，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此則天所視聽皆因於人，天降災祥皆考其德，非於人事之外，別有天命也。故祖伊責紂之辭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武王數紂之罪曰：吾有命，罔懲其侮。此又捨人事而推天命，必不可之理也。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仲尼以爲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又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理者也。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理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又曰：視履考祥，又曰：吉凶者得失之象也，夫易之爲書，窮變知化，其於性命，可謂研精及乎論天人佑助之由，辨安危理亂之故，必本於履行得失，而吉凶之報象焉。此乃天命由人，其義明矣。春秋傳曰：禍福無門，惟人所召。又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威儀禮義之則，以定命，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禮記引詩而釋之曰：大雅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於殷。

驗命不易。言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也。又引書而釋之曰。康誥云。惟命不于常。言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此則聖哲之意。六經會通。皆謂禍福由人。不言盛衰有命。蓋人事著於下。而天命降於上。是以事有得失。而命有吉凶。天人之間。影響相準。詩書已後。史傳相承。理亂廢興。大略可紀。人事理而天命降。亂者未之有也。人事亂而天命降。康者亦未之有也。六經之教。既如彼。歷代明驗。又如此。尚恐其中有可疑者。臣請復以近事證之。自頃征討頗煩。刑網稍密。物力竭耗。人心驚疑。如居風濤。洶洶靡定。上自朝列。下達烝黎。日夕族黨聚謀。咸憂必有變。故旋屬涇原叛卒。果如衆庶所虞。京師之人。動逾億計。固非悉知算術。皆曉占書。則明致寇之由。未必盡關天命。伏惟陛下。鑒既往之深失。建將來之令圖。拯宗社。防危。刷億兆。憤恥。在於審察時變。博詢人謀。王化聿修。天祐自至。恐不宜推引厄運。謂爲當然。撓追咎之誠。沮惟新之望。臣聞理或生亂。亂或資理。有以無難而失守。有因多難而興邦。理或生亂者。恃理而不修也。亂或資理者。遭亂而能懼也。無難失守者。忽萬幾之重。而忘憂畏也。多難興邦者。涉庶事之艱。而知勅慎也。今生亂失守之事。則既往不可復追矣。其資理興邦之業。在陛下尅厲而謹修之。當至危至難之機。得其道則興。失其道則廢。其間不容復有所悔也。惟陛下勤思熟計。捨己以從衆。遠欲以遵道。遠儉佞。而親忠直。推至誠而去逆詐。杜讒沮之路。廣諫諍之門。掃求利之法。務息人之術。錄片善。片能以盡羣材。忘小瑕。小怨。俾無棄物。斯道易知。易行不勞。神不苦力。但在約之於心耳。夕誓之於心。則可以感神明。動天地。朝施之於事。則可以服庶類。懷萬方。何憂乎亂人。何畏乎厄運。何患乎天下不寧。昔太王以避狄而興。周文以百里而王。是乃因危難而恢盛業。由僻小而闡况。陛下稟英姿。承寶歷。四海之利權。由己。列聖之德澤。在人。

苟能增修。農有不濟。至如東北羣孽。在舊逋誅。涇原亂兵。倉卒犯禁。蓋上天保佑陛下。恐陛下神武果斷。有輕天下之心。使知艱難。將永福祚耳。伏願悔前禍。以答天戒。新聖化以承天休。勿謂時鍾厄運。而自疑。勿謂事不由人。而自解。勤勵不息。足致昇平。豈止盪滌氛。旋復宮闕而已。愚臣不勝區區憂國奉君之至。伏惟陛下不以人廢言。不以言廢直。千慮一得。或有取焉。謹奏。

奉天論奏當今所切務狀

臣謂當今急務。在於審察羣情。若羣情之所甚欲者。陛下先行之。羣情之所甚惡者。陛下先去之。欲惡與天下同。而天下不歸者。自古及今。未之有也。夫理亂之本。繫於人心。况乎當變故動搖之時。在危疑向背之際。人之所歸。則植人之所去。則傾。陛下安可不審察羣情。同其欲惡。使億兆歸趣。以靖邦家乎。此誠當今之所急也。然尚恐爲之不易者。蓋以朝廷播越。王命未行。施之空言。人或不信。何以言其然。今天下之所欲者。在息兵。在安業。天下之所惡者。在斂重。在法苛。陛下欲息兵。則寇孽猶存。兵固不可息矣。欲安業。則征徭未罷。業固未可安矣。欲薄斂。則郡縣懼乏軍用。令必不從矣。欲去苛。則行在素霽。威嚴言且無驗矣。此皆勢有所未制。意有所未從。雖施於德音。足慰來蘇之望。而稽諸事實。未符悔禍之誠。且動人以言者。其感不深。動人以行者。其應必速。蓋以言因事。而易發行。違欲而難成。易發故有所未孚。難成故無思不服。今陛下將欲平禍亂。拯阡危。恤蒸黎。安反側。既未有恤人之實。又乏於施惠之資。惟當遠欲以行己。所難。布誠以除人所病。乃可以彰追咎之意。副惟新之言。若猶不然。未見其可。頃者竊聞輿議。頗究羣情。四方則患於中外意乖。百辟又患於君臣道隔。郡國之志。不達於朝廷。朝廷之誠。不升於軒陛。上澤闕於

下布。下情壅於上聞。實事不必知。知事不必實。上下否隔於其際。真僞雜糅於其間。聚怨騷躪。騰謗籍籍。欲無疑阻。其可得乎。物論則然。人心可見。臣謂宜因文武羣官入參之日。陛下特加延接。親與叙言。備詢禍亂之由。明示咎悔之意。各使極言得失。仍令一一面陳。軍務之際。到卽引對。不拘時限。用表憂勤。周公勤握髮吐餐。而天下歸心。則此義也。又當假之優禮。悅以溫顏。言切而理愜者。必賞導。以盡其情。識寡而辭拙者。亦容恕以嘉其意。有諫諍無隱者。願陛下叶成湯改過之美。褒其直而勿吝其非。有謀猷可用者。願陛下體大禹拜言之誠。獎其能而亟行其策。至於匹夫片善。采錄不遺。庶士傳言。聽納無倦。是乃總天下之智。以助聰明。順天下之心。以施教令。則君臣同志。何有不從。遠邇歸心。孰與爲亂。化疑梗爲訴合。易怨謗爲謳歌。浹辰之間。可使丕變。陛下倘行之不厭。用之得中。從義如轉圜。見善如不及。推廣此道。足致和平。其於昭德塞違。恐不止當今所急也。慮有愚而近道。事有要而似迂。冀垂睿思。反覆詳覽。謹奏。

奉天論前所答奏未施行狀

前奉詔問。自獻答奏。迨茲彌旬。不開施行。恐由辭理蹇拙。不能暢達事情。懼懼血誠。敢願披瀝。蓋犬馬感恩。思効之心。嗟嗟而不能自止者也。臣聞立國之本。在乎得衆。得衆之要在乎見情。故仲尼以爲人情者。聖王之田。言理道所由生也。情有通塞。故否泰生。情有厚薄。故損益生。通天下之情者。莫智於聖人。盡聖人之心者。莫深於易象。其別卦也。乾下坤上。則曰泰。坤下乾上。則曰否。其取象也。損上益下。則曰益。損下益上。則曰損。乾爲天。爲君。坤爲地。爲臣。天在下而地處上。於位乖矣。而反謂之泰者。上下交故也。君在上而臣處下。於義順矣。而反謂之否者。上下不交故也。氣不交則庶物不育。情不交則萬邦不和。天氣下降。

地氣上騰。然後歲功成。君澤下流。臣誠上達。然後理道立。損益之義。亦猶是焉。上約己而裕於人。人必悅而奉上矣。豈不謂之益乎。上蔑人而肆諸己。人必怨而叛上矣。豈不謂之損乎。然則上下交而泰。不交而否。自損者人益。自益者人損。情之得失。豈容易哉。是以古聖王之居人上也。必以其心從天下之心。而不敢以天下之人從其欲。乃至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夫幾者事之微也。以聖人之德。天子之尊。且猶慎事之微。乃至一日萬慮。豈不以居上接下。懼失其情歟。自昔主業盛衰。君道得失。史策盡在。粲然可徵。與衆同欲。靡不興。違衆自用。靡不廢。從善納諫。靡不固。遠賢恥過。靡不危。故詩書稱堯德。則曰稽于衆。舍己從人。數舜之功。則曰明四目。達四聰。言同欲也。序禹之所由興。則曰禹拜昌言。述湯之所以王。則曰用人惟已。改過不吝。言納諫也。歌文王作周。則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美武王克殷。則曰亂臣十人。同心同德。言從善也。堯舜禹湯文武此六君者。天下之盛王也。莫不從諫以輔德。詢衆以成功。是則德益盛者。慮益微。功愈高者。意愈下。及代之衰也。則道亦反焉。故書曰。紂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言違衆也。詩曰。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又曰。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言遠賢也。書曰。謂人莫己若者。亡。詩曰。維彼不順。自獨俾臧。自有肺腸。俾人卒狂。言自用也。前史數桀紂之惡。曰。強足以拒諫。辯足以飾非。言恥過也。考得失於已行之迹。鑒盛衰於已驗之符。孰失道而不衰。孰得理而不盛。胡可不則而象之。敬而畏之乎。粵自秦漢。暨於周隋。其間將歷千祀。代興者非一姓。繼覆者非一君。雖所遇殊時。所爲異迹。然失衆必敗。得衆必成。善惡從類。端如貫珠。成敗象行。明若觀火。此歷代之元龜也。尙恐議者曰。時異事異。臣請復爲陛下粗舉近效之尤章章者。以辯焉。太宗武定禍亂。文致太平。威行如雷霆。

明照俾日月然猶兢兢畏慎懼失人心每戒臣下獻規恒以危亡爲慮夙興聽理日旰忘勞退朝之暇宴接侍臣諮詢謀猷詢求過闕言及暗主亂朝則省懼自戒言及賢君理代則企竦思齊言及稼穡艱難則務遵勤儉言及閭閻疾苦則議息征徭每召宰相平章必遣諫官俱入得一善必遽命甄昇聽一諫必明加褒錫故得時無闕事人樂輸誠夫以太宗之德美貞觀之治安且猶務得人心其勤若此是則人心之於理道可一日而不接乎高宗始年亦親聽納故當時翕然歸美以爲有貞觀之風數十年間天下無事承平之業滋久倦勤之意頗彰燕居益深接下彌簡前哲之耿光浸遠中宮之威柄潛移經邦之道闕疇咨於大猷宴安之懷溺偏信於近狎馴致禍變幾將傾邦訖神龍景雲之間皆嬖倖亂朝聰明不達元宗躬定大難手振宏綱開懷納忠克已從諫大臣不敢墜下情私昵不敢干公議朝清道泰垂三十年謂化已行謂安可保耳目之娛漸廣愛勤之志稍衰侈心一萌邪道並進深謀遠慮者謂之迂誕驚衆譏言切諫者謂之誹謗邀名外寵持竊國之勢內寵擅回天之謠大盜一興至今爲梗豈不以忽於戒備逸於居安漸漬不聞其失以至於大失者乎肅宗懲致寇之由蘊撥亂之略虛受廣納同符太宗推心與人忘己應物故得來蘇之望允塞配天之業勃興先皇帝繼守恭勤而益之以和惠亦宣諭德令課責侍臣或賞其盡規或讓以容默諫雖未從且不深忤情苟有阻終獲上通故君臣相安而人亦小息陛下英姿逸辯邁絕人倫武略雄圖牢籠物表以明威照臨以嚴法制斷流弊日久浚恒太深遠者驚疑而阻命近者畏憊而偷容君臣意乖上下情隔臣於往年曾任御史獲奉朝謁僅欲半年陛下嚴遠高居未嘗降旨臨問羣臣踴躍趨退亦不列事奏陳軒墀之間且未相識宇宙之廣何由自通由是人各隱情以言爲諱至於

變亂將起。億兆同憂。獨陛下恬然不知。方謂太平可致。陛下以今日之所視。驗往時之所聞。列聖升降之效。歷歷如彼。當今理亂之由。昭昭如此。未有不興於得衆。殆於失人。裕於僉諧。蔽於偏信。濟美因乎納諫。虧德由乎自賢。善始本乎憂勤。失全萌乎安泰。今將悔禍。徼福去危。從安若不循太宗創業之規。襲肅宗中興之理。鑒天寶致亂之所以。懲今者遷幸之所由。則何以孚聖懷。彰令問。新遠邇之聽。歸反側之心乎。不勝愚誠懇款。謹復布露以聞。

奉天請數對羣臣兼許令論事狀

臣竊謂天子之道。與天同方。天不以地有惡木而廢發生。天子不以時有小人而廢聽納。是知人有邪直賢愚。在處之各得其所而已。必不可以忠良者少。而闕於詢謀獻納之道也。昔人有因噎而廢食者。又有懼溺而自沉者。其爲矯枉防患之慮。豈不過哉。臣聞人之所助在乎信。信之所立由乎誠。守誠於中。然後俾衆無惑。存信於己。可以教人不欺。一不誠則心莫之保。一不信則言莫之行。故聖人重焉。以爲食可去而信不可失也。傳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物者事也。言不誠則無復有事矣。匹夫不誠。無復有事。况王者賴人之誠。以自固。而可不誠於人乎。陛下所謂失於誠信。以致患者。臣竊以爲過矣。衆庶者至愚而神。蚩蚩之徒。或昏或鄙。然上之得失。靡不辯。上之好惡。靡不知。上之所秘。靡不傳。上之所爲。靡不効。故馭之以智。則詐示之以疑。則偷。接不以禮。則徇義之意。輕。撫不以恩。則効忠之情。薄。上行則下從。上施則下報。若響應聲。若影從表。故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不盡於己。而望盡於人。不誠於前。而曰誠於後。衆必疑而不信矣。今方岳有不誠於國者。陛下則與師以伐之。臣庶有虧信於上。

者陛下則出令以誅之。有司順命而不敢縱捨者。蓋以陛下之所有。責彼之所無故也。向若陛下不誠於物。不信於人。人將有辭。何以致討。是知誠信之道。不可斯須去身。願陛下慎守而行之。有加恐非所以爲悔者也。臣聞春秋傳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仲虺述成湯之德曰。改過不吝。吉甫美宣王之功曰。衰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成湯聖君也。仲虺聖輔也。以聖輔而贊揚聖君。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周宣中興之賢主也。吉甫文武之賢臣也。以賢臣而歌頌賢主。不美其無闕。而美其補闕。是則聖賢之意。較然著明。惟以改過爲能。不以無過爲貴。蓋人之行已。必有過差。上智下愚。俱所不免。智者改過而遷善。愚者恥過而遂非。遷善則爲君子。遂非斯謂小人。故開義能徙者。常情之所難。從諫勿嘖者。聖人之所尙。中古已降。淳風浸微。臣旣尙諛。君亦自聖。掩盛德而行小道。於是有人入則造膝。出則詭辭之態。興矣。茲由此滋。善由此沮。帝王之意。由此惑。譖臣之罪。由此生。媚道一行。爲害斯甚。太宗挺秀千古。清明在躬。再恢聖謨。一變流弊。以虛受爲理本。以直言爲國華。面折廷爭者。明言獎納。上封獻議者。手勅褒揚。故得有過必知。知而必改。存致雍熙之化。沒齊堯舜之名。向若太宗聞過則羞己之短。納諫又畏人之知。雖有求理之心。必無濟代之効。雖有悔過之意。必無從諫之名。又况不及中才。師心自用。遂非拒諫。孰有不危者乎。且以太宗有文武仁義之德。有致理太平之功。休烈耿光。可謂盛矣。然而人到於今。稱詠以爲道冠前古。澤被無窮者。則從諫改過。爲其首焉。陛下所謂諫官論事。少能慎密。例自矜銜。歸過於朕者。臣以爲不密。自矜信非忠厚。其於聖德。固亦無虧。陛下若納諫不違。則傳之適足增美。陛下若違諫不納。又安能禁之。勿傳。伏願以貞觀故事爲楷模。使太宗風烈。重光於聖代。恐不可謂此爲歸過。而阻絕直言之路也。臣聞虞

舜察邇言，故能成聖化。管文聽輿誦，故能恢霸功。大雅有詢於芻蕘之言，洪範有謀及庶人之義。是則聖賢爲理，務詢衆心，不敢忽細微，不敢侮鰥寡。遜於志者，不必然逆於心者，不必否。辭拙而效速者，不必愚。言甘而利重者，不必智。是皆考之以實慮之以終，其用無他，惟善所在。夫人之常情，大抵蔽於所信，阻於所疑，忽於所輕，溺於所欲。信既偏，則聽言而不考其實。疑既甚，則雖實而不聽其言。輕其人，則遺可重之事。欲其事，則存可棄之人。於以虧天下之理，失天下之心，故常情之所輕，乃聖人之所重。圖遠者先驗於近，務大者必慎於微。將在博採而審用其中，固不在慕高而好異也。陛下所謂比見奏對論事，皆是雷同道聽塗說者，臣竊以衆多之議，足見人情，必有可行，亦有可畏，恐不宜一概輕侮而莫之省納也。陛下又謂試加質問，即便辭窮者，臣竊恐陛下雖窮其辭，而未盡其理，能服其口，而未服其心。何以知其然？臣每讀史書，見亂多理少，因懷感歎。竊謂爲下者莫不願忠，爲上者莫不求理。然而下恒苦上之難達，上恒苦下之難知。若是者，何九弊不去，故也。所謂九弊者，上有其六，而下有其三。好勝人，恥聞過，騁辯給，眩聰明，厲嚴威，恣彊愎，此六者，君上之弊也。諂諛，願望，畏懼，此三者，臣下之弊也。上好勝，必甘於佞辭。上恥過，必忌於直諫。如是，則下之諂諛者，順旨而忠實之語不聞矣。上騁辯，必勦說而折人以言。上眩明，必臆度而虞人以詐。如是，則下之願望者，自便而切磨之辭不盡矣。上厲威，必不能降情以接物。上恣愎，必不能引咎以受規。如是，則下之畏懼者，避辜而情理之說不申矣。夫自黎獻而上，獲視至尊之光景者，踰億兆而無一焉。得接言議者，又千萬無一。幸而得接者，猶有九弊居其間。則上下之情，所通鮮矣。上情不通於下，則人惑。下情不通於上，則君疑。疑則不納其誠，惑則不從其令。誠而不見納，則應之以悖。令而不見從，則

加之以刑。下悻上刑，不敗何待？是故亂多理少。從古已然，考其初心，不必淫暴，亦在乎兩情相阻，馴致其失。以至於艱難者焉。昔龍逢誅而夏亡，比干剖而殷滅，奇去而虞敗，屈原放而楚衰。臣謂夏殷虞楚之君，若知四子之盡忠，必不勦棄。若知四子之可用，必不拒違。所以至於忍害而捨絕者，蓋謂其言不足行，心不足保，故也。四子既去，四君亦危。然則言之固難聽，亦不易。趙武喞喞而爲晉賢臣，絳侯木訥而爲漢元輔。漢武帝難公孫宏以十策，宏不得其一，及爲宰相，卒有能名。周昌進諫，病吃不能對詔，乃曰：臣口不能言，心知其不可，然則口給者事或非信。辭屈者理或未窮。人之難知，堯舜所病，胡可以一酬一詰，而謂盡其能哉！以此察天下之情，固多失實。以此輕天下之士，必有遺才。臣是以竊慮陛下雖窮其辭而未窮其理，能服其口而未服其心。良有以也。古之王者，明四目，達四聰，蓋欲幽抑之必通，且求聞己之過也。垂旒於前，黜纒於側，蓋惡視聽之太察，唯恐彰人之非也。降及末代，則反於斯。聰明不務通，物情視聽祇以伺罪，覺與衆違，欲與道乖。於是相尚以言相示，以智相冒，以詐而君臣之義薄矣。以陛下性含仁聖，意務雍熙，而使至道未孚，臣切爲陛下懷愧於前哲也。夫欲理天下而不務於得人心，則天下固不可理矣。務得人心而不勤於接下，則人心固不可得矣。務勤接下而不辨君子小人，則下固不可接矣。務辨君子小人而惡其言過悅其順己，則君子小人固不可辨矣。趣和求媚人之甚利存焉，犯顏取怨人之甚害存焉。居上者易其害而以美利利之，猶懼忠告之不旣，况有疎隔而勿接，又有猜忌而加損者乎？人之有口不能無言，人之有心不能無欲，言不宜於上，則怨讒於下，欲不歸於善，則湊集於邪。聖人知衆之不可以力制也，故植謗木，陳諫鼓，列爭臣之位，置采詩之官，以宣其言，尊禮義，安誠信，厚賢能之賞，廣功利之途。

以歸其欲。使上不至於亢，下不至於窮，則人心安得而離亂。亂兆何從而起。古之無爲而理者，其率用此歟。苟有理之之意，而不知其方，苟知其方，而心守不壹，則得失相半。天下之理亂，未可知也。伏願廣接下之道，開獎善之門，宏納諫之懷，勵推誠之美。其接下也，待之以禮，煦之以和，虛心以盡其言，端意以詳其理。不以先覺爲能，不以臆度爲智，不形好惡以招諂，不大聲色以示威。如權衡之懸，輕重自辨。如水鏡之設，妍媸自彰。如此，則接下之要備矣。其獎善也，求之若不及，用之懼不周。如梓人之任材，曲直當分。如滄海之歸水，洪涓必容。聞其才，必試以事，能其事，乃進以班。自無不用之才，亦無不實之舉。如此，則獎善之道得矣。其納諫也，以能改其過爲善，以得聞其過爲明。諫者之狂，誣明我之能，恕諫者之漏泄，彰我之能。從是則人君與諫者交相益之道也。諫者有爵賞之利，君亦有理安之利。諫者得獻替之名，君亦得採納之名。諫者有失中而君無不美，惟恐讜言之不切，天下之不聞。如此，則納諫之德光矣。其推誠也，在彰信。在任人，彰信不務於溢言，所貴乎出言則可復，任人不可以無擇，所貴乎已擇則不疑。言而必誠，然後可求人之聽命，任而勿貳，然後可責人之成功。誠信一虧，則百事紕繆，疑貳一起，則羣下憂虞。是故言或乖宜，可引過以改其言，而不可苟也；任或乖當，可求賢以代其任，而不可疑也。如此，則推誠之義孚矣。臣所以屢屢塵蹟而不能自抑者，蓋以陛下有拯亂之志，而多難未平，有務理之誠，而庶績未乂，有堯舜聰明之德，而未光宅於天下，有覆載含宏之量，而未翁受於衆情。故臣每中夜靜思，未嘗不竊歎而深惜也。向若陛下有其位而無必行之志，有其志而無可致之資，則臣固已從俗浮沉，何苦而汲汲如是。惟陛下詳省所闕，亟行所宜，歸天下之心，濟中興之業，此宗社無疆之休也。謹奏。

奉天論尊號加字狀

伏以睿德神功。參天配地。巍巍蕩蕩。無得而名。臣子之務崇美號。雖或增累盈百。猶恐稱述未周。陛下既越常情。俯稽至理。愚衷未諭。安敢不言。竊以尊號之興。本非古制。行於安泰之日。已累謙沖。襲乎喪亂之時。尤傷事體。今者變輿播越。未復宮闈。宗祏震驚。尙愆禋祀。中區多梗。大怒猶存。此乃人情向背之秋天。意去就之際。陛下誠宜深自懲勵。以收攬衆心。痛自貶損。以答謝靈譴。豈可近從末議。重益美名。既虧追咎之誠。必累中興之業。以臣庸蔽。未見其宜。乞更詳思。不爲兇孽所幸。此臣之至願也。謹奏。

重論尊號狀

臣聞德合天者謂之皇。德合地者謂之帝。德合人者謂之王。父天母地。以養人理物。各得其宜者謂之天子。是皆至尊之殊號。極美之大名。雖欲變更。無踰於此。故伏羲神農黃帝堯舜。自生人已來。君德最神聖者。天下尊美之。亦已至矣。而其指以爲號者。或曰皇。或曰帝。惟目一字。且猶不兼。禹湯繼興。莫匪大聖。尙自菲薄。降號爲王。嬴秦德衰於殷周。而名竊於義。皞皞衆皇與帝。始總稱之。流及後代。昏僻之君。乃有聖劉天元之號。是知人主輕重。不在名稱。崇其號。無補於微猷。損其名。不傷於德美。况今時遭屯否。事屬艱難。尤宜懼思。以自貶抑。必也俯稽術數。須有變更。與其增美稱而失人心。不若黜舊號以祇天戒。天時人事。理必相扶。人既好謙。天亦助順。陛下誠能斷自宸衷。溟發德音。引咎降名。深自冠責。惟謙與順。一舉而二美從之。興廢典。矯舊失。至明也。損虛飾。收美利。大智也。前聖之所以永保鴻名。常爲稱首者。達於茲義而已矣。陛下何慘而不革。反欲加元號以收實惠哉。元元道德經曰。王侯自謂孤寡不穀。以賤爲本也。周襄

王遭亂出居於鄴。告於諸侯曰：不穀不德，鄙在鄴地。春秋禮之，以其能降名也。漢光武詔，令上書者不得言聖，史策稱之，以其能損己也。臣以賤微，獲承訪議。伊尹恥其君不如堯舜，臣亦恥之。誠發於中，不復忌諱。赦其愚而鑒其理，惟明主行焉。謹奏。

奉天論赦書事條狀

履非常之危者，不可以常道安。解非常之紛者，不可以常語諭。自陛下嗣承大寶，志壹中區，窮用甲兵，竭取財賦，貳庶未達於暫勞之旨，而怨咨已深。昊穹不假以悔禍之期，而患難繼起，復以刑譴太竣，禁防傷嚴。上下不親，情志多壅。乃至變生都輦，盜據宮闈。九廟鞠陷於匪入，六師出次於郊邑。奔逼憂厄，言之痛心。自古禍亂所鍾，罕有若此之暴。今重圍雖解，連寇尙存。裂土假王者四鬼，滔天僭帝者二豎。又有顧瞻懷貳，叛撥黨姦。其流實繁，不可悉數。皇輿未復，國柄未歸。勞者未獲休，功者未及賞。困窮者未暇恤，滯抑者未克伸。將以紓多難而收羣心，惟在赦令誠言而已。安危所屬，其可忽諸。動人以言，所感已淺。言又不切，人誰肯懷。昔成湯遇災，禱於桑野，躬自髡剔，以爲犧牲。古人所謂割髮宜及膚，剔爪宜侵體。良以誠不至者，物不感。損不極者，益不臻。今茲德音，亦類於是。悔過之意，不得不深。引咎之辭，不得不盡。招延不可以不廣，潤澤不可以不宏。宣暢鬱湮，不可不洞開襟抱。洗刷疵垢，不可不盪去癥痕。使天下聞之，廓然一變。若披重昏而覩朗曜，人人得其所欲，則何有不從者乎。應須改革事條，謹具別狀同進。除此之外，尙有所虞。竊以知過非難，改過爲難。言善非難，行善爲難。假使赦文至精，止於知過。言善猶願聖慮，更思所難。易曰：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夫感者誠發於心，而形於事。人或未諭，而宣之以言，言必願心，心必副事。

三者符合不相越踰。本於至誠，乃可求感。事或未致，則如勿言。一虧其誠，終莫之信。伏惟陛下先斷厥志，乃施於辭度。其可行而宣之，其不可者措之，無苟於言，以重其悔。言克誠而人心必感，人心既感而天下必平。事何可不詳，言何可不慎。罄輸愚懇，伏聽聖裁。謹奏。

奉天論擬與翰林學士改轉狀

臣謬以儒學，選居翰林。雖職異討謀，而恩參近侍。當陛下用兵之會，乏決勝之籌。從陛下遊狄之遊，靡出奇之計。見危闕授命之節，知難無伏死之爭。事君大猷，臣則皆曠。屑屑供職，曾何足云。夫君之有臣，以濟理也。理不失道，亂何由生。亂之浸興，由理乖也。君之及難，實臣罪也。是以主憂則臣辱，主辱則臣死。今陛下躬遭逼脅，露處郊畿。園廟震驚，寇讎密邇。亦云憂矣。臣竊謂凡今在位，任重者其罪大，職近者其責深。臣之職司，頗亦爲近。是宜當責安，可增榮。又奉天扈從將吏，一例並加兩階。今若翰林之中，獨蒙改轉，乃是行賞不類。命官以私錄微勞，則臣等遷位過優。勸來者，則從官加階太薄。先後失次，輕重不倫。凡百具寮，誰不解體。夫行罰先貴，近而後卑。遠則令不犯，行賞先卑。遠而後貴，近則功不遺。至於徇主忘家，固是臣子常分。追陪輦蹕，曷足甄稱。陛下以朝官之中，有來有否，事須旌別。以儆不從，則望先錄大勞，次徧羣品。然後以例均被。臣亦何敢獨辭。殊渥曲臨，實傷大體。不任靦懼之至。

奉天請罷瓊林大盈二庫狀

臣聞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安救。示人以義，其患猶私。示人以私，患必難弭。故聖人之立教也，賤貨而尊讓，遠利而尙廉。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寡。夫豈能忘其欲賄之心哉。誠懼賄之生人心

而開禍端。傷風教而亂邦家耳。是以務鳩斂而厚其帑積之積者。匹夫之富也。務散發而收其兆庶之心者。天子之富也。天子所作。與天同方。生之長之。而不恃其爲成之收之。而不私其有取之不爲貪。散之不爲費。亦何必撓廢公方。崇聚私貨。降至尊而代有司之守。辱萬乘以效匹夫之藏哉。今之瓊林大盈。自古悉無其制。傳諸耆舊之說。皆云創自開元。稅賦當委有司。以給經用。貢獻宜歸天子。以奉私求。元宗悅之。新是二庫。蕩心侈欲。萌抵於茲。迨乎失邦。終以餌寇。記曰。貨悖而入。必悖而出。豈非其明效歟。陛下嗣位之初。務遵理道。敦行約儉。斥遠貪饕。雖內庫舊藏。未歸太府。而諸方曲獻。不入禁闈。清風肅然。海內丕變。議者咸謂漢文却馬。晉武焚裘之事。復見於當今。近以寇逆亂常。變與外幸。旣屬憂危之運。宜增儆勵之誠。臣昨奉使軍營。出遊行殿。忽視右廊之下。勝列二庫之名。懼然若驚。不識所以。何則。天衢尙梗。師旅方殷。瘡痍呻吟之聲。噢咻未息。忠勤戰守之効。賞賚未行。而諸道貢珍。遞私別庫。萬目所視。孰能忍懷。竊揣軍情。懼生慾望。試詢候館之吏。兼探道路之言。或忿形謗讟。或醜肆謳謠。頗含思亂之情。亦有悔忠之意。是知眩俗昏鄙。識昧高卑。不可以尊極臨。而可以誠義感。頃者六師初降。百物無儲。外扞兇徒。內防危堞。晝夜不息。迨將五旬。凍餒交侵。死傷相枕。畢命同力。竟夷大艱。良以陛下能不厚其身。不私其欲。絕甘以同卒伍。輟食以啗功勞。無猛制而人不携。懷所感也。無厚賞而人不怨。悉所無也。今者攻圍已解。衣食已豐。而謗讟方興。軍情稍阻。豈不以勇夫恒性嗜貨矜功。其患難旣與之同憂。而好樂不與之同利。苟異恬默。能無怨咨。此理之常。固不足怪。記曰。財散則人聚。財聚則人散。豈非其般鑿歟。非徒人散而已。亦將有締姦鼓亂。千紀而強取者焉。夫國家作事。以公共爲心者。人必樂而從之。以私奉爲心者。人必睚而叛之。

故燕昭築金臺。天下稱其賢。殷紂作玉杯。百代傳其惡。蓋爲人與爲己殊也。周文之囿百里。時患其尙小。齊宣之囿四十里。時病其太大。蓋同利與專利異也。爲人上者。奉三無私。以壹有衆。人或不率。於是用刑。然則宣其利而禁其私。天子所恃以理天下之具也。今茲二庫。珍幣所歸。不顧度支。是行私也。不給經費。非宣利也。物情離怨。不亦宜乎。智者因危而建安。明者矯失以成得。陛下誠能近想重圍之殷。憂追戒平居之專。欲器用取給。不在過豐。衣食所安。必以分下。凡在二庫貨賄。悉令出賜有功。坦然布懷。與衆同欲。是後納貢。必歸有司。每獲珍華。先給軍賞。環異纖麗。一無上供。推赤心於其腹中。降殊恩於其望外。將卒慕陛下必信之賞。人思建功。兆庶悅陛下改過之誠。孰不歸德。如此則亂必靖。賊必平。徐駕六龍。旋復都邑。興行鑿典。整緝琴網。乘輿有舊儀。郡國有恒賦。天子之貴。豈當憂貧。是乃散其小儲。而成其大儲也。捐其小寶。而固其大寶也。舉一事而衆美具。行之又何疑焉。倏少失多。廉賈不處。溺近迷遠。中人所非。况乎大聖應機。固當不俟終日。不勝管窺。願効之至。

奉天論解蕭復狀

蕭復往年。曾任常州刺史。臣時寄住常州。首尾二年。閱其理行。及到京邑。多與往來。歲月滋深。情意相得。復之志性。臣則備諳。本是貴門。又聯戚屬。痛自修勵。慕爲清貞。矯枉太深。時或過當。論經義。則以守死善道。執心不回。爲本議人物。則以魏元忠。宋璟爲師。己之所行。皆欲盡善。故涉好名之累。亦無應變之才。用雖不周。行則可保。至如二三爽德。翻覆挾姦。復之爲人。必不至是。安有親承計議。退自變渝。私誘官僚。曲令干說。是同兒戲。非近人情。雖甚狂愚。猶應不敢。若稍恭慎。固當不爲。况乃見稱名流。獲踐清貫。備股肱。

之任。承渥澤之私。何心何顏。忍至於此。假令蕭復之意。或欲逗留。在於從一之徒。寧肯附會。臣緣自到行在。常居禁中。向外事情。視聽都絕。忽承顧問。莫測端由。陛下必欲研窮斯理。不爲難察。初舉蕭復充使。本是從一等商量。後請蕭復不行。又是從一等論奏。一矛一楯。理必有歸。或遣或留。意將安在。但垂容詰。孰敢面說。蕭復若相屬求。則從一等何容爲隱。從一等儻自迴互。則蕭復不當受疑。陛下奚憚而不辨明。乃直爲此恨恨也。夫明則罔惑。辨則罔冤。惑莫甚於逆詐。而不與明。冤莫痛於見疑。而不獲辯。是使情僞相糅。忠邪靡分。茲實居上御下之要樞。惟陛下留意幸察。謹奏。

### 奉天薦袁高等狀

臣近因奏對。言及任人陛下累歎乏才。惘然憂見於色。臣退而思省。且喜且慙。所喜者。樂陛下急於求賢。明君致理之資也。所慙者。恥近侍不能薦士。微臣竊位之罪也。輒自揣擇。思舉所知。猶懼鑒識不明。品藻非當。反覆參校。未果上聞。昨進擬量移官。令臣審看可否。臣以素所諳知。兼聞公議。此狀之內。僅得十人。狀所不該。又有三四。或因連累左黜。或遭讒忌外遷。互有行能。咸著名跡。置之清列。皆謂良材。若但準例量移。及令仍舊出守。固非陛下愛賢之意。亦乖海內望理之心。儻蒙特恩。追赴行在。試垂訪拔。必有可觀。錄道棄瑕。旣符德號。振淹求舊。亦闡大猷。謹錄薦陳。庶備採擇。

### 奉天論李晟所管兵馬狀

賊泚稽誅。保聚宮苑。勢窮援絕。引日偷生。懷光總仗順之師。乘制勝之氣。鼓行芟翦。易若摧枯。而乃寇奔不追。師老不用。諸帥每欲進取。懷光輒沮其謀。據茲事情。殊不可解。陛下意在全後。委曲聽從。觀其所爲。

亦未知感。若不別務規略，漸相制持，惟以姑息求安，終恐變故難測。此誠事機危迫之秋也。今李晟奏請移軍，適遇臣銜命宣慰懷光，偶論此事。臣遂訊問所宜，懷光乃云：李晟既欲別行，某亦都不要藉。臣猶慮有翻覆，因美其軍盛強，懷光大自矜誇，轉有輕晟之意。臣又從容問云：昨發行在之日，未知有此商量。今者從此却迴，或恐聖旨顧問，事之可否，決定如何。懷光已肆輕言，不可中變。遂云：恩命許去，事亦無妨。要約再三，非不詳審。雖欲追悔，固難爲辭。伏望卽以李晟表出付中書，勅下依奏，別賜懷光手詔，示以移軍事由。云：昨得李晟奏請移軍城東，以分賊勢。朕緣未知利害，本欲委卿商量。適會陸贄從彼宣慰，迴奏云：見卿論叙軍情語及於此，仍言許去，事亦無妨。遂勅本軍允其所請。卿宜授以謀略，分路夾攻。務使叶齊克平寇孽。如此，則詞婉而直，理順而明。雖著異端，何由起怨。臣初奉使諭旨，本緣糧賜不均，偶屬移軍事。相諧會，又幸懷光詭對，且無阻絕之言。機宜合并，若有幽贊，一失其便，後悔何追。伏望聖聰，速垂裁斷。

# 唐陸宣公奏議全集卷二

奉天奏李建徽楊惠元兩節度兵馬狀

懷光當管師徒足以獨制兇寇。逗遛未進。抑有他由。所患太強。不資傍助。比者又遣李晟。李建徽。楊惠元。三節度之衆。附麗其營。無益成功。祇足生事。何則。四軍接壘。羣帥異心。論勢力則懸絕高卑。據職名則不相統屬。懷光輕晟等兵微位下。而忿其制不從心。晟等疑懷光養寇蓄奸。而怨其事多凌已。踞居則互防。飛謗。欲戰則遞恐分功。齟齬不和。嫌釁遂構。俾之同處。必不兩全。強者惡積。而後亡。弱者勢危。而先覆。覆亡之禍。翹足可期。舊寇未平。新患方起。憂歎危切。實堪疚心。太上消慝於未萌。其次救失於始兆。况乎事情已露。禍難垂成。委而不謀。何以寧亂。李晟見機慮變。先請移軍就東。建徽惠元。勢轉孤弱。爲其吞噬。理在必然。他日雖有良圖。亦恐不能自拔。拯其危急。惟在此時。今因李晟願行。便遣合軍同往。託言晟兵素少。慮爲賊訛所邀。藉此兩軍。迭爲犄角。仍先諭旨。密使促裝。詔書至營。即日進路。懷光意雖不欲。然亦計無所施。是謂先人有奪人之心。疾雷不及掩耳者也。夫制軍馭將。所貴見情。離合疾徐。各有宜適。當離者合之。則召亂。當合者離之。則寡功。當疾而徐。則失機。當徐而疾。則漏策。得其要契。其時然後舉。無敗謀。措無危勢。今者屯兵而不肯爲用。聚將而罔能叶心。自爲鯨鯢。變在朝夕。留之不足以相制。行長厲階。析之各就於擅能。或建勳績。事有必應。斷無可疑。解圍不可以不離。救焚不可以不疾。理盡於此。惟陛下圖之。

駕幸梁州論進獻瓜果人擬官狀

伏以爵位者天下之公器。而國之大柄也。惟功勳才德所宜處之。非此二途。不在賞典。恒宜慎惜。理不可輕。輕用之。則是壞其公器。而失其大柄也。器壞則人將不重。柄失則國無所恃。起端雖微。流弊必大。緣路所獻瓜果。蓋是野人微情。有之不足光聖猷。無之不足虧至化。量以錢帛爲賜。足彰行幸之恩。饋獻酬官。恐非令典。謹奏。

又論進瓜果人擬官狀

臣愚以爲信賞必罰。霸王之資。輕爵褻刑。衰亂之漸。信賞在功。無不報。必罰在罪。無不懲。非功而獲爵。則爵輕。非罪而肆刑。則刑褻。爵賞刑罰。國之大綱。一網或棼。萬目皆弛。雖有善理。末如之何。天寶季年。嬖倖傾國。爵以情授。賞以寵加。天下蕩然。紀綱始紊。逆羯乘釁。遂亂中原。遣戍歲增。策勳日廣。賦稅不足以供。賜而職官之賞。與焉。職員不足以容功。而散試之號。行焉。青朱雜沓。於胥徒。金紫普施。於輿皂。薰蕕無辨。涇渭不分。二紀於茲。莫之能整。當今所病。方在爵輕。設法貴之。猶恐不重。若又自棄。將何勸人。聖旨以爲。試官虛名。無損於事。臣竊以爲過矣。夫立國之道。惟義與權。誘人之方。惟名與利。名近虛。而於教爲重。利近實。而於德爲輕。專實利而不濟之。以虛。則耗匱而物力不給。專虛名而不副之。以實。則誕謾而人情不趨。錫貨財。賦秩廩。所以彰實也。差品列。異服章。所以飾虛也。居上者。必明其義。達其變。相須以爲表裏。則爲國之權得矣。謹按命秩之載於甲令者。有職事官焉。有散官焉。有勳官焉。有爵號焉。雖以類而分。其流有四。然其掌務而授俸者。惟繫於職事之一官。此所謂施實利而寓之虛名者也。其勳散爵號三者所繫。大抵止於服色資蔭而已。此所謂假虛名以佐其實利者也。今之員外試官。頗同勳散爵號。雖則授無費。

祿受不占員。然而突銛鋒排患難者。則以是賞之。竭筋力展勤效者。又以是酬之。其爲用也。可謂重矣。今或捧瓜一器。挈果一盛。亦授試官。以酬所獻。則彼突銛鋒而竭筋力者。必相謂曰。吾以忘軀命而獲官。此以進瓜果而獲官。是乃國家以吾之軀命。同於瓜果矣。瓜果草木也。視人如草木。誰復爲用哉。且員外試官。無俸祿之資。無攝管之柄。無見敬之貴。無免役之優。惟假空名以籠浮俗。所以若存若亡。而未甚厭棄者。徒以上之所惜耳。若輕用之。以爲無損於事。人寤斯旨。復何賴焉。後之立功。曷用爲賞。旣未有實利以敦勸。又不重虛名而濫施。人無藉焉。何以爲國。且植瓜樹果。多是野人。貧者所資。惟在衣食。假以充號。亦奚用焉。必欲使之歡欣。不如厚賞錢帛。人不失利。國不失權。各得所宜。兩全其寶。何有不可。願傷大猷。願留睿思。更少詳度。謹奏。

### 與元論解姜公輔狀

公輔頭在翰林與臣久同職任。臣今據理直辨。則涉於私黨之嫌。希旨順承。則違於匡輔之義。涉嫌止貽於身患。違義實玷於君恩。徇身忘君。臣之恥也。別嫌獎義。主之明也。臣不敢冒行所恥。惟賴陛下明聖而鑒焉。古語有之。順旨者愛所由來。逆意者惡所從至。故人臣皆爭順旨而避逆意。非忘家爲國捐身成君者。誰能犯顏色。觸忌諱。建一言。開一說哉。是以非明智不能招直言。非聖德不能求過行。招直則其智彌大。求過則其德彌光。矧又時運方屯。物情猶鬱。乃是陛下握髮吐哺之日。宵衣旰食之辰。士無賢愚。咸宜錄用。言無大小。皆務招延。固不可有忤逆之嫌。甘辛之忌也。今公輔官在諫議。任居宰衡。獻替彌綸。乃其職分。陛下何疾焉。聖旨以造塔役費微小。非宰臣所論之事。下臣愚戇。竊謂不然。當問理之是非。豈論事

之大小。若造塔爲是。役雖大。而作之何傷。若造塔爲非。費雖小而言者何罪。夫小者大之漸。微者著之萌。本立輔臣。置之左右。朝夕納誨。意在防微。微而弼之。乃其職也。涓涓不遏。終變桑田。蝨蝨靡除。卒燎原野。流煽已甚。禍災已成。雖欲救之。固無及矣。舜之爲君。始作漆器。羣臣固爭。咸謂非宜。漆器之爲用也。甚堅。其爲費也。蓋寡。然猶相繼諷諫者。豈不欲杜其漸。而慎其初歟。又謂指朕過失。擬自取名。此誠異乎。愚臣之所聞也。若以諫諍爲指過。則剖心之主。不宜見罪於哲王。若以諫諍爲取名。則匪躬之臣。不應垂訓於聖典。獻替列職。竟使奚爲。左右有人。復將焉用。臣竊謂指過以示直。固不如改過以見稱。進諫以取名。固不如納諫之爲美。假有意將指過。諫以取名。但能聞善而遷。見諫不逆。則所指者適足以彰陛下莫大之善。所取者適足以資陛下無疆之休。因而利焉。所獲多矣。倘或怒其指過而不改。則陛下招惡直之譏。黜其取名而不容。則陛下被違諫之謗。是乃掩己過而過益著。損彼名而名愈彰。果而行之。所失大矣。一獲一失。可不慎乎。伏願嘉忤旨之忠。祛逆耳之吝。平積憤之氣。弭逆詐之情。然後試以愚言。反覆參校。庶臻至理。且亮微誠。謹奏。

又答論姜公輔狀

臣以懸執務在樸忠。推理而言。有懷必盡。古人有言曰。明主可以理奪。又曰。主聖則臣直。今陛下稟天縱之才。備明聖之資。臣輒復據直道而理其前言。惟陛下留意幸察。臣竊以領覽萬幾。必先虛其心。鏡鑑羣情。必先誠其意。蓋以心不虛。則物或見阻。意不誠。則人皆可疑。孔子曰。不遷怒。不億。豈非懼肆情逞憾。以至失中。違道者哉。臣是以前者奏疏。願陛下平積憤之氣。弭逆詐之情。今陛下以素欲廢罷公輔之

心而謂其所行皆非良善。則是遷怒而積憤之氣未平也。陛下揣公輔知必移改之意。而謂其所言皆欲取名。則是億不信。而逆詐之情未弭也。謂之至當。則或不然。夫臣之獻言以助理也。君之求諫以弼違也。言苟助理。何必以人而廢言。諫苟弼違。何必責意而拒諫。若彼言無足用意。雖善而奚爲諫。有可從。人雖咎而寧捨。古先聖王所以探葑菲。詢芻蕘。傳謗言。用仇怨。其意無他。惟義所在。願陛下不以憎嫌而遺其片善。不務精察而謂之大明。幸紆宸鑒。更審所宜。謹奏。

#### 與元論請優獎曲環所領將士狀

曲環所領一軍。悉是朱泚部曲。今之元兇。乃其舊帥。岐下則楚琳助亂。薊門則朱滔黨姦。獨此偏師。漂然河上。其營幕則寄於他土。其家屬則陷於匪人。又屬汴路。姦虜浚城陷覆。糧餉屢絕。資裝久殫。士卒常情。固難安處。是宜潰歸舊管。否則散適樂郊。而曲環撫之。悉無離叛。孤軍自守。亦不苟從。處危能安。聞難輒赴。甚推齊肅。累著功勳。近日將帥之中。罕有如環之比。考其才節。絕有過人。但緣鬻寓多時。窮賸轉甚。繼陳章奏。言極酸辛。告急朝廷。則力未能救。求哀郡府。則人莫見憂。覽其辭情。可爲流涕。若失於應接。則終以危亡。良將義徒。實在深惜。願陛下不以常人遇之。不以常事遣之。方今勢可相資。惟有江左完實。恐須密勸韓混。切令瞻恤。此軍器甲衣糧。咸使周足。因賜劉洽手詔。亦委加意保持。若得自存。必有成績。非艱難無以表特操。非英聖不能全異才有功見知。人必悅勸。臣不勝區區爲國獎善拯危之意。謹啟事以聞。

#### 與元論解蕭復狀

臣伏觀其表。兼揣其情。蓋以遠路傳聞。事多失實。大臣獻納。務在竭誠。雖有過當之虞。失中之策。但宜勿

用不足爲尤。尤則駐蹕奉天，屯難已甚。況又不駐，艱危可知。蕭復備位樞衡，奉使宣撫，忽聞變故，寧免驚憂。梁岷之間，窮隘特甚，輦輓攸止，資奉實難。凡在戀主之誠，各懷後后之志，是以延賞奉迎於西蜀，韓滉望幸於東吳。此乃臣子之常情，古今之通理。蕭復所請，亦類於斯。事雖非宜，意則可恕。李充頃任御史，臣嘗與之同寮，才頗通敏，性亦溫恭。宗族之中，足稱佳器。伏願更廣詢訪，方驗臣言不誣。謹奏。

又答論蕭復狀

伏以將相之任，所委皆崇。中外迭居，亦是常理。然君臣有禮，進退不可以不全。理體有宜，本末不可以不稱。頃盜興都邑，駕適郊畿。陛下悔征斂之殷繁，念黎元之困悴，誕降慈旨，深示憫傷。特遣大臣，普詢疾苦。本期還報，將議優蠲。衆情禹禹，日望上達。今若未終前命，遽授遠藩，則是膏澤將布而復收，渙汗已發而中廢。事既失望，人何以觀。倘慮處事乖方，不欲淹留在外，則當諭以詔旨，促其歸程。遠郡巡歷未周，但令副介分往，待其復命。親訪物情，革弊垂恩，用符德號，使務旣畢，能否益彰，徐擇所宜，以圖進退。庶於事體，允得厥中。謹奏。

與元論績從賊中赴行在官等狀

伏以任總百揆者，與一職之守不同。富有萬國者，與百揆之體復異。蓋尊領其要，卑主其詳。是以練覈小事，糾察微姦。此有司之守也。維御萬樞，選建庶長。總綱而衆目咸舉，明邇而羣方自通。此大臣之任也。愚智兼納，洪纖靡遺。蓋之如天，容之如地。垂疏黜績，而黜其聰察。匿瑕藏疾，而務於包含。不示威，而人畏之。如雷霆，不用明，而人仰之。如日月，此天子之德也。以卑而管用尊道，則職廢於下。以尊而降代卑職，則德

喪於上。職廢則事不舉。德喪則人不歸。聖王知宇宙之大。不可以耳目周。故清其無爲之心。而觀物之自爲也。知億兆之多。不可以智力勝。故壹其至誠之意。而感人之不誠也。異於是者。乃以一人之聽覽。而欲窮宇宙之變態。以一人之防慮。而欲勝億兆之姦欺。役智彌精。失道彌遠。項籍納秦降卒二十萬。慮其懷詐復叛。一舉而盡坑之。其於防慮亦已甚矣。漢高豁達大度。天下之士至者。納用不疑。其於備慮。可謂疏矣。然而項氏以滅。劉氏以昌。蓄疑之與推誠。其效固不同也。秦皇嚴衛雄猜。而荊軻奮其陰計。光武寬容博厚。而馬援輸其款誠。豈不以虛懷待人。人亦思附。任數御物。物終不親。情思附。雖冠讐化爲心膺矣。意不親。雖骨肉結爲仇讎矣。往歲初奮師旅。四征不庭。義烈之徒。人思自効。捨逆歸款者。繼獻於闕下。陳諫諒失者。爭詣於禁門。陛下能於此時。虛襟坦懷。不疑不滯。其或有志而無補於時。敢言而不當其理。亦必恕其妄作。錄其善心。率皆優容。以禮進退。如此。則海內風靡。翕然歸心。賢恐感懷。小大畢力。臣固知久已理安。必無奉天之幸矣。其所以孕禍胎而索義氣者。在乎獨斷宸慮。專任睿明。降附者。意其窺覷。翰誠者。謂其遊說。論官軍撓敗者。猜其挾姦毀沮。陳兇黨強狡者。疑其爲賊張皇。獻計者。防其漏言。進諫者。憚其宣謗。凡此之類。悉貽聖威。使拘留謂之安置。旣杜出入。勢同狴牢。死生莫測。家私不通。一遭繫維。動歷年歲。想其痛憤。何可勝言。由是歸化漸稀。而上封殆絕矣。徇義之心。旣阻。脅從之黨。彌堅。而貴近之臣。希望風旨。惟揣樂聞。不憂失實。咸言聖謀深遠。策略如神。小寇孤危。滅亡無日。陛下急於誅惡。皆謂其事信然。窮兵竭財。坐待平。一人心轉瀆。寇亂愈滋。遂至轂下生戎。宮闈不守。倘陛下能於此際。遽敷大號。謝過萬方。敘忠良見忌之冤。糾阿諛不實之罪。賞罰旣明。忠邪畢辨。以此臨下。誰敢不誠。以此懷人。何有不服。

臣固知尋復京師。必無梁岷之遊矣。陛下旣闕慎於始。又失圖於中。收之西隅。惟在茲日。豈可復使一事  
紕繆。一言過差哉。今賊泚未平。懷光繼叛。郡邑城闕。獍獠迭居。關輔郊畿。豺狼難處。朝廷僻介於遠。郡道  
路緣歷於連山。杖策從君。其能有幾。推心降接。猶恐未多。稍不禮焉。固不來矣。若又就加猜劾。且復囚拘。  
使反者得辭。來者懷懼。則天下有心之士。安敢復言忠義哉。竊料邢建等輩。必非助逆之徒。假如過有張  
皇。跡涉疑似。亦望矜憫。體屈法裕。人並量器。能隨事甄貸。武者措之於戎伍。文者付之於宰司。大則授  
以職員。次但優其選序。必有須離行在。難處親軍。或除諸道一官。或委諸使錄用。就其常分。各稍加恩。古  
人有言。撫我則后。虐我則讐。惠澤所及。謳歌乃歸。流聞四方。孰不欣戴。昔趙殺鳴犢。聖人輟行。燕尊郭隗。  
賢士繼往。况乎天子所作。天下式瞻。一言阻物。則天下莫不自疑。一事恤人。則天下莫不同悅。願陛下以  
覆車之轍爲戒。實宗社無疆之休。

與元賀吐蕃尙結贊抽軍迴歸狀

臣質性孱昧。不習兵機。但以人情揆之。時亦偶有所得。自承此旨。欣賀實深。竊謂蕃戎退歸。乃是社稷遐  
福。彼吐蕃者。犬羊同類。狐鼠爲心。貪而多防。狡而無恥。威之不格。撫之不懷。雖或時有盛衰。大抵常爲邊  
患。陰詐難御。特甚諸夷。陛下但舉建中已來近事準之。則戎心難知。固可明矣。頃者方靖中夏。未遑外虞。  
因其乞盟。遂許結好。加恩降禮。有欲無違。而乃邀求寔多。翻覆靡定。託因細事。噴有煩言。首尾凡歷四年。  
要約竟未堅決。立碑纔畢。復請改移。逮至盜驚都邑。駕幸郊畿。結贊總戎在邊。因請將兵赴難。陛下推誠  
允納。厚賂招徠。逗留持疑。竟不時進。無濟討除之用。但攜將帥之心。懷光遽至猖狂。頗亦由茲促禍。及皇

與再駕。移蹕漢中。陛下猶望蕃兵。以寧內難。親倚之情彌厚。屈就之事亦多。豺狼野心。曾不知感。翻受朱泚信使。意在觀變。推移頻與諸軍剋期。至時皆不赴會。致令羣帥進退憂虞。欲捨之獨前。則慮其懷怨乘蹻。欲待之合勢。則苦其失信稽延。既姦且驕。曷望成績。非惟變態難測。且又妨擾實深。戎若未歸。寇終不滅。臣請復爲陛下根本其說。則人情物理。昭然皆可得而察焉。向者謀誘蕃兵。本是使臣失策。陛下急於戡亂。嘉彼効誠。遽降優詔。促令進軍。遠近聞之。莫不危駭。將帥意陛下不見信任。患蕃戎之奪其功。士卒恐陛下不恤舊勞。畏蕃戎之專其利。賊黨懼蕃戎之勝不死。則悉遣之擒。百姓畏蕃戎之來。有財必盡。爲所掠。是以順於王化者。其心不得不怠。陷於寇境者。其勢不得不堅。怠我之師。堅寇之衆。戎心變詐。復未可量。以此益兵。但招其損耳。抑昨蕃戎未退。臣又竊有過憂。傳聞結贊好謀。恐其潛蓄姦計。儻或幸朝廷播越之際。乘賊泚窮促之時。輕犯近郊。若升虛邑。耀兵牧馬。不卻不前。外奉國家。內通兇逆。兩持誘脅之勢。俱納贈遺之資。旁觀戰爭。坐乘衰弊。如此。則王師不得伐叛。烝黎不得寧居。賊必耗亡。我亦困竭。是乃戎有萬全之利。我有不測之危。臣所以痛心傷神。慮其意及於此也。所賴天奪其魄。神降之災。視機若膜。遘厲自遁。實昊穹悔禍之應。列聖垂祐之期。廓清妖氛。慶必非遠。何以知其然也。自賊泚之亂。始於暴兵。因徵役之繁。與乘衛禁之闕。備誘扇羣慝。遂謀大姦。逆天僭君。躬肆攻逼。凡有血氣。皆知恠嗟。矧伊忠良。孰不痛憤。獨惡無與。何能久存。加以聖德日新。改過不吝。布革弊之詔。宏恤隱之懷。天下黎元。翕然遵善。和風旣揚。昏祲自斂。蠢茲狂悖。久合殲夷。頃屬懷光昏迷。緩師養寇。吐蕃干撓。生事惑人。故使義士無施。厲階猶梗。今懷光別保蒲絳。吐蕃遠避封疆。形勢旣分。腹背無患。賊屍諸帥。才力得伸。又各士馬非多。資

糧向竭。若不降賊。卽須建功。此輩寵任已崇。貴位已極。建功則寵增而位固。降賊則名辱而身危。况賊之兇惡。滅亡可必。賊之孤劣。翦撲非難。旣牽於利害之情。又迫於單乏之急。勢理相驅。安能無戰。渾瑊乘其西北。李晟攻其東南。同病相資。自當合力。但願陛下慎於撫接。以奮起忠勇之心。勤於砥礪。以昭蘇遠近之望。中興大業。旬日可期。不宜尙眷眷於犬羊之羣。以失將士之情也。臣愚不任懇悃之至。謹冒昧以聞。

與元奏請許渾瑊李晟等諸軍兵馬自取機便狀

臣聞將貴專謀。兵以奇勝。軍機遙制。則失變。戎帥稟命。則不威。是以古之賢君。選將而任。分之於閫。誓莫干也。授之以鉞。俾專斷也。夫然。故軍敗則死衆。戰勝則策勳。不用刑而師律貞。不勞慮而武功立。自昔帝王之所以夷大艱成大業者。由此道也。其或疑於委任。以制斷由己爲大權。昧於責成。以指麾順旨爲良將。鋒鏑交於原野。而決策於九重之中。機會變於斯須。而定計於千里之外。違令則失順。從令則失宜。失順則挫君之嚴。失宜則敗君之衆。用捨相礙。否臧皆凶。上有掣肘之譏。下無死綏之志。其於經綸之術。豈不謬哉。茲道得失。兵家大樞。當今事宜。所繫尤切。蓋以寇盜充斥。乘輿播遷。人心有觀變之搖。王室無自固之重。秦梁迴繚。千里迢遙。臨之以威。則力勢不制。授之以策。則阻遠不精。亦由傳聞與指實不同。懸算與臨事有異故也。設使其中或有肆情干命者。陛下能於此時戮其違詔之罪乎。能奪其兵而易其將帥乎。臣恐未能也。是則違命者既不果行罰。從命者又未必合宜。徒費空言。祇勞睿慮。匪惟無益。其損實多。何則。時方艱屯。下陵上替。凡在執干戈而衛社稷者。皆謂勳業由己。義烈發心。安於專行。病於羈制。陛下宜俯徇斯意。因而委之。敦以付授之義。固以親信之恩。假以便宜之權。待以殊常之賞。其餘細故。悉勿關

言所賜詔書務從簡要慎其言以取重深其託以示誠言見重則君道尊託以誠則人心感尊則不嚴而衆服感則不令而事成當令智者騁謀勇者奮力小大咸極其分賢愚各適其懷將自効忠兵自樂戰與夫迫於驅制不得已而從之者志氣何啻百倍哉夫君上之權特異臣下惟不自用乃能用人其要在順物情其契在通時變今之要契頗具於茲倘蒙究思或有可取

### 興元請撫循李楚琳狀

李楚琳乘時艱危倣擾岐下賊殺戎帥款結兇渠奉天之圍頗亦有助其於叛亂海內彰聞論者今始紛紜一何知見之晚耶但以乘輿未復大慙猶存勤王之師悉在畿內急宣速告晷刻是爭商嶺則道迂且遙維谷復爲盜所扼僅通王命惟在褒斜此路若又阻艱南北遂將覓絕以諸鎮危疑之勢居二逆誘脅之中洵洵羣情各懷向背賊勝則往我勝則來其間事機不容差跌倘或楚琳發憤公肆猖狂南塞要衝東延巨猾則我咽喉梗而心膂分矣且楚琳本懷惟惡是務今能兩端願望乃是天誘其衷陛下誠宜深以爲念厚加撫循得其持疑便足集事倘能遷善亦可濟師若徇褊狹之談露猜阻之跡懼者甚衆豈惟一夫自昔建功拯厄未必皆溫良之徒驅駕擾馴惟在所馭朝稱兇悖夕謂忠純始爲寇讐終作卿相知陳平無行而不棄忿韓信自王而遂封蒯通以折理獲全雍齒以積恨先賞此漢祖所以恢帝業也置射鉤之賊而任其才釋斬祛之怨以免於難此桓文所以宏霸功也然則當事之要雖罪惡不得不容適時之宜雖仇讐不得不不用陛下必欲精求素行追抉宿疵則是改過不足以補愆自新不足以贖罪凡今將吏豈得盡無疵瑕人皆省思孰免疑畏又况阻命之輩脅從之流自知負恩安敢歸化斯豈非小所宜速

圖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君陳曰爾無忿疾于頑。又曰必有忍其乃有濟。伏願陛下以英主大略聖人格言爲元龜不可納腐儒小忠以虧興復之業也。臣不勝憂國至計謹啟事以聞。

興元論中官及朝官賜名定難功臣狀

臣聞賞以懋庸名以彰行賞乖其庸則忠實之效廢名浮於行則瀆冒之弊興頃以駐蹕奉天迫於患難竟攘兇逆實賴武人遂旌定難之勳特賜功臣之名頗符實事亦會時所需雖多誰曰非允至如宮闈近侍班列具臣雖奔走恪居各循厥職而驅除翦伐諒匪所任又屬皇輿再遷天禍未悔見危無補曷謂功臣致寇方深孰云定難縱使遭羅園逼跋履崎嶇難則當之定將安據勞或有矣功其謂何大凡有生之倫莫不各親其類賤彼貴我抑惟常情黜異獎同亦是常性臣忝縉紳之列又當受賜之科竊自校量猶知不可而况於公議乎人之多言靡所不至必謂陛下溺愛近習故徇其苟得之情況及羣司以分其私昵之謗怨不在大覺皆自微必將沮戰士激勵之心結勳臣憤恨之氣所悅者寡所愠者多利害皎然不爲難辨且名者衆之所評也是曰公器亦爲爭端覈之至精猶患相軋處或乖當安能勿踰矧今國步猶艱王化未洽方資武力以殄寇讐蓋非恩倖競進之時文儒角逐之日當功而獎尚恐未孚獎又非功固宜見諫倘有節効尤著理當褒崇賞典甚多何必在此其餘別無續用例徇驅馳且俟賊平甄錄非晚謹奏。

變駕將還宮闕諭發日狀

先頒勅旨已定行期所司供承亦聞粗備但以霖潦方甚道路阻艱衆情同憂莫敢論奏今發日漸逼陰

雲尙繁，小大嗷嗷，愁懼轉甚。臣雖闇鈍，亦竊揣量，豈不知元惡初平，餘氛未殄，乃是逆順將分之際，吉凶多變之時，須速鎮安理，宜促駕，向使霖潦爲害人功，可施則當公私罄財，上下竭力，務寧大業，奚恤暫勞，各應協奉聖規，安敢復忤成命。良以襄斜峻阻，素號畏途，緣側逕於巔巖，綴危棧於絕壁，或百里之內，歷險且千，或一程之中，涉水數四。若遇積雨滯侵，羣峰澍流，巨石崩奔，旬殷相繼，深谷瀾漫，往來不通，悉非功力之所支，籌略之所過，斯須之頃，跬步之間，倉皇邁歿，皆不可測。匹夫單騎，尙且過防，况萬乘時行，千官景從，而可以蹈不存之險，冒無禦之災乎。如或磴路濶崩，閣道淹圯，環衛之儀少缺，屬車之馬微驚，縱有億徒，何所爲用。又或霖滯更深，谿谷皆溢，逕路既絕，傳送無由，連山萬重，進退不可，一日乏食，將如之何。陛下欲無軫憂，固亦難矣。人主舉措，宜圖萬全，必先事以防危，不臨危而求幸，幸而獲濟，貽愧已深，不幸罹災，追悔何及。孔子曰：欲速則不達，誠哉是言。今臣非敢阻陛下欲速之情，但願以不達爲慮耳。倘迴睿旨，少俟開晴，則發期雖延，涉路無滯，不疾而速，允叶乾行，知幾其神，是謂天鑒，竊聞羣議，輒以上陳，悽悽懇誠，寔冀昭納，謹奏。

請釋趙貴先罪狀

臣愚以爲貴先從逆之罪，法當不容，貴先陷身之由，情則可恕，據法而除君之惡者，人臣之常志，原情而安衆之危者，人主之大權，往以襄城告急，詔命隴右發兵，齊映率衆東行，貴先卽其部將，於時軍至，昭應適遇，駕幸奉天，齊映馳歸，鳳翔，貴先獨主營幕，進無總帥，退闕亂兵，遂爲賊泚所招，給以同迎，變駕泚旣反，狀未露，貴先安得勿從，已受邀留，遂遭刼制，身縻僞職，兵隸兇徒，雖居賊中，亦不見任，首末事跡，簡在

天心。臣亦親承德音。非獨聞於傳說。其於情狀。頗有足矜。所可受責之辜。惟在不能守節而死耳。凡所議。謝蓋緣獄疑罪。疑惟輕實。編令典。宥從罔理。亦載聖謨。况復懷光未讞。希烈猶熾。遭羅誘陷。其類實繁。今京邑初平。皇猷更始。乃是汚俗觀化之日。聖主布德之時。所用刑章。尤宜審慎。一輕一重。理亂攸生。宥之以恩。則自新者咸思歸命。斷之以法。則懷懼者姑務偷生。衆心既偷。賊勢愈固。曩者羯胡亂華。染汚士吏。肅宗興復。累降赦書。罪止渠魁。餘所不問。河朔遺孽。旣開德澤之宏被。且幸宥汚之見原。人人皆自怨尤。各悔歸國之晚。及乎三司按罪。繼用嚴科。未降之流。復喜得計。慶緒將消。而再結。思明已附。而重攜。浸長厲階。至今爲梗。豈不以任法吏而虧權道。小不忍而亂大謀者乎。昔漢高帝急封雍齒。則人人自堅。蓋以圖霸王者。不牽於常制。安反側者。罔念於宿瑕。今陛下有漢高之英。貴先無雍齒之釁。加戮不足威暴逆。矜全可以定危疑。愍怨而行盛德。斯在。凡非首惡。皆願從寬。庶使負累之徒。莫不開風而化。消姦兇誘惑之計。開叛亂降附之門。此其大機。不可失也。

論替換李楚琳狀

臣聞王者有作。先懷永圖。謀必可傳。事必可繼。不因利以苟得。不乘便而幸成。故能上下相安。而理可長久也。彼楚琳者。固是亂人。乘國難而肆逞其姦。賊邦君而篡居其位。按以典法。是宜汚瀆。旣屬多虞。不遑致討。分之以旄鉞。繼之以寵榮。逮至南巡。頗全外順。道塗無壅。亦有賴焉。雖朝命累加。蓋非獲已。然王言一出。則不可渝。今若因行幸之威勢。假迎扈之甲兵。易置以歸。是同虜執。以言乎除亂。則不武。以言乎務理。則不誠。禍變繁興。爲日久矣。負譽居位。豈惟一人。以此時巡。後將安入。以此撫御。誰其感懷。議者謂之。

權宜。臣又未諗其理。夫權之爲義。取類權衡。權在於懸。則物之多少可準。權施於事。則義之輕重不差。其趣理也。必取重而捨輕。其遠禍也。必擇輕而避重。今者甫平大亂。將復天衢。輦路所經。首行脅奪。易一帥而虧萬乘之義。得一方而結四海之疑。是乃重其所輕。而輕其所重。謂之權也。不亦反乎。以反道爲權。以任數爲智。君上行之必失衆。臣下用之必陷身。歷代之所以多喪亂而長姦邪。由此誤也。夫楚琳卒伍。凡材。廝養賤品。因時擾攘。得肆猖狂。非有陷堅殪敵之雄。出奇制勝之略。頗同狐鼠。乘夜睚眦。晨光旣升。勢自踈。隨今郊畿已乂。武衛方嚴。汧隴鎮壓於其西。邪涇扼制於其北。顯是岐下。若居掌中。縱令躡躅。何惡能爲。願陛下姑務含宏。普安反側。促駕過止。錄功犒勤。敷肆管之恩。布惟新之令。然後徵韋臯。楚琳。俾入分文武之職。擇元勳宿望。命出總岐隴之師。則彼承詔欣榮。奔走不暇。安敢莖介。復勞誅鉏。措置得宜。萬無一跌。何遑過動。不爲後圖。仰希睿聰。試更詳慮。謹奏。

收河中後請罷兵狀

臣聞禍或生福。福亦生禍。喪者得之理。得者喪之端。故晉勝鄢陵。范變祈死。吳克勁越。夫差敗歿。是知福不可以久徵。幸得不可以常覲。覲居福而慮禍。則其福可保。見得而忘喪。則其喪必臻。臣竊懼諛諛希旨之徒。險躁生事之輩。幸兇醜覆亡之會。揣英主削平之心。必將競効甘言。誘開利欲。謂王師所向。莫敵。謂除孽指顛。可平。請迴蒲坂之戈。復起淮沂之役。斯議一啟。必有亂階。故微臣姑以生禍爲憂。而未敢以獲福爲賀也。何則。建中之難。其事可徵。始以蓄憾而陰於含容。繼以面勝而輕於戰伐。故文喜之討。涇上之瘡。痛未平。崇義之征。漢南之芟夷。倍甚。人。不見恤。惟戮是聞。有辜無辜。不敢自保。是以抱豎反側者。懼缺。

鉞之次加。畏禍危疑者。慮猜譖之旋及。遂乃蝨結以拒討。狼顧以背恩。彌兩河而亘淮夷。盪三輔而盜京邑。巒輅爲之再駕。行宮至於合圍。於時海內大搖。物情幾去。勢之危迫。實足寒心。非有曩時熊龍翕習之師。雷霆奮發之勢。武庫劍戟之利。帑藏財賦之殷。所以施令率人。取威定亂。比於建中之始。豈不徽哉。然而陛下懷悔過之深誠。降非常之大號。知黠武窮兵之長亂。知急征重斂之剽財。知殘人肆欲之取危。知違衆率心之稔慝。知丞庶困極之興怨。知上下鬱堙之失情。德音渙然。與之更始。所在宣敷之際。聞者莫不涕流。雖或凶獷匪人。亦必爲之歔歔。誠之動物。乃至於斯。懷梟鷂以好音。消禳沴爲和氣。由是姦回易慮。黎獻歸心。假王叛援之夫。削僞號以請罪。觀聲首鼠之將。壹純誠以効勤。流亡凍餒者。希保於室家。屯戍戰爭者。冀全其性命。曩討之而愈叛。今釋之而畢來。曩以百萬之師而力殫。今以咫尺之詔而化洽。是則聖王之敷理道。服暴人。任德而不任兵。明矣。尙恐陛下以臣言之略而未喻也。請復循其本而申備之。往以河朔青齊。同惡相扇。擁戎據土。易代不庭。陛下耻王化之未同。忿姦慝之靡格。於是發騎士以徂征。於北命將卒以奮伐。於南罄國家廩帑以贖軍。悉公私廩牧以張武。算斂周於萬類。徵徭被於八荒。旣而曠日綿歲。老師費財。兩河之寇患。有加無變。而邦本已殆。覆矣。洎涇卒倡亂。泚戎構災。豺狼壑居於禁闈。澳揄擇肉於馳道。河朔問罪之衆。布路而歸。宋郊仗順之師。守壘不暇。於斯之亂。海內沸騰。倘有問鼎之雄圖。滔天之巨猾。幸災乘間。何所不爲。旣而悅納之儔。咸自斂縮。內無非望之議。外無軼境之侵。及聞天澤滌瑕。制書復爵。曾不蒂芥。望風款降。爭馳表章。惟恐居後。跡其素志。於此可知。是皆假兵救死之流。戀主儉安之輩。懷生畏死。蠢動之大情。慮危求安。品物之常性。有天下而子百姓者。固當去其所畏。給其

所求使家家自寧，人人自遂，家苟寧矣，國亦固焉。人苟遂矣，君亦泰焉。是則好生以及物者，乃自生之方，施安以及物者，乃自安之術。擠彼於死地而求此之久生，措彼於危地而求此之久安，從古及今，亦未之有。其有反易常理，昏迷不恭，則當外察其倔強之由，內省於撫馭之失。修近以來，遠檢身而率人，如或昧於懷柔，務在攻取，不徵教化之未至，不疵誠感之未孚。惟峻威是臨，忿心是肆，視人如禽獸而曝之原野，輕人如草芥而勦之鉅鋒。叛者不貸，則命致討，討者不克，則將議刑。是使負釁者懼必死之誅，奉辭者慮無功之責。編氓以困於杼軸而思變，士卒以憚於死喪而念歸。萬情相攻，亂豈有定。一夫不率，闔境罹殃。一境不寧，普天致擾。兵擎禍結，變起百端，得無懼乎。頃以東北孽徒，職貢廢闕，陛下忿其違命，大舉甲兵，至令逆泚誘姦，乘聲而動。所備之寇，猶遠介於河山，不虞之戎，已竊發於都壘。蕭牆之戒，不其信歟。所以德音叙哀痛之情，悔征伐之事，引諸惡以咎己，布明信以示人。既往之失，畢懲，莫大之辜，咸宥。約之以省賦，誓之以息兵。由是億兆汗人，四三叛帥，革面易辭，具修臣禮。其於深言密議，固亦未盡坦然。必當聚黨而謀，傾耳而聽。觀陛下所行之事，考陛下所誓之言，若言與事符，則遷善之心，漸固。倘事與言背，則慮禍之態，復興。自京邑底寧，乘輿旋返，屬懷光繼亂，天討又行。息兵之言，我則未復。山東羣帥，所以未敢生亂者，蓋爲河中之地，密近王城，迫於朝夕之虞，不得不剪除之爾。今若改轍移旆，復指淮西，則淮西元兇，必將誑脅其同惡之徒，間說於新附之帥，謂奉天息兵之旨，乃因窘急而言，朝廷稍安，必復誅伐。是以朱泚滅而懷光戮，懷光戮而希烈征，希烈倘平禍將次，及則彼之蓄素疑而懷宿負者，能不爲之動心哉。心旣動，則盈其喪身覆族之憂，憂旣盈，則慮以唇亡齒寒之病。夫病同者，雖胡越而相感；憂同者，不遠結而自

親河朔青齊固當響應建中之禍勢必重興以國家再造之初當羣孽息肩之後迭來鳴吠或肆奔衝討之則我力未遑縱之乃寇患斯甚臣愚竊以爲禍非細願陛下勿輕易焉夫君之大柄在惠與威二者兼行廢一不可惠而罔威則不畏威而罔惠則不懷苟知夫惠之可懷而廢其取威之具則所敷之惠適足以示弱也苟知夫威之可畏而遺其施惠之德則所作之威適足以召敵也故善爲國者宣惠以養威蓄威以尊惠威而能養則不挫惠而見導則有恩是以惠與威交相蓄也威與惠互相行也人主之欲柔遠人而服強暴斯術要焉今皇運中興天禍將悔以逆泚之儉居上國以懷光之竊保中畿歲未再周相次梟殄實衆慝驚心之日羣生改觀之時威則已行惠猶未洽誠宜上副天眷下收物情布恤人之惠以濟威乘滅賊之威以行惠宥河中染污之黨悉無所問赦淮右僭逆之罪威與惟新獨貸疲屯休罷戰士符往蒞息兵之令以彰信丕大君含垢之德以布仁俾萬姓皆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如是則威不用而畏如神明惠不費而懷如父母凡在危疑懼討者必將曰淮右僭逆之罪且赦矣吾屬何患焉凡在脅從同惡者必將曰河中染污之黨且宥矣吾屬何疚焉凡在倦苦思安者必將曰吾君有戰勝之師抑而不騁信乎其罷征矣凡在凋殘望理者必將曰吾君有嫉亂之憤忍而不據信乎其恤隱矣天下之心若此而禍亂不息理道不行者無之臣所未敢保其必從惟希烈一人而已揆其私心非不願從也但其潛慮非不追悔也但以猖狂失計已竊大名雖荷陛下全宥之恩然不能不自覲於天地之間耳縱未順命斯爲獨夫內則無辭以起兵外則無類以求助其計不過厚撫部曲偷容歲時心雖陸梁勢必不敢陛下但勅諸鎮各守封疆彼旣氣奪算窮是乃羸牢之虜不有人禍則當鬼誅朝廷務崇德以待之臣固知其

必不逃於所揣矣。古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者斯之謂歟。今若不顧機宜，復興戎役，瀆威而蔑惠，捨易而卽難，是棄明信而務忿心，假敵辭而資寇援，窮者不暇恤，勞者不得居，國之安危，或未可保。此乃成敗理亂之所係，願陛下難之慎之。倘蒙過納，狂瞽不疑所行，謹當草具招諭之辭，詳陳備禦之畫，伏俟宣許，方敢以聞。

請許臺省長官舉薦屬吏狀

臣以闇劣，謬當大任，果速官謗，上貽聖憂，過蒙恩私，曲降慈誨，感戴循省，寢與不寧。緣是密旨特宣，不敢對衆陳謝，苟有未達，安敢勿言。雖知塵煩，固不可已。夫理道之急，在於得人，而不知人之難，聖哲所病，聽其言，則未保其行，求其行，則或遺其才。校勞考，則巧僞繁興，而真方之人罕進，徇聲華，則趨競彌長，而沉退之士莫升。自非素與交親，備詳本末，探其志行，閱其器能，然後守道藏用者，可得而知。沾名飾貌者，不容其僞，固非一朝一夕之所能也。是以前代有鄉里舉選之法，長吏辟署之制，所以明歷試，廣旁求，敦行能，息馳騫也。臣猥蒙任使，待罪宰相，自揣庸虛，終難上報，惟廣求才之路，使賢者各以彙征，敢至公之門，令職司皆得自達，庶乎人無滯用，朝不乏才，以此爲酬恩之資，以此爲致理之具。爰初受命，卽以上陳，凡是百司之長，兼副貳等官，並宰臣敍擬以聞。其餘臺省屬僚，請委長官選擇，各於除書之內，具標舉授之由，示衆以公。明彰得失，得賢則進考增秩，失實則奪俸贖金，亟得則褒升，亟失則黜免，非止搜揚下位，亦可閱試大官。前志所謂達觀其所舉，卽此義也。自蒙允許，卽以宣行。南宮舉人，纔至十數，或非臺省舊吏，則是使府佐僚，累經薦延，多歷事任，議其資望，旣不愧於班行，考其行能，又未聞於闕敗，而議者遽以騰口。

上煩聖聰。道之難行。亦可知矣。陛下勤求理道。務徇物情。因謂舉薦非宜。復委宰臣揀擇。其爲崇任輔弼。可謂聖德之盛者也。然於委任責成之道。聽言考實之方。猶恐有關。所謂委任責成者。將立其事。先擇其人。旣得其人。慎謀其始。旣謀其始。詳慮其終。有疑則勿果於用。旣用則不復有疑。待終其謀。乃考其事。事愆於素者。革其弊而黜其人。事協於初者。賞其人而成其美。使受賞者無所與讓。見黜者莫得爲辭。苟無其才。孰敢當任。苟當其任。必得竭才。此委任責成之道也。所謂聽言考實者。欲知事之得失。不可不聽之於言。欲辨言之真虛。不可不考之於實。言事之得者。必原其所得之由。言事之失者。必窮其所失之理。稱人之善者。必詳徵行善之跡。論人之惡者。必明辨爲惡之端。旣盡其情。復稽於衆。衆議情實。必參相得。如或矯誣。亦置明罰。此聽言考實之方也。陛下旣納臣言而用之。旋聞橫議而止之。於臣謀不責成。於橫議不考實。此乃謀失者得以辭其罪。議曲者得以肆其誣。率是以行。則理道難成。小人得志。國家所病。恒必由之。所謂小人者。不必悉懷險詖。故覆邦家。蓋以其意性險邪。趣尙狹促。以沮議爲出衆。以自異爲不羣。趨近利而昧遠圖。効小信而傷大道。况又有言行難保。恣其非心。此皆任不責成。言不考實之弊也。聖旨以謂外議云。諸司所舉。皆有情故。兼受賄賂。不得實才者。臣請陛下當使所言之人。詳陳所犯之狀。某人受賄。某舉有情。然後以事質於臣。臣復以事質於舉主。若使首伏。則據罪抵刑。如或有詞。則付法閱實。認舉者必行其罰。誣善者亦反其辜。自然憲典克明。邪慝不作。懲一沮百。理之善經。何必貸其姦賊。不加辨詰。使無辜見疑。有罪獲縱。枉直同貫。人何賴焉。聖旨又以官長舉人。法非穩便。令臣並自揀擇。不可信任。諸司者。伏以宰輔常制。不過數人。人之所知。固有限極。必不能徧諸羣才。理須展轉詢訪。是則變公舉爲

私薦易明。歎以暗投。倘如議者之言。所舉多有情故。舉於君上。且未絕私。薦於宰臣。安肯無詐。所以承前命官。罕有不涉私誘。亦由私訪所親。轉爲所賣。其弊非遠。聖鑒明知。恐不如委任長官。慎東察屬。所東既少。所求亦精。得賢有鑒識之名。失實當闡謬之責。况於臺省長官。皆是當朝高選。孰肯徇私妄舉。以傷名取責者乎。今之宰相。則往日臺省長官也。今之臺省長官。乃將來之宰臣也。但是職名暫異。固非行業頓殊。豈有爲長官之時。則不能舉一二屬吏。居宰臣之位。則可擇千百具寮。物議悠悠。其惑斯甚。聖人制事。必度物宜。無求備於一人。無責人之不逮。尊者領其要。卑者任其詳。是以人主擇輔臣。輔臣擇庶長。庶長擇佐僚。所任愈崇。故所擇愈少。所試漸下。故所舉漸輕。是故選自卑遠。始升於朝者。各委長吏任舉之。則下無遺賢矣。寘于周行。旣任以事者。於是宰臣序進之。則朝無曠職矣。才德兼茂。歷試不渝者。然後人主倚任之。則海內無遺士矣。夫求才貴廣。考課貴精。求廣在於各舉所知。長吏之薦擇是也。考精在於按名責實。宰臣之序進是也。求不廣。則用常之人。懼曠庶職。考不精。則能否無別。砥礪漸衰。是知雖易於舉用。而不易於苟容。則所易者適足廣得人之資。不爲害也。不精於法制。而務精於選才。則所精者適足梗進賢之途。不爲利也。人之才行。自昔罕全。苟有所長。必有所短。錄長補短。天下無不用之人。責短捨長。天下無不棄之士。加以情有憎愛。趣有異同。假使聖如伊周。賢如楊墨。求諸物議。孰免讖嫌。蓋以君子小人。意必相反。其在小人之惡君子。亦如君子之惡小人。將察其情。在審其聽。聽君子則小人道廢。聽小人則君子道消。今陛下但納橫議。不稽始謀。不辨所毀之虛實。不校所議之短長。人之多言。何所不至。是將使人無所措其手足。豈獨選任之道失其端而已乎。臣之切言。固非爲己。惟陛下幸察。

請遣使臣宣撫諸道遭水州縣狀

霖雨爲災。彌月不止。或川潰汎漲。或溪谷奔流。淹沒田苗。損壞廬舍。又有漂溺不救。轉徙之糧。喪亡流離。數亦非少。臣等任處台輔。職調陰陽。一物失宜。尸曠斯在。五行愆度。黜責何逃。臣等旬日已來。更審借訪。類會行旅。所說悉與申報符同。但恐所聞聖聰。或未盡陳事實。夫流俗之弊。多徇諂諛。揣所悅意者。則侈其言。度所惡聞者。則小其事。如斯之流。足誤視聽。所願事皆覆驗。則冀言無詐欺。蓋以君人之道。子育爲心。雖深居九重。而慮周四表。雖恒處安樂。而憂及困窮。近取諸身。如一體之於四肢。其疾病無不恤也。遠取諸物。如兩曜之於萬類。其鑒照無不均也。故時有凶害。而人無流亡。恃天聽之必聞。知上澤之必至。古之聖王。能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用此術也。今水潦爲敗。綿數十州。奔告於朝。日月相繼。若哀其疾苦。固宜降旨優矜。倘疑其詐欺。亦當遣使巡視。安可徇往來之浮說。忘惠卹之大猷。失人得財。是將焉用。况災害已甚。中奏亦頻。縱不蒙恩復除。自當準式蠲免。徒失事體。無資國儲。恐須速降德音。深示愛憫。分道命使。明勅弔災。寬息征徭。省察冤濫。應家有溺死及漂沒居產。父子不存濟者。各量賜粟帛。以當處官物給付。其損壞廬舍田苗者。亦據所損。作分數等第。量與蠲減租稅。如此。則沒者蒙瘳。酌之恩。存者霽煦。具條件續進。臣聞聖人作則。皆以天地爲本。陰陽爲端。慶賞者順陽之功。故行於春夏。刑罰者法陰之氣。故用之秋冬。事或愆時。人必罹咎。是以月令所載。夏行秋令。則苦雨數來。邱隰水潦。夏行冬令。則後乃大水。敗其城郭。典籍垂誠。言固不誣。天人同符。理常必應。頃自夏初。大臣得罪。親黨坐累。其徒實繁。邦憲已

行宸嚴未解。畏天之怒。中外竦然。若以月令推之。水潦或是其應。雖天所降。不在郊畿。然海內爲家。無論遐邇。伏願滌瑕以德。消沴以和。威惠之相濟。合宜。陰陽之運行。自序。臣等不勝覩災慙負之至。

論淮西管內水損處請同諸道遣宣慰使狀

臣聞聖王之於天下也。人有不得其所者。若已納之於隍。故夏禹泣辜。殷湯引罪。蓋以率土之內。莫非王臣。民有昏迷不共。是由教化未至。自希烈亂常。污染淮甸。職貢廢闕。責當有歸。在於編氓。豈任其咎。陛下息師含垢。宥彼渠魁。惟茲下人。久罹脅制。翹望聖化。誠足哀傷。今者遣使宣命。本緣卹患弔災。諸道災患。旣同。朝廷弔卹。或異。是使慕聲教者。絕望。懷反側者。得詞。棄人而固其寇讐。恐非所以爲計也。議者多謂淮右薦饑。國家之利。臣等愚見。以爲不然。必若興有征之師。問不庭之罪。因災幸濟。已爽德政。倘又難於用兵。望其艱窘。自斃利害之勢。或未可知。夫悍獸之情。窮則攫搏。暴人之態。急則猖狂。當其迫阨之時。尤資撫馭。苟得招攜。以禮便可底寧。備慮乖方。亦足生患。竊以帝王之道。頗與敵國不同。懷柔萬邦。惟德與義。寧人負我。無我負人。故能使億兆歸心。遠邇從化。今因供稅有關。遂令施惠不均。責帥及人。恐未爲允。伏惟聖鑒。更審裁量。



# 唐陸宣公奏議全集卷三

## 謝密旨因論所宣事狀

前日奉諭密旨。每於延英對卿。實緣對趙憬執論。所以有言相拒。並非阻卿之意。若有要便事。但自手疏密封進來。又苗粲卽苗晉卿之子。晉卿往年攝政。曾有不臣之言。又諸子皆與古帝王同名。意甚不善。緣非諸子之過。故不明行斥逐。終是不合。令在朝廷。卿宜密知此意者。猥蒙天慈。屢降深旨。慰眷稠疊。誨諭周詳。骨肉之恩。無以加此。士咸知己。尙合捐軀。臣雖孱微。能不激勵。惟當輸罄忠節。匡補聖猷。罔然貞心。持以上報。惟明主矜亮而保容之。臣聞王者之道。坦然著明。奉三無私。以勞天下。平平蕩蕩。無側無偏。其或有過。如日月之蝕焉。日月不疾於蔽虧。人君不吝於過失。虧而能復。無損於明。過而能改。不累於德。昨臣所奏。准有趙憬得聞。陛下已至勞神。委曲防護。是於心膂之內。尙有形迹之拘。職同事殊。鮮克以濟。恐爽無私之德。且傷不吝之明。夫元首股肱。義實同體。諮詢獻納。一日萬幾。宣之使言。猶未盡意。言若有阻。義何由通。仰希聖聰。更賜裁處。苗粲少以門子。早登朝班。溫恭有加。恪慎無怠。端敏足以守職。文學足以飾身。詳其器能。堪處近侍。陛下以粲先父常有過言。名子之方。又乖義類。不忍明加斥黜。但令改授外官。伏以爵人必於朝。刑人必於市。惟恐衆之不覩。事之不彰。君上行之無愧。心兆庶聽之無疑。議受賞安之無怍。色當刑居之無怨。言此聖王所以宣明典章。與天下公共者也。獎而不言其善。斯謂曲貸。罰而不書其惡。斯謂中傷。曲貸則授受不明。而恩倖之門。啟中傷則枉直莫辨。而讒間之道。行此柄一虧。爲害滋大。

凡是譖愬之輩，多非信實之言。利於中傷，懼於公辯。詞皆近於情理，意實苞於矯誣。傷善售姦，莫斯爲甚。伏爲聖鑒之下，必無浸潤之流。然於稱毀之言，不可不辨。賞罰之典，不可不明。陛下若以晉卿跡實姦邪，粲等法應坐累，則當公議典憲，豈令陰受播遷。陛下若察晉卿見誣，又知粲等非罪，則合隨才獎用。不宜降意猜防，今忽不示端由，但加斥逐，謂之掄材，則失序。謂之行罰，則無名。徒使粲等受錮於聖朝，晉卿銜憤於幽壤。以臣蔽滯，未見其宜。夫聽訟辨讒，貴於明恕。明者在驗之以跡，恕者在求之以情。跡可責而情可矜，聖王懼疑似之陷非辜也。情可責而跡可宥，聖王懼逆詐之濫無罪也。惟情見跡具，詞服理窮者，然後加刑罰焉。是以下無冤人，上無謬聽。晉卿起自文儒，致位台輔，能以謙柔自處，故爲三朝所推。當諒開之辰，攝冢宰之任，是將備禮，豈足擅權。安肯露不臣之言，招覆族之釁。離甚狂險，猶應不爲矧伊老臣，寧忍及此。恐有無良之徒，憎嫉不粲兄弟，構成飛語，務欲挫傷，大抵任重勢疑，易生嫌謗。以周公之聖，不免流言。霍光之忠，亦遭告訐。向非成王覺寤，昭帝保明，則二主之德美不傳，二臣之冤誣莫辯。陛下追懷往事，得失豈不相遠哉。伏願稍留睿思，特加省察。斯羣臣庶免於戾，豈惟苗氏一族存沒幸賴而已乎。又聖旨察臣孤貞，猶謂清慎太過，都絕諸道饋遺，却恐事情不通，如不能納諸財物，至如鞭靴之類，受亦無妨者，伏以貨賄之利，耳目之娛，人間常情，孰不貪悅。况臣性實凡鄙，寧忘顧私家本窶貧，安能無欲。所以深自刻慎，勉修廉隅者，蓋由負戴厚恩，尸竊大任，既不克導揚風教，致俗清淳，又未能減息征徭，濟人窮困。若無恥懼，更敢賄門，是忘憂國之誠，仍速焚身之禍。由是苟行特操，杜絕交私，誠知無補大猷，所冀免貽深累。陛下責臣以清謹太過，斯謂聖明。陛下慮事之不通，有乖理道。夫以胥吏末流，苞苴微貺，苟或違道。

且猶知慙。况乎公卿大臣之間。方岳連帥之任。豈資納賄。然後致誠。若因財利交歡。是以姑息爲事。旣乖直道。必有過求。遂之則法度浸墮。阻之則觖望彌甚。爲害如此。國何賴焉。高祖太宗。著法垂制。監臨受賄。盈尺有刑。豈不以貪饕爲弊。殘蠹最深。至如士吏之微。尙當嚴禁。矧居風化之首。反可通行。凡上之所爲。以導下也。上所不爲。以檢下也。上所不爲。而下或爲之。然後可以設峻防。置明辟。若上爲之。而下亦爲之。固其理也。又可禁乎。今吏有受監臨之賄者。則以爲罪不可容。朝廷之制。四方所監臨也。若大臣邇臣。可以受財。則庶長察。孰爲不可。朝廷取之於方鎮。方鎮復取之於州。州取之於縣。縣取之於鄉。鄉將安取哉。是皆出於疲人之肝腦筋髓耳。自大盜猾夏。耗斃生人。天下常屯百萬之師。坐受衣食。農夫蠶婦。凍而餓。餒而耕。殫力忍死。以供十倍之賦。日月引頸。望昇平之化。惠恤之恩。凡四十九年矣。薦屬多故。有加無變。而又交通私賄。扇起貪風。是令已困之甿。重遭過分之擾。若使天下納賂。惟有三宰臣。四方誅求。止於鞭靴細物。行之不足以傷化。絕之不足以利人。則臣固已微抑私心。將順睿旨矣。臣所以未敢奉詔。冒昧塵煩者。審知此道。不惟無益。必有甚損。故也。亦冀陛下詳察其理。普澄其源。宏清淨無欲之風。守慈儉不貪之寶。是將感人心。而天下服。何有事情不通之患乎。夫貨賄上行。則賞罰之柄失。貪求下布。則廉恥之道衰。何者。善惡不分。功過無辨。以貨賄之多少。爲課績之重輕。守道闕供。或時致怨。招累。求得當欲。可以釋罪。賈榮。忍行刻剝者。見謂公忠。巧飾玩好者。獲稱才智。此賞罰之柄失也。上好利。則下思聚斂。上求賄。則下事侵蝕。不懷愧心。但逞私欲。遞相企效。習以成風。閭閻日殘。紀綱日壞。不可以禮義勸。不可以刑法懲。此廉恥之道衰也。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其弊斯亂。利於小者。必害於大。易於始者。必悔。

於終。賄道一開。展轉滋甚。鞭靴不已。必及衣裘。衣裘不已。必及幣帛。幣帛不已。必及車輿。車輿不已。必及金璧。日見可欲。何能自窒於心。已與交私。固難中絕。其意是以涓流不止。谿壑成災。毫末既差。邱山聚斲。自昔國家敗亡多矣。何嘗有以約失之者乎。臣竊料郡府之不願行賄於朝廷。猶鄉閭之不願輸貨於郡府也。但以行之者有利。不行者有虞。故爲安身保位之謀。不得不行耳。假如四方俱賂於朝廷。朝廷受其三。而却其一。有所受有所却。二端相反。則遇却者。或有意疑乎。見拒而不通焉。四方俱賂於朝廷。朝廷俱辭而不受。則咸知不受者。乃朝廷之常理。適所以服其心。而誘其善。復何嫌阻之有乎。陛下嗣位之初。躬行節儉。郡國無來獻。朝廷無私求。四方風動。幾致清平。旋以刑峻賦繁。兵連禍結。洎大慈殲夷。皇運興復。征伐之役。頗息於前時。清約之風。亦虧於往日。此則雖革一弊。亦喪一美焉。曩與師徒。人困暴賦。今罷征伐。人困私求。是乃殘瘁之餘。永無蘇息之望。使萬方黎獻。當陛下休明之代。不登富壽。不洽雍熙。追懷前修。實用心熱。而議者反以納賂通情之理。以惑陛下。斯不亦誣上行私之甚者乎。禮記曰。理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是知懷撫之道。貴德賤財。始於朝廷。行於郡國。廉節之風。漸廣。侵漁之害。不萌。里閭獲安。郡國斯乂。朝廷益尊。是皆無賄之致也。及夫王綱浸壞。德化陵夷。然後滅公義而徇私情。盛誅求而崇饋獻。故禮記曰。天子微諸侯僭。於是相覲以貨。相賂以利。而天下之禮亂矣。是知傷風害理。莫甚於私。暴物殘人。莫大於賂。利於絕私去賄者。莫先於君主。務於愛人助理者。莫切於輔臣。然則君臣之間。固不可以語及於私賄矣。况又躬行乎。臣以受恩特深。志欲巨細裨補。所以每事獻替。不以犯忤爲虞。意掣詞繁。伏用慙悚。

論嶺南請於安南置市舶中使狀

遠國商販惟利是求。綏之斯來。擾之則去。廣州地當要會。俗號殷繁。交易之徒。素所奔湊。今忽捨近而趨遠。棄中而就偏。若非侵刻過深。則必招懷失所。會無內訟之意。更與出位之思。玉毀檀中。是將誰咎。珠飛境外。安可復追。書曰。不貴遠物。則遠人格。今既徇欲如此。宜其殊俗不歸。况又將蕩上心。請降中使。示貪風於天下。延賄道於朝廷。黷汚清時。虧損聖化。法宜當責。事固難依。且嶺南安南。莫非王土。中使外使。悉是王臣。若緣軍國所需。皆有令式。恒制人思。奉職執事。孰敢闕供。豈必信嶺南而絕安南。重中使以輕外使。殊失推誠之體。又傷賤貨之風。望押不出。

論宣令除裴延齡度支使狀

伏以周制六官。實司理本。冢宰制國用。量入爲出。司徒掌邦賦。敷教恤人。今之度支。兼此二柄。準平萬貨。均節百司。有無懋遷。豐敗相補。利害關黎元之性命。費省繫財物之盈虛。加以饋餉邊軍。資給禁旅。剝客則生患。寬假則容姦。若非其人。不可輕授。裴延齡僻戾而好動。躁妄而多言。遂非不悛。堅僞無恥。豈獨有識深鄙。兼爲流俗所嗤。頃列班行。已塵清貫。更居要重。必數大猷。是將取笑四方。貽殃兆庶。尸祿之責。固宜及於微臣。知人之明。亦恐傷於聖鑒。伏願俯察愚誠。更於四人之中。選擇取其尤者。庶諧僉屬。不紊朝經。延齡妄誕小人。任之交駭物聽。臣知不可。乞更參詳。去邪勿疑。天下幸甚。

論齊陝齊抗官狀

齊陝齊抗。同姓別房。既非五服之親。則與衆人無異。聖朝推誠致理。未嘗先事示疑。曩之李臯李兼。鄰接

方鎮。今之韓潭全義。密邇軍城。此例甚多。無足爲慮。但以中朝要職。常苦乏人。至如曠抗良才。並當臺閣。妙選若蒙。追赴闕廷。試加顧問。察言稽行。必有可觀。可否之宜。伏候進止。

請減京東水運收腳價於緣邊州鎮儲蓄軍糧事宜狀

陛下每垂睿心。經略邊境。增築城壘。加置戍兵。至於春秋衣裝。歲時宴犒。先後遲速。悉由宸衷。其爲憂勤。可謂至矣。然於儲蓄大計。則未降意良圖。但任有司。隨月供應。近歲蕃戎小息。年穀屢登。所支軍糧。猶有匱乏。倘遇水旱爲災。粟糴翔貴。兇醜匪茹。寇擾淹時。或負輓力殫。或饋餉路絕。則戍兵雖衆。不足恃。城壘雖固。不克居。是使積年完聚之勞。適資一夕潰敗之辱。臣竊爲陛下惜之。軍志曰。雖有石城千仞。湯池百步。無粟不能守也。故晁錯論安邊之策。要在積穀。充國建破羌之議。先務屯田。柔服而不勞。師旅者。嘗聞之矣。屯師而不務農食者。未嘗有焉。今陛下廣徵甲兵。分守城鎮。除所在營田稅畝自供之外。仰給於度支者。尚八九萬人。千里饋糧。涉履艱險。連米一斛。達於邊軍。遠或費錢五六千。近者猶過其半。犯雪霜。躐瘡之苦。冒豺狼剽掠之虞。四時之間。無日休息。傾財用而竭物力。猶苦日給之不充。其於儲蓄以備非常。固亦絕意而不暇思也。夫屯兵守土。以備寇戎。至而無糧。守必不固矣。遇寇不守。則如勿屯。平居有殘人耗國之煩。臨難有敢敵納侮之禍。所養非所用。所失非所虞。以此爲制備之規。臣竊謂疎矣。頃者吐蕃尙結贊。率其醜類。越軼封疆。朔方五原。相繼淪陷。雖由將帥不武。亦因匱乏得辭。其事未遠。足爲深戒。今年夏初。寇犯靈武。禦則寡力。守則乏糧。告急求哀。匪朝伊夕。遽擇使臣。奔波督運。積財以資用。高價以招人。賴蕃戎自旋。糧道獲濟。封略不壞。固非成謀。然則鹽夏覆而靈武全。惟在幸與不幸之間耳。今之所失者。

在於措置乖當。蓄斂乖宜。利之所生。害亦隨至。陛下忿蕃醜之暴掠。繕甲益兵。庇人保境。刷憤恥而揚威。聲海內咸望有必攻之期矣。既而統師無律。制事失權。至有一城之將。一旅之兵。各降中使。監臨皆承別詔委任。分鎮亘千里之地。莫相率從。緣邊列十萬之師。不設謀主。每至犬羊犯境。方馳書奏取裁。比蒙徵發救援。寇已獲勝罷歸。小則蹂藉麥禾。大則驅掠人畜。是乃益兵甲而費財用。竟何補侵軼之患哉。夫將貴專謀。軍尚氣勢。訓齊由乎紀律。制勝在於機權。是以兵法有分閫之詞。有合拳之喻。有進退如一之令。有便宜從事之規。故能動作協變通。制備垂永久。出則同力。居則同心。患難相交。急疾相赴。兵之奉將。若四支之衛頭目。將之守境。若一家之保室廬。然後可扞寇讐。護眈庶。蕃畜牧。闢田疇。天子惟務擇人而任之。則高枕無虞矣。吐蕃之比於中國。衆寡不敵。工拙不侔。然而彼攻有餘。我守不足。蓋彼之號令由將。而我之節制在朝。彼之兵衆合併。而我之部分離析。臣故曰措置乖當。此之謂乎。陛下頃以邊兵衆多。轉餽勞費。設就軍和糴之法。以省運制。與人加倍之價。以勸農。此令初行人。皆悅慕。爭趨厚利。不憚作勞。耕稼日滋。粟麥歲賤。向使有司識重輕之術。宏久遠之謀。守之有恒。施之有制。謹視豐耗。善計收積。菽麥必歸於公廩。布帛悉入於農夫。其或有力而無資。願居而靡措。貸其種食。假以犁牛。自然戍卒忘歸。貧人樂徙。可以足食。可以實邊。無屯田課責之勞。而儲蓄自廣。無徵役踐更之擾。而守備益嚴。果能用之。足謂長算。既而有司隘吝。不克將順。忘國家制備之謀。行市道苟且之意。當稔而願糴者。則務裁其價。遇災而艱食者。則莫揆乏糧。遂使豪家貪吏。反操利權。賤取於人。乘時所急。又有勢要近親。躡遊之士。或託附邊將。或依倚職司。委賤糴於軍城。取高價於京邑。坐致厚利。寔繁有徒。復以制事無法。示人不誠。每至和糴之時。

多支絺紵充直窮邊寒泣不任衣裘絕野蕭條無所貨鬻且又虛張估價不務準平高下隨喜怒之心精  
麤在胥吏之手度支以苟售滯貨爲功利而不察邊食之盈虛軍司以所得加價爲羨餘而不恤農人之  
勤苦雖設巡院使相監臨既失綱條轉成囊橐至有空申簿帳僞指困倉計其數則億萬有餘考其實則  
百十不足幸逢有年復遇無事吞聲補舊引日偷安若遇歲儉兵興則必立至危迫臣故曰蓄斂乖宜此  
之謂也邊之大事在食與兵今食則無儲兵則乏帥謂之有備其可得乎近者緣邊諸州頻歲大稔穀糴  
豐賤殊異往時此乃天贊國家永固封略之時也而尙日不暇給曾無遠圖軍府有歉食之詞穉人有悔  
耕之意天贊而不受其利農傷而不恤其窮臣是以屢屢塵煩所惜在此輒復効其鄙簿庶或裨補萬分  
不勞人不變法不加賦稅不費官錢不廢耳目之娛不節浮冗之用惟於漕運一事稍權輕重所宜請爲  
陛下致邊軍十萬人一年之糧以爲艱急之備轉運常行之務既無失於舊規太倉歲入之儲亦不闕其  
恒數圖慮至熟更無所妨惟陛下留意省察舊制以關中王者所都萬方輻輳人殷地狹不足相資加以  
六師糗糧百官祿廩邦畿之稅給用不充所以控引東方歲運租米冒淮湖風浪之弊沂河渭湍險之艱  
所費至多所濟蓋寡習聞見而不達時宜者則曰國之大事不計費損故承前有用一斗錢運一斗米之  
言雖知勞煩不可廢也習近利而不防遠患者則曰每至秋成之時但令畿內和糴既易集事又足勸農  
何必轉輸徒耗財賦臣以兩家之論俱昧變通之術夫聚人以財而人命在食將制國用須權重輕食不  
足而財有餘則弛於積財而務實倉廩食有餘而財不足則緩於積食而蓄用貨泉若國家理安錢穀俱  
富蒸黎蕃息力役靡施然後恒操羨財益廣漕運雖有厚費適資貧人三者不失其時之所宜則輕重中

權而國用有制矣。開元天寶之際，承平日久，財力阜殷，祿食所頒，給用亦廣，所以不計糜耗，勵贍軍儲，至使流俗過言，有用一斗錢，運一斗米之說。然且散有餘而備所乏，雖費何害焉。斯所謂操羨財以廣漕運者也。貞元之始，巨盜初平，太倉無兼月之儲，關輔遇連年之旱，而有司奏停水運，務省脚錢，至使郊畿之間，煙火殆絕，都市之內，餒殍相望。斯所謂視近利而不防遠患者也。近歲關輔之地，年穀屢登，數減百姓稅錢，許其折納粟麥，公儲委積，足給數年。田農之家，猶困穀賤。今夏江淮水潦，漂損田苗，比於常時，米貴加倍，忙庶匱乏，流庸頗多，關輔以穀賤傷農，宜加價糴穀，以勸稼穡。江淮以穀貴民困，宜減價糴米，以救凶災。今宜糴之處，則無錢，宜糴之處，則無米，而又運彼所乏，益此所餘。斯所謂習見聞而不達時宜者也。今淮南諸州米，每斗當錢一百五十文，從淮南轉運至東渭橋，每斗船脚又約用錢二百文，計運米一斗，總當錢三百五十文。其米既糙，且陳，尤爲京邑所賤。今據市司月估，每斗只糴得錢三十七文而已。耗其九而存其一，餒彼人而傷此農，制事若斯，可謂深失矣。頃者每年從江西湖南浙東浙西淮南等道，都運米一百一十萬石，送至河陰，其中減四十萬石，留貯河陰倉，餘七十萬石，送至陝州，又減三十萬石，留貯太原倉，惟餘四十萬石，送去渭橋輸納。臣詳問河陰太原等倉留貯之意，蓋因往年蟲旱，關輔薦饑，當崔造作相之初，懲元琇罷運之失，遂請每年轉漕米一百萬石，以贍京師。比至中途，力殫歲盡，所以節級停減，分貯諸倉。每至春水初通，江淮所般未到，便取此米入運，免令停滯舟船。江淮新米至倉，還復留納填數，輪環貯運，頗亦協宜。邇來七年，積數滋廣。臣近勘河陰太原等倉，見米猶有三百二十餘萬石。河陰一縣所貯尤多，歲月漸深，耗損增甚，縱絕江淮輪轉，且運此米入關。七八年間，計猶未盡。况江淮轉輸，般次

不停。但恐過多。不慮有闕。今歲關中之地。百穀豐成。憂在京米粟太賤。請廣和糴。以救農人。臣令計料所糴多少。皆云可至百餘萬石。又令量定所糴估價。通計諸縣貴賤。并雇船車。船至太倉。穀價約四十有餘。米價約七十以下。此則一年和糴之數足。當轉運二年。一斗轉運之資。足以和糴五斗。比較即時利害。轉運且合悉停。臣竊慮運務若停。則舟船無用。壞爛莫修。倘遇凶災。復須轉漕。臨時鳩集。理必淹遲。夫立法裁規。久必生弊。經略之始。念慮貴周。不以積習害機宜。不以近利墮永制。不貴功於當代。不流患於他時。慮遠防微。是其均濟。臣今減所運之數。以實邊儲。存轉運之務。以備時要。其於詳審。必免貽憂。舊例從江淮諸道運米一百一十萬石至河陰。來年請停八十萬石。運三十萬石。舊例從河陰運米七十萬石至太原倉。來年請停五十萬石。運二十萬石。舊例從太原倉運米四十萬石至東渭橋。來年請停二十萬石。運二十萬石。其江淮所停運米八十萬石。請委轉運使於遭水州縣。每斗八十價出糴。計以糙米與細米分數相接之外。每斗猶減時價五十文。以救貧乏。計得錢六十四萬貫。文節級所減運腳。計得六十九萬貫。都合得錢一百三十三萬貫。數內請支二十萬貫付京兆府。令於京城內及東渭橋開場和糴。米二十萬石。每斗與錢一百文。計加時估價三十已上。用利農人。其米便送東渭橋及太原倉收貯。充填每年轉漕四十萬石之數。並足餘尚有錢一百一十三萬貫。文以供邊鎮和糴。臣已令勘問諸軍州米粟時價。計見墾之田。定所糴之數。除度支旋糴供軍之外。計可糴粟一百三十五萬石。其臨邊州縣各於常處時價之外。更加一倍。其次每十分加七分。又其次每十分加五分。通計一百三十五萬石。當錢一百二萬六千貫。文。猶合剩錢十萬四千貫。留充來年和糴。所餘江淮糴米及減運米腳錢。請並折市綾絹絨綿四色。般送

上都邊地早寒。若待此錢送到。卽恐收糴過時。請貸戶部別庫物充用。本色續到。便令折填。其所貸戶部別庫物。並依平估價。務利農人。仍請委官各量人戶墾田多少。先付價直。立限納粟。不願糴者。亦勿強徵。其有納米者。每米六升折粟一斗。所糴得米粟。分於常管城堡之內。揀擇高燥牢固倉。收納封閉。仍以貯備軍糧爲名。非緣城守絕糧。及承別勅處分。並不得輒有支用。總計貯備粟一百三十五萬石。是十一萬二千五百人一年之糧。來秋若遇順成。又可更致百餘萬石。邊蓄既富。邊備自修。以討則有齎。以守則可久。恢疆保境者。得以遂其謀。蹙國跳軍者。無所辭其罪。是乃立武之根柢。安邊之本源。守土庇人。莫急於此。不擾一人。無廢百事。但於常用之內。收其枉費之資。百萬贏糧。坐實邊鄙。又有勸農賑乏之利。存乎其間。此蓋天錫陛下。攘戎狄而安國家之時。不可失也。伏惟少留睿思。詳省而明斷之。

### 論緣邊守備事宜狀

竊以備邊禦戎。國家之重事。理兵足食。備禦之大經。理兵在制置得所。足食在斂導有方。陛下幸聽愚言。先務積穀。人無加賦。官不費財。坐致邊儲。數逾百萬。諸鎮收糴。今已向終。分貯軍城。用防艱急。縱有寇戎之患。必無乏絕之憂。更經二年。可積十萬人三歲之糧矣。足食之原。粗立。理兵之術。未精。敢試籌量。庶備採擇。伏以戎狄爲患。自古有之。大抵尊卽叙者。則曰非德無以化。要荒曾莫知威。不立則德不能馴也。樂武威者。則曰非兵無以服。凶獷曾莫知德。不修則兵不可恃也。務和親者。則曰要結可以睦鄰。好曾莫知我結之而彼復解之也。美長城者。則曰設險可以固邦。國而扞寇讐。曾莫知力不足而人不堪。則險之不能恃。城之不能有也。尙薄伐者。則曰驅邊可以禁侵暴。而省征徭。曾莫知兵不銳。壘不完。則邊之不能勝。

驅之不能去也。議邊之要，路盡於斯。聽一家之說，則理例可徵。考歷代所行，則成敗異效。蓋以中夏之盛衰異勢，夷狄之強弱異時。事機之利害異情，措置之安危異便。知其事而不度其時，則敗附其時而不失其稱。則成，形變不同。胡可專一。夫以中國強盛，夷狄衰微，而能屈膝稱臣，歸心受制，拒之則阻其向化，滅之則類於殺降。安得不存而撫之，卽而叙之也。又如中國強盛，夷狄衰微，而尚棄信背盟，蔑恩肆毒，論之不變，責之不懲。安得不取亂推亡，息人固境也。其有遇中國喪亂之弊，當夷狄強盛之時，圖之則彼釁未萌，禦之則我力不足。安得不卑詞降禮，約好通和，陷之以利，以引其懼，心結之以親，以紓其交。禍縱不必信，且無大侵。雖非御戎之善經，蓋時事有不得已也。倘或夷狄之勢，強弱適同，撫之不寧，威之不靖，力不足以自保，勢不足以出攻。安得不設險以固軍，訓師以待寇。來則薄伐，以遏其深入。去則攘斥，而戒於遠追。雖非安邊之令圖，蓋勢力亦有不得已也。故夏之卽叙，周之于攘。太宗之翦亂，皆乘其時而善用其勢者也。古公之避狄，文景之和親，神堯之降禮，皆順其時而不失其稱者也。秦皇之長城，漢武之窮討，皆知其事而不度其時者也。向若遇孔熾之勢，行卽叙之方，則見侮而不從矣。乘可取之資，懷畏避之志，則失機而養寇矣。有攘却之力，用和親之謀，則示弱而勞費矣。當降屈之時，務翦伐之略，則召禍而危殆矣。故曰：知其事而不度其時，則敗。附其時而不失其稱，則成。是無必定之規，亦無長勝之法。得失著效，不其然歟。至於察安危之大情，計成敗之大數，其要在於失人。肆欲則必蹶，任人從衆則必全。此古今之所同也。國家自祿山搆亂，肅宗中興，撤邊備以靖中邦，借外威以寧內難。於是吐蕃乘釁，吞噬無厭。回紇矜功，馮陵亦甚。中國不遑振旅，四十餘年，使傷耗遺屯，竭力蠶織，西輸賄幣，北償馬資，尙不足塞其煩言，滿其驕志。

復又遠徵士馬。列戍疆陲。猶不能遏其奔衝。止其侵侮。小入則驅略黎庶。深入則震驚邦畿。時有議安邊之策者。多務於所難。而忽於所易。勉於所短。而略於所長。其要不精。其功靡就。憂患未弭。職斯之由。夫制敵行師。必量事勢。勢有難易。事有後先。力大而敵脆。則先其所難。是謂奪人之心。暫勞而永逸者也。力寡而敵堅。則先其所易。是謂固國之本。觀釁而後動者也。頃屬多故人。勞未瘳。而欲廣發師徒。深踐寇境。復其侵地。攻其堅城。前有勝負。未必之虞。後有餽運。不繼之患。儻或撓敗。適所以啟戎心。而挫國威。以此爲安邊之謀。可謂不量事勢。而務於所難矣。天之授者。有分。地之產者。有物。是以五方之俗。長短各殊。勉所短。而校其所長。必殆。用所長。而乘其所短。必安。強者。乃以水草爲邑居。以射獵供飲茹。多馬而尤便馳突。輕生而不恥敗亡。此戎狄之所長也。戎狄之所長。乃中國之所短。而欲益兵蒐乘。角力爭驅。交鋒原野之間。決命尋常之內。以此爲禦寇之術。可謂勉所短。而校其所長矣。務所難。勉所短。勞費百倍。終於無成。豈不以越天授而違地產。虧時勢以反物宜者哉。若乃擇將吏。以撫衆庶。修紀律。以訓師徒。禁侵掠。以彰吾信。抑攻取。以安戎心。彼求和。則善待而勿與結盟。彼爲寇。則嚴備而不務報復。賤力而貴智。惡殺而好生。輕利而重人。忍小以全大。是以修封疆。守要害。灑蹊隧。壘軍營。謹禁防。明斥候。務農以足食。練卒以蓄威。非萬全不謀。非百剋不闢。寇小至。則張聲勢。以遏其入。寇大至。則完守禦。以邀其歸。據險以乘之。多方以悞之。使其勇無所加。衆無所用。掠則靡獲。攻則不能。進有腹背受敵之虞。退有首尾難救之患。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此中國之所長也。我之所長。乃戎狄之所短。捨此不務。而反爲所乘。斯謂倒持戈矛。以鑄授寇者也。今則皆務之矣。然猶封守未固。寇戎未懲。其病在措置乖方。課責虧度。財匱於兵衆。力分於將

多。怨生於不均。機失於遙制。臣請粗陳六者之失。惟明主慎聽而熟察之。臣聞武欲勝其敵。必先練其兵。練兵之中。所用復異。用之於救急。則權以紓難。用之於暫敵。則殺以應機。故事有便宜而不拘常制。謀有奇詭而不徇衆情。進退死生。惟將所命。此所謂攻討之兵也。用之於屯戍。則事資可久。勢異從權。非物理所恆不寧。非人情所欲不固。利焉則勸。習焉則安。保親戚則樂生。顧家業則忘死。故可以理術馭。不可以法制驅。此所謂鎮守之兵也。夫欲備封疆。禦戎狄。非一朝一夕之事。固當選鎮守之兵。以置焉。古之善選置者。必量其性習。辨其土宜。察其技能。知其欲惡。用其力而不達其性。齊其俗而不易其宜。引其善而不責其所不能。禁其非而不處其所不欲。而又類其部伍。安其室家。奮其氣勢。結其恩情。撫之以惠。則感而不驕。臨之以威。則肅而不怨。靡督課而人自爲用。弛防禁而衆自不攜。其術無他。便於人情而已。今者散徵士卒。分戍邊陲。更代往來。以爲守備。是則不量性習。不辨土宜。邀其所不能。強其所不欲。求廣其數。而不考其用。將致其力。而不察其情。斯可以爲羽衛之儀。而無益於備禦之實也。何者。窮邊之地。千里蕭條。寒風裂膚。驚沙慘目。與豺狼爲鄰伍。以戰鬪爲嬉遊。晝則荷戈而耕。夜則倚烽而覘。自非生於其域。習於其風。罕能寧其居。而狎其敵也。關東之壤。百物阜般。從軍之徒。慣於溫飽。比諸邊隅。若異天地。聞絕塞荒陬之苦。則辛酸動容。聆強蕃勁虜之名。則懾駭奪氣。而乃使之去親族。捨園廬。甘其所辛酸。抗其所懾駭。將冀爲用。不亦疎乎。矧又有休代之期。無統帥之馭。資奉若驕子。姑息如情人。其來也。咸負德色。其止也。莫有固心。屈指計歸。張頤待飼。平居則殫耗資儲。臨難則投棄城鎮。復有抵犯刑禁。謫徙軍城。意欲增戶實邊。兼令展効自贖。既是無良之類。且加懷土之情。思亂幸災。又甚戍卒。雖前代時或行之。固非良算之

可遵者也。復有擁旄之帥，身不臨邊，但分偏師，分守疆場，大抵軍中壯銳，元戎例選自隨，遂令守要禦衝，恒在寡弱之卒，寇每至，力勢不支，入壘者纔足，閉關在野者悉遭劫執，恣其芟蹂，盡其搜毆，比及都府，聞知，虜已克獲，旋返，理兵若斯，可謂措置乖方矣。夫賞以存勸，罰以示懲，馭衆而不用賞罰，則善惡相混，而能否莫殊，用之而不當功過，則姦妄寵榮，而忠實擯抑，自頃權移於下，柄失於朝，將之號令，既鮮克行，之於軍國之典常，又不能施之於將，欲賞一有功，翻慮無功者反側，欲罰一有罪，復慮同惡者憂虞，罪以隱忍而不彰，功以嫌疑而不賞，故使亡身効節者，獲諂於等夷，率衆先登者，取怨於士卒，債軍蹙國者，不懷於愧畏，緩救失期者，自以爲智能，况又公忠者直己，而不求於人，反羅困厄，敗撓者行私，而苟媚於衆，例獲優崇，此義士所以痛心，勇夫所以解體也。又有遇敵而所守不固，陳謀而其效靡成，將帥則以資糧不足爲辭，有司復以供給無闕爲解，朝廷每爲含糊，未嘗窮究曲直，馭將若斯，可謂課責虧度矣。將不得竭其才，卒不得盡其力，屯集雖衆，戰陣莫前，虜每越境橫行，若涉無人之地，遞相推倚，無敢誰何，虛張賊勢，上聞，則曰兵少不敵，朝廷莫之省察，惟務徵發益師，無裨備禦之功，重增供億之弊，閭井日耗，徵求日繁，以編戶傾家破產之資，兼有司權鹽稅酒之利，總其所入，半以事邊，制用若斯，可謂財匱於兵衆矣。今四夷之最強盛爲中國患者，莫大於吐蕃，舉國勝兵之徒，纔當中國十數大郡而已，其於內虞外備，亦與中國不殊，所能寇邊數則蓋寡，且又器非犀利，甲不堅完，識迷韜鈴，藝乏趨敏，動則中國懼其衆而不敢抗，靜則中國憚其強而不敢侵，厥理何哉！良以中國之節制多門，蕃醜之統帥專一故也。夫統帥專一，則人心不分，號令不貳，進退可齊，疾徐如意，機會靡愆，氣勢自壯，斯乃以少爲衆，以弱爲強，變化翕開，在於

反掌之內。所任得人。則何敵之有。若節制多門。則人心不一。號令不行。進退難必。疾徐失宜。機會不及。氣勢自衰。斯乃勇廢爲炀。衆散爲弱。逗撓離析。兆乎戰陣之前。是猶一國三公。十羊九牧。欲令齊肅。其可得乎。開元天寶之間。控禦西北兩蕃。惟朔方河西隴右三節度而已。猶慮權分勢散。或使兼而領之。中與已來。僑隸四鎮於安定。權附隴右於扶風。亦朔方涇原隴右河東四節度而已。雖委任未盡得人。而措置尙存典制。自頃逆泚誘涇原之衆。懷光汚朔方之軍。割裂誅鋤。所餘無幾。而又分朔方之地。建牙擁節者。凡五使焉。其餘鎮軍數且四十。皆承特詔。委寄各降中貴監臨。人得抗衡。莫相稟屬。每俟邊書告急。方令計會用兵。既無軍法下臨。惟以客禮相待。是乃從容拯溺。揖讓救焚。勢弱氣消。防危立待。建軍若斯。可謂力分於將。多矣。理戎之要。最在均齊。故軍法無貴賤之差。軍實無多少之異。如或誘其志意。勉其藝能。則當閱其材。程其勇。校其勞逸。度其安危。明申練覈優劣之科。以爲衣食等級之制。使能者企及。否者息心。雖有厚薄之殊。而無缺望之覺。人莫不安其分。而服其平也。今者窮邊之地。長鎮之兵。皆百戰傷夷之餘。終年勤苦之劇。角其所能。則練習度其所處。則孤危。考其服役。則勞察其臨敵。則勇。然衣糧所給。惟止當身。例爲妻子所分。常有凍餒之色。而關東戍卒。歲月踐更。不安危城。不習戎備。怯於應敵。懈於服勞。然衣糧所頒。厚隲數等。繼以茶藥之饋。益以蔬醬之資。豐約相形。懸絕斯甚。又有素非禁旅。本是邊軍。將校詭爲媚詞。因請遙隸神策。其於隲賜之饒。遂有三倍之益。夫事業未異。而給養有殊。人情不能甘也。况乎矯佞行而隲賜厚。績藝劣而衣食優。苟未忘懷。孰能無愠。而欲使其協力同心。以攘寇難。雖有韓白孫吳之將。臣知其必不能焉。養士若斯。可謂怨生於不均矣。凡欲選任將帥。必先考察行能。然後指以所授之方。語

以所委之事。令其自揣可否。自陳規模。須某色甲兵。藉某人參佐。要若干士馬。用若干資糧。某處置營某時成績。始終要領。悉俾經綸。於是觀其計謀。校其聲實。若謂材無足取。言不可行。則當退之於初。不宜貽慮於其後也。若謂志氣足任。方略可施。則當要之於終。不宜掣肘於其間也。夫疑者不使使者不疑。勞神於選才。端拱於委任。既委其事。既足其求。然後可以覈其臧否。行其賞罰。受其賞者。不以爲濫。當其罰者。無得而辭。付授之柄。既專。苟且之心。自息。是以古之遣將帥者。君親推轂而命之曰。自閫以外。將軍裁之。又賜鈇鉞。示令專斷。故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誠謂機宜。不可以遠決。號令。不可以兩從。未有委任不專。而望其克敵成功者也。自頃邊軍去就。裁斷多出宸衷。選置戎臣。先求易制。多其部以分其力。輕其任以弱其心。雖有所懲。亦有所失。夫兩疆相接。兩軍相持。事機之來。間不容息。蓄謀而俟。猶恐失之。臨時始謀。固已疎矣。况乎千里之遠。九重之深。陳述之難。明聽覽之不一。欲其事無遺策。雖聖者亦有所不能焉。設使謀慮能周。其如權變無及。戎虜馳突。迅如風颺。驛書上聞。旬月方報。守土者以兵寡不敢抗敵。分鎮者以無詔不肯出師。逗留之間。寇已奔逼。託於救援未至。各自閉壘自全。牧馬屯牛。鞠爲椎剽。畜夫樵婦。罄作俘囚。雖詔諸鎮發兵。惟以虛聲應援。互相瞻顧。莫敢遮邀。賊既縱掠退歸。此乃陳功告捷。其敗喪則滅百而爲一。其摺獲則張百而成千。將帥既幸於總制在朝。不憂罪累。陛下又以爲大權由己。不究事情。用師若斯。可謂機失於遙制矣。理兵而措置乖方。御將而賞罰虧度。制用而財匱。建軍而力分。養士而怨生。用師而機失。此六者。疆場之蠹賊。軍旅之膏肓也。蠹賊不除。膏肓不療。欲求稼穡豐登。膚革充美。固不可得也。臣愚謂宜罷諸道將士蕃替。防秋之制。率因舊數而三分之一。其一分委本道募少壯。願往邊城者以

徙焉。其一分。則本道但供衣糧。委關內河東諸州軍。募蕃漢子弟。願傅邊軍者以給焉。又一分。亦令本道但出衣糧。加給應募之人。以資新徙之業。又令度支散於諸道。和市耕牛。雇召工人。就諸軍城繕給器具。募人至者。每家給耕牛一頭。又給田農水火之器。皆令充備。初到之歲。與家口二人糧。并賜種子。勸之播植。待經一稔。俾自給家。若有餘糧。官爲收糴。各酬倍價。務獎營田。既息踐更徵發之煩。且無幸災苟免之弊。寇至則人自爲戰。時至則家自力農。是乃兵不得不強。食不得不足。與夫倏來忽往。其可同等而論哉。臣又謂宜擇文武能臣一人爲隴右元帥。又擇一人爲朔方元帥。又擇一人爲河東元帥。管內兵馬。悉以屬焉。三帥各選臨邊要會之州。以爲理所。惟元帥得置統軍。餘並停罷。其三帥部內及諸郡戶口稍多者。慎東良吏。以爲尹守。外奉師律。內課農桑。俾爲軍糧。以壯戎府。理兵之宜。旣得。選帥之道。旣明。然後減姦濫。虛淨之費。以豐財。定衣糧等級之制。以和衆。宏委任之道。以宣其用。懸賞罰之典。以考其成。而又慎守中國之所長。謹行當今之所易。則八利可致。六失可除。如是而戎狄不咸懷。疆場不寧謐者。未之有也。諸侯軌道。庶類服從。如是而教令不行。天下不理者。亦未之有也。明主者不以言爲罪。不以人廢言。罄陳狂愚。惟所省擇。

商量處置竇參事體狀

臣面承深旨。又奉密宣。皆以社稷爲言。又知根尋已審。敢不上同憂憤。內絕狐疑。豈願遲迴。更貽念慮。但以嘗經重任。斯謂大臣。進退之間。猶宜有禮。誅戮之際。不可無名。劉晏久掌貨財。當時亦招怨讎。及加罪責。事不分明。叛者旣得以爲辭。衆人亦爲之懷愍。用刑曖昧。損累不輕。事例未遙。所宜慎重。竇參頃司鈞

軸。頗怙恩私。貪饜貨財。引縱親黨。此則朝廷同議。天下共傳。至於澗懷異圖。將起大惡。跡旣未露。人皆莫知。臣等親奉威顏。議加刑辟。但聞兇險之意。尙昧結構之由。况在衆流。何由察悉。忽行峻罰。必謂冤誣。羣情震驚。事亦非細。若不付外推鞠。則恐難定罪名。乞留睿聰。更少詳度。竇參於臣素分。陛下固所明知。有何顧懷。輒欲營救。良以事關國體。義絕私嫌。所冀典刑不濫於清時。君道免虧於聖德。特希天鑒。俯亮愚誠。謹表。

奏議竇參等官狀

伏以竇參罪犯。誠合誅夷。聖德含宏。務全事體。特寬嚴憲。俯貸餘生。始終之思。實足感於庶品。仁育之惠。不獨幸於斯人。所議貶官。謹具別狀。其竇榮。竇申。李則之等。旣皆同惡。固亦難容。然以得罪相因。法有首從。首當居重。從合差輕。參旣蒙恩。於全申等。亦宜減降。又於黨與之內。亦有淑慝之殊。稍示區分。足彰勸勵。竇榮與參。雖是近屬。亦甚相親。然於款密之中。都無邪僻之事。仍聞激憤。屢有直言。因此漸構猜嫌。晚年頗見疎忌。若論今者陰事。則尙未究端由。如據比來所行。必應不至兇險。恐須差異。以表詳明。臣等商量。竇榮更貶遠官。竇申則之。並除名流配。謹具別狀。進擬。庶允從輕之典。以治好生之恩。夫趨勢附權。時俗常態。苟無高節出衆。何能特立不羣。竇參久秉鈞衡。特承寵渥。或遊於門庭。或結以中外。或偏被接引。或驟與薦延。如此之徒。十恆七八。自非甚與交親。安可悉從貶累。况竇參罷黜。迨欲周星。應是私黨近親。當時並已連坐。人心久定。不可復搖。今若普加譴斥。則恐翻類淪胥。罪無指名。誰不疑懼。中外洵洵。殊非令猷。臣等商量。除同謀陰邪事狀分明者。其餘一切更無所問。將爲穩便。未審可否。

請不簿錄竇參莊宅狀

謹按國家典法。沒入官產。惟有兩科。一謂姦賊。一謂叛逆。昔須先鞠犯狀。審得實情。憲司察寃。法寺論罪。會府覆奏。掖垣參詳。如是悉無異詞。然後謂之獄成。而聞於天子。其有抵於深辟者。制可既下。所司猶三五覆奏。庶或有之。聖王愛人恤刑。乃至如此。精愼罪法。既定方合徵收。叛逆則盡沒其家。姦賊則止徵所犯。蓋示懲戒。匪貪貨財。何嘗有罪未斷。法未詳。而可以納其資產者乎。伏惟聖德廣大。如天包含。懲忿於彝憲之中。念終於常情之外。已存惠貸。不置嚴刑。今若簿錄其家。竊恐以財傷義。猥蒙下問。實荷皇明。輒罄愚誠。所祈天鑒。

請還田緒所寄撰碑文馬絹狀

臣先奉恩旨。令撰碑文。於今年。竟未綴緝。良以勸戒之道。忠義攸先。褒貶之詞。春秋所重。爵位有僥倖。而致名稱。非詐力可求。將使循軌轍者。畏昭憲而莫渝。怙姦妄者。顧清議而知恥。仲尼脩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豈必臨之以武。脅之以刑哉。褒貶苟明。亦足助理。田承嗣阻兵犯命。靡惡不爲。竟追天誅。全歸土壤。此乃先朝所愧恨。義士所惋嗟。今田緒尙干宸嚴。請頒遺愛。微臣隘跼。實憤於心。謬承恩光。備位台輔。既未滌除姦慝。匡益大猷。而又飾其愧詞。以贊兇德。納彼重賂。以襲貪風。情所未安。事固難強。是以屢嘗執翰。不能措詞。輒投所操。太息而止。緣承聖誨。姑務懷柔。昨見田緒。使人臣亦婉爲報答。但告云。所爲碑頌。皆奉德音。旣異私情。難承厚賜。候稍休暇。續當撰成。旣無拒絕之言。計亦不至疑阻。其來書謹封進。所送馬及絹等。令領却迴訖。不敢不奏。

請依京兆所請折納事狀

求瘼救災。國之令典。求瘼在知其所患。救災在恤其所無。只如螟賊爲殃。豌豆全損。檢覆若非虛謬。地稅固合免徵。直道而行。大體斯在。府司折納充數。已爲尅下。從權度支。準估計錢。乃是幸災。規利所得。無幾其傷實多。傷民得財。非謂理道。且豌豆爲物。入用甚微。舊例所支。惟充畜料。準數迴給。大豆諸司。誰曰不然。計價剩徵。義將安在。理無所據。事不可從。望依前勅處分。未審可否。

議汴州逐劉士寧事狀

伏以劉士寧昏荒暴慢。惡貫久盈。聖情愛人。久爲含忍。親離衆叛。自取奔亡。不勞師徒。克靖方鎮。恭承宣諭。欣賀實深。然梁宋之間。地當要害。鎮壓齊魯。控引江淮。得其人則安強。失其人則危弱。今士寧見逐。雖是衆情。萬榮總軍。且非朝旨。此亦安危強弱之機也。陛下審之慎之。或恐奏事之人。苟私所奉之將。妄陳體勢。輒欲徵求。承前授任。失宜。多爲此輩所誤。假使心無詐罔。其如識之經通。與之籌量。鮮不撓敗。今軍州既定。足得安詳。望且選一朝臣。馳往宣勞。更淹旬日。徐察事情。見情而後圖之。則冀免有差失。謹先狀以聞。

請不與李萬榮汴州節度使狀

臣辱當獎任。待罪宰司。事關安危。不敢容默。雖服戎角力。諒匪克堪。而經武伐謀。或有所見。夫制置之安危。由勢。付授之濟否。由才。勢如器焉。惟在所置。置之險地。則覆置之夷地。則平。材如負焉。惟在所授。授踰其力。則踣。授當其力。則行。故負重者。不可以微力勝。器大者。不可以輕易處。焉有委非所任。置非所安。而

望其不顛不危者哉。劉士寧窮兇極暴，衆所不容。李萬榮因人之心，閉城拒逐，爲國除害，亦有可嘉。誠宜星夜上聞，請擇節將。今所陳奏，頗涉張皇，但露徵求之情，殊無退讓之禮。據茲鄙躁，殊異純良。又聞本是滑人，偏厚當州將士，與之相得，纔止三千。諸營之兵，已甚懷怨。據此頗僻，亦非將材。且邀君而力取其位，不忠。逐帥而謀代其權，不義。犯此二者，而加之非材，得志驕盈，不悖則敗。俱爲厲階，莫見其可。夫善始而克終者，猶寡。况始於不善，而求能以義自全者，乎。蓋緣嘗自蓄謀，以危主將，及居人上，恆恐見圖，必於部校之間，多有疑阻之釁。上下猜貳，何能久安。縱未干紀亂常，亦必喪師虜境，是猶置器欲安，而不擇可安之勢，負重欲濟，而不量可濟之才。處非所宜，不敗何待。臣請指陳汴宋一管，近代盛敗之跡，以爲商鑒。惟陛下鑒察。往者田神功作鎮河南，領八州之地，兵食兼足，職貢備修。左肅青齊，右弭滑魏，南控淮浙，北輔滎灑，殷如長城，不震不聳。此由制置於可安之地，付授得可濟之材。其爲利宜，斯謂大矣。及神功入覲，遽厲不還。先皇帝示眷悼之優崇，貪因循之便易，知神玉才不勝任，排衆議而竟授之。旣而維御無方，經略失制，權歸豪將，勢散列城，禍機一興，內叛外破。委三軍於暴帥，陷五郡於匪人。轉輸所經，塗路壅阻。此由制置於必危之地，付授於必躓之才。其爲敗傷，亦已甚矣。近者劉元佐驅攘巨猾，底復大梁，卽鎮於茲。幾將十載，雖不能勤身節用，以撫疲疢，畢力竭誠，以揚不烈。然尙號令由己，部屏畏威，制持東方，猶有所倚。及元佐殂沒，朝廷命吳湊代之。士寧兇頑，輒敢耽匪。素非得衆，且甚不材。緩之旬時，必自離沮。隨機制馭，指顧可平。陛下念深黎元，姑務容養，適使姦徒得計，庸豎作狂。殷然垣翰之軍，鞠爲汙染之俗。追思致患之本，豈不失於苟且哉。今若又授萬榮，則與士寧何異。負力而取，誰曰不然。邀取而除，孰爲非據。苟邀則

不順。苟允則不誠。君臣之間。勢必嫌阻。與其圖之於滋蔓。不若絕之於萌芽。忘久遠而樂因循。固非長算。遠慮之計也。且爲國之道。以義訓人。將教事君。先令順長。用能弭爭奪之禍。絕窺覷之心。假使士寧爲將。慢上虐人。萬榮懷奉國之誠。稟嫉惡之性。棄而遠之。斯可矣。討而逐之。亦可矣。謀其帥而篡其位。則不可。焉。何者。方鎮之臣。事多專制。欲加之罪。誰則無辭。若使傾奪之徒。使得代居其任。利之所在。人各有心。此源潛滋。禍必難救。非獨長亂之道。亦開謀逆之端。四方諸侯。誰不解體。得一夫而喪羣帥。其何利之有焉。矧茲一夫。猶未可保。徒亂風教。以生人心。昨者所逐士寧。蓋起於倉卒。諸郡守將。因非連謀。一城師人。亦未協志。况又待之不一。撫之不均。黨助萬榮。其能有幾。仍各計度於成敗之勢。廻遑於逆順之名。安肯捐軀與之同惡。今所以未卽變者。皆爲萬榮所誘。許其賞給貨財。且相服從。以候制旨。陛下但於文武羣臣之內。選一和惠寬敏。素爲軍旅所愛信者。命爲節度。仍降優詔。慰勞彼軍。獎萬榮以撫定之功。別加寵任。褒將士以輯睦之義。厚賜資裝。衆知保安。人且懷惠。舍此助亂。更將何求。揆其大情。理必寧息。萬榮縱欲跋扈。勢何能爲。三軍旣自離心。列城又不爲援。緣其迫逐。主將諸道。必復憎嫌。邇無所親。遠無所與。不勞天討。必自殲夷。陛下何所爲虞。而欲受其邀致。臣雖孱怯。竊有未安。臣通夕詳思。恐亦無易於此。不勝拳拳懇懇。謹復密啓以聞。如蒙聖恩。察納。臣等商量處置事宜。具作條件聞奏。倘後事愆。素臣請受敗撓之罪。謹奏。

論度支令京兆府折稅市草事狀

伏以制事之體。所貴有常。順人之情。尤重改作。臣等每承睿旨。常以百姓爲憂。審知事不可行。安敢默而

無述。每年蓄聚芻葉。所司素有恆規。計料稅草不充。即便開場和市。旣優價值。復及農收。人皆樂輸。事不勞擾。豈嘗有緣草不足。上關宸慮者乎。延齡欲銜已能。頗鑒舊制。苟收經費之用。以資贏羨之功。遂使儲備空虛。廐圉告闕。去歲已然。今夏尤甚。此乃不遵舊制之過也。臣等謹檢京兆府應徵地稅草數。每年不過三百萬束。其中除留供諸縣館驛及鎮軍之外。應合入城輸納。惟二百三十萬而已。百姓般運已甚艱辛。常迫春農。僅能得畢。今若更徵一千萬束。仍令並送入城。卽是一年之間。併徵三年稅草。計其所加車脚。則又四倍常時。物力有窮。求取無藝。其爲騷怨。理在不疑。假使時當豐稔。家悉阜殷。有草可輸。有車可載。然於途程往復。理須淹歷。歲時牛廢耕犁。人妨播植。東作旣闕。西成曷期。况烝黎之間。貧富不等。收穫之際。豐耗靡均。今忽併役車牛。雇車傭必騰貴。併徵稅草。買草價必倍高。是使豪富之徒。乘急令以邀其利。窮乏之輩。因暴斂以毀其家。非所謂均平賦法之術也。臣等又勘京兆比來雇車估價及所載多少。大率每一車載一百二束。每一里給傭錢三十五文。百束應輸二束。充耗。今京畿諸縣。去城近者七八十里。遠者向二百里。設令遠近相補。通以百里爲程。則雇車載草百束。悉依官司常估。猶用錢三千五百文。卽是一束之草。惟計般運已當三十有五文。買草本價又更半之。而度支會不計量。徑以胸臆斟酌。限爲二十五文。謂之加徵。則法度廢墜。謂之和市。則名實乖反。豈如官自置場。要便收市。欲少市。則平其估。以節費。欲多市。則優其價。以招人買賣。旣和貧富俱便。有餘者趨。加饒易售之利。不足者免。轉求貴賃之資。比之抑徵。固不同等。幸有舊制。足可遵行。何必捨易而卽難。棄利而從害。伏望戒勅度支。令依舊例。和市承前。旣有恆用。以後不得闕供。稍峻隄防。使知懷懼。妄作但不施用。歲計必免愆違。若以軍廐之中。馬畜漸

衆或慮水旱不虞。別須蓄積爲備。今屬歲稔。亦是其時。但要收斂有方。不宜科配致擾。望委京兆尹勾當。別和市草五百萬束。以充貯備。其所和市官自置場。每場貯錢。旋付價值。時估之外。仍稍優饒。交易往來。一依市利。勿令官吏催遣。道路遮邀。但不抑人。自當趨利。每市滿十萬束。一度聞奏。便以府司郵遞車牛。并更雇脚相添。轉徙場所。般載送付苑中輸納。既免擾人。又不增費。以資儲蓄。足禦兇災。臣等商度。將謂合宜。謹錄奏聞。伏聽進止。

### 論左降官准赦合量移事狀

竄謫之徒。皆在遐僻。或迫於衰暮。願景思還。或困於瘴癘。翹心望徙。既關霈澤。許以量移。企躍之情。遠想可見。若准所司舊例。須俟州府錄申。盤勘檢尋。動踰年歲。上稽恤宥之旨。下虧慶賴之心。臣等商量。恐須釐革。望令所司具名銜及貶責事由年月。速報中書門下。不須更待州府申請。臣等據所司報到。即便進擬。不出歲內。冀悉霽恩。謹錄奏聞。伏聽進止。

### 再奏量移官狀

伏以國之令典。先德後刑。所後者。法當舒遲。故決罪不得馳驛行下。所先者。體宜疾速。故赦書日以五百里爲程。誠以聖王之心。務宏慶惠。必迴翔於行罰。而企躍於舒恩。不加罰於典法之外。不虧恩於德令之內。陛下德配上元。澤流下土。頃因郊祀。普降鴻恩。凡是貶責之人。並許量移。近處。臣等任叨輔翼。職在宣行。尋具奏聞。請便進擬。聖心精一。務欲均齊。其左降官內。或罪非可棄。才有足甄。亦許別狀商量。不拘常例。獎用。臣等據所司檢勘。左降官流人。及別追用。分爲三狀。其流人量移狀。已蒙印出行下。餘兩狀。至今

未奉進止。竊以赦書宣布，僅欲半年。若更淹遲，恐乖事體。又諸州刺史及臺省官等，縱有事故，頗多缺員。睿旨精於選求，至今常不充備。以管掩德，見非古人。錄用棄瑕，允歸聖造。願廣含宏之美，庶增誘掖之途。

三進量移官狀

伏以罰宜從輕，赦宜從重。所以昭仁恕之道，廣德澤之恩也。夫位尊者其惠不可以不重，言大者其實不可以不豐。位尊而惠輕，則體非宜。言大而實寡，則人失望。陛下躬行盛德，煥發德音，念謫居之荒遐，哀負累之沉棄，俾移近處，將合新恩。敕令初行，室家相慶。竄逐窮僻，喜聞霈澤。降臨固必破產以飾行裝，計日而俟休命。在葺淹息，復經半年。倘又所移之官，還與舊任隣近，竊恐乖陛下垂愍之意，虧制書行慶之恩。口惠重而事實輕，非所以揚鴻休而布大信也。謹按左降官，非元勅令長任者，每至考滿，即申所司。量與改叙，縱或未有遷轉，亦即在其歸還。逮於開元末年，李林甫固權專恣，凡所斥黜，類多非辜。慮其却迴，或復冤訴，遂奏考滿者且給俸料，不須即停。外示優矜，實欲羈係。從此以後，遂爲恆規。一經貶官，使同長往。迴望舊里，永無還期。縱遇非常之恩，許令移遠，就近雖名改轉，不越幽遐。或自西徂東，或從大適小。時俗之語，謂之橫移。馴致忌剋之風，積成天寶之亂。展轉流弊，以至於今。良以猜嫌之慮，易惑上心。將謂負譴之人，悉包樂禍之意。已經黜責，遂欲隄防。故高論則痛嫉林甫之陰邪，而密網則習行林甫之弊法。檢邪爲蠹，乃至於斯。然則左降永絕於歸還，量移不離於僻遠。蓋是姦臣詭計，殊非國典舊章。且貶黜之中，情狀各異。犯有輕重，非盡回邪。王者之道，待人以誠。有責怒而無猜嫌，有懲沮而無怨忌。斥遠以徹其不恪，甄恕以勉其自新。人知復用，誰不增修。如或以其貶黜，便謂姦兇，恆處防閑之中，長從擯棄之例。則

是悔過者無由自補。蘊才者終不見伸。凡人之情。窮則思變。含悽貪亂。或起於茲。雖則何患能爲。亦足感傷和氣。臣等昨進擬商度。非不精詳。既審事宜。亦尋舊例。大約所擬之官。各移近地一道。郡邑稍優於舊任。官資序進於本銜。並無降差。亦不超越。其有累經移改。已至關畿。則但以大州增其常秩。所翼人皆受賜。施不失平。上副鴻恩。下塞延望。今若裁限所移。不過三五百里。則有改職而疆域不離於本道。遷居而風土反惡於舊州。徒有徙家之勞。是增移配之擾。又應合量移之例。約有二百許人。道路須計其遠邇之。差州縣則校其高下之等。若必選非常路。復不近兵。則恐類例失倫。署置偏併。示人疑慮。體又非宏。幸希聖聰。更賜裁審。

請邊城貯備米粟等狀

兵之所屯。食最爲急。若無儲蓄。是棄封疆。自昔敗亂之由。多因餽餉不足。臣以任當體國。職合分憂。奏減河運腳錢。用充軍鎮和糴。幸蒙聖恩。允許又屬頻歲順成。二年之間。涇邊諸軍。共計收糴米粟一百八十餘萬石。非緣城守乏絕。不得輒有費用。若能堅守此制。有用隨卽却填。則是邊城常貯十五萬人一歲之糧。以爲急難之備。永無懸絕。足固軍情。去歲版築五原。大興師旅。所司素無備擬。臨事支計。缺然。齎送悉貸。此糧乃得軍行辦集。過事之後。佳勅合填。迨今年。竟不支遣。加以諸鎮軍食。例皆闕供。及其告急。上聞。宣旨下迫。則又請貸貯粟。以充將士月糧。既務廢墮。且無愧畏。所未匱竭。其能幾何。夫栽植至難。毀拔至易。古人以植楊爲喻。能不爲之歎惜哉。况水旱流行。固宜有備。戎狄爲患。可不爲虞。將欲安邊。先宜積穀。今當歲稔。令益軍儲。反罄聚蓄之資。用供朝夕之費。倘遇災難。則如之何。惟陛下詳思後圖。不貽他日

所悔臣之願也。疆場之幸也。不勝區區慮患之意。謹冒昧以聞。

# 唐陸宣公奏議全集卷四

## 論裴延齡姦竄書一首

臣聞君子小人用捨不並。國家否泰。恆必由之。君子道長。小人道消。所以爲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所以爲否。夫小人於蔽明害理。如目之有昧。耳之有充。嘉穀之有蝨。梁木之有蠹也。古先聖哲。必殷勤切至。以小人爲戒者。豈有意讐而沮之哉。誠以其蔽主之明。害時之理。致禍之源。博傷善之釁深。所以有國有家者。不得不去耳。臣每讀書。常憤此類。不圖聖代。目覩斯人。戶部侍郎裴延齡者。其性邪。其行險。其口利。其志凶。其矯妄不疑。其敗亂無恥。以聚斂爲長策。以詭妄爲嘉謀。以掎克斂怨爲匪躬。以靖譖服讒爲盡節。可謂堯代之共工。魯邦之少卯。伏惟陛下。協放勳文思之德。而鑒其方鳩僞功。體仲尼天縱之明。而辨其顛非。堅僞則天討。斯得聖化允孚。小往大來。就不欣幸。跡其姦竄。日長月滋。陰祕者固未盡彰。敗露者猶難悉數。今請粗舉數事。用明欺罔大端。悉非隱微。皆可覆驗。陛下若意其負謗。則誠宜急爲辨明。陛下若知其無良。又安可曲加容掩。願擇左右親信。兼與舉朝公卿。據臣所言。閱實其事。倘延齡罪惡無狀。卽臣之奏議。是誣。宜申典刑。以制虛妄。得失之間。其體甚大。不當復有疑慮。使辨之不早。以竟失天下之望也。前歲秋首。班宏喪亡。特詔延齡繼司邦賦。數月之內。邊街功能。奏稱勾獲隱欺。計錢二十萬貫。請貯別庫。以爲羨財。供御所須。永無匱乏。陛下欣然信納。因謂委在得人。旣賴贏餘之資。稍宏心意之欲。興作浸廣。宜索漸多。延齡務實前言。且希睿旨。不敢告闕。不敢辭難。勾獲旣是虛言。無以應命。供辦皆承嚴約。苟在

及期遂乃搜求市廛豪奪入獄追捕夫匠迫脅就功以勅索爲名而不酬其直以和雇爲稱而不償其傭都城之中列肆爲之晝閉與役之所百工比於幽囚聚詛連羣遮訴盈路持綱者莫敢致詰巡察者莫敢爲言時有致詰爲言翻謂黨邪醜直蕩心於上斂怨於人欺天陷君遠邇危懼此其罪之大者也總制邦用度支是司出納貨財太府攸職凡是太府出納皆稟度支文符太府依符以奉行度支憑按以勘覆互相關鍵用絕姦欺其出納之數則每旬申聞其見在之數則每月計奏皆經度支勾覆又有御史監臨旬旬相承月月相繼明若指掌端如貫珠貨財少多無容隱漏延齡務行邪詔公肆誣欺遂奏云左藏庫司多有失落近因檢閱使置簿書乃於糞土之中收得銀十三萬兩其疋段雜貨百萬有餘皆文帳脫遺並同已棄之物今所收獲即是羨餘悉合移入雜庫以供別勅支用太府少卿韋少華抗表上陳殊不引伏確稱每月申奏皆是見在數中請令推尋足驗姦計兩司既相論執理須辨鞠是非若左藏庫遺漏不認隱匿固合抵刑如度支舉奏是誣虛誑亦宜得罪陛下既不許三司按問又不令檢奏辨明枉直兩存法度都弛以在庫之物爲收獲之功以常賦之財爲羨餘之費罔上無畏示人不慚此又罪之大者也國之府庫用置貨財物合入官則納於其內事合給用則出乎其中所納無非法之財所出無不道之用坦然明白何曲何私延齡險猾售姦詭譎求媚遂於左藏之內分建六庫之名意在別貯贏餘以奉人主私欲曾不知王者之體天下爲家國不足則取之於人人不足乃貢之於國在國爲官物在人爲私財何謂贏餘復須別貯是必巧詐以變移官物暴法以刻斂私財捨此二途其將焉取陛下方務崇信不加檢裁延齡既怙寵私益復放肆遂錄積久逋欠妄云察獲姦賊總計緡錢八百餘萬聽其言則利益雖大考其事

則虛誕自彰。或是水火漂焚。或緣旱澇傷敗。或因兵亂散失。或遭寇賊奪攘。或準法免徵。或經恩合放。或人戶逃逸。無處追尋。或收典拘囚。不克填納。或沒入店宅。歲久摧殘。或收獲舟船。年深破壞。類皆如此。難以殫論。在人者。並無可科徵。屬官者。悉不任貨賣。但存名額。虛掛簿書。大抵錢谷之司。皆取財物減少。所以相承積累。不肯滌除。每當計奏之時。常充應在之數。延齡苟稱察獲。遂請徵收。恢張利門。誘動天聽。貽誚侮於方岳。賈愁怨於蒸黎。於茲累年。一無所得。其爲疎妄。亦曰殆哉。陛下姑欲保持。曾無詰問。延齡謂能蔽惑。不復懼思。由是蹂躪官屬。傾倒貨財。移東就西。便爲課績。取此適彼。遂號羨餘。愚弄朝廷。有同兒戲。諸州輸送布帛。度支不務準平。抑制市人。賤通估價。計其所折。卽更下徵。重困疲疻。展轉流弊。既彰忍害。且示不誠。及其支送近州。用充和糴。則於本價之外。例增一倍有餘。布帛不殊。貴賤有異。剝徵罔下。既以折估爲名。抑配傷人。又以出估爲利。窮邊糴夫。痛憤切於骨髓。下土編戶。冤叫徹於蒼旻。所謂失人心而聚財賄。亦何異割支體以徇口腹哉。支體分披。口安能食。人心離析。財豈能存。此又罪之大者也。平原遠鎮。扼制蕃戎。五原要衝。控帶靈夏。芟夷榛蕪。逐豺狼。崎嶇繕完。功績畢地。猶覓絕勢。頗孤危。新集之兵。志猶未固。尤資贍恤。俾漸安居。頻勅度支。令貯軍食。常使平原有一年之蓄。鹽州積半年之儲。循環轉輸。不得闕數。近者二鎮告急。俱稱絕糧。延齡確言饋餉不絕。儲蓄殊多。歲內以來。必無闕乏。陛下覽其所奏。翻謂軍吏不誠。遂遣中官馳往檢覆。道路無轉運之跡。軍城無旬日之儲。將卒嗷嗷。幾將不守。有如是之顛沛。有如是之欺謾。按驗旣明。恩勞靡替。其爲蠱媚曠代。罕聞此又罪之大者也。國之憲度。會府是司。位列諸郎。猶應辰象。任居六事。實代天工。舉措繫生靈之命。得失關理亂之源。未有高官弛縱。而能使

羣吏服從。朝典陵遲。而欲禁天下暴慢。延齡放情亂紀。懈於夙興。徒郎曹於里閭。視公事於私第。盡室飮宮廚之膳。填街持簿領之書。復有諸部奏辭。四方申請。決遣資其判畧。去就俟其指揮。延齡或聚客大誇。不令白事。或縱酒憑怒。莫敢入言。至有逾旬未省。累月不歸。資糧罄於滯淹。筋力困於朝集。晨趨夕散。十百爲羣。里中喧闐。常若圍圍。衢巷列屠沽之肆。邑居成逆旅之津。離次慢官。虐人斃法。此又罪之大者也。總領財賦。號爲殷繁。自必識究變通。智權輕重。大不失體。細能析微。濟之以均平。泄之以勤肅。近無滯事。遠無蕪情。綱條之下。無亂繩鑿照之內。無隱匿。然後人不困而公用足。威不厲而姦吏懲。苟或未然。則非稱職。延齡以素本僻戾之質。加之以狂躁滿盈。既愾且驕。事何由理。遂以國家大計。委於胥吏末流。當給者無貲而不支。應徵者受賅而縱免。紀綱大壞。貨賂公行。近者度支小吏。屢爲府縣所繩。鞠其姦賊。無不狼籍。通結動連於節將。交私匪止於苞苴。威福潛移。乃至於是。此又罪之大者也。風教之大。禮讓爲先。禮讓之行。朝廷爲首。朝廷者萬方之所宗仰。羣士之所楷模。觀而效焉。必有甚者。是以朝廷好禮。則俗尙敬。恭。朝廷尊讓。則時恥貪競。朝廷有失容之慢。則凌暴之弊。播於人。朝廷有動色之爭。則攻闕之禍。流於下。度支憑寵作威。特權縱暴。侵刻軍鎮。賈關資糧。將帥每使申諭。延齡率加毀訾。或指誣隱盜。或誇訐陰私。或數其出處賤微。或臆其心志邪悖。詞皆醜燥。事悉加誣。匹夫見凌。猶或生患。况將帥素加委遇。多著勳庸。縱有踰分取求。但宜執理裁處。苟當其所。孰敢不從。豈可對彼偏裨。恣行侵辱。使其慚覲於麾下。憤恥於朝廷。惟口起羞。諒非細故。爲國聚斂。實由斯人。而又虐害羣司。幸其闕敗。氣吞等夷。隸蕃郎吏。時有履道而不爲屈撓。守官而莫肯曲從。遭其詆訶。事則尤劇。或辱兼祖父。或毀及家門。皆名教所不忍聞。敍述

所不堪紀。其爲構陷。抑復多端。故示兇威。使人懾憚。人之狂險。乃至於斯。上虧大猷。下扇流俗。怙然禮義之府。污穢清明之朝。此又罪之大者也。度支舊管牛驢三千餘頭。車八百餘乘。循環載負。供饋邊軍。既有番遞之倫。永無科配之擾。延齡苟逞近效。不務遠圖。廢其葺修。減其芻秣。車破畜耗。略無子遺。每須載運軍資。則令府縣差雇。或有猝承別旨。須赴促期。遂於街市之間。虜奪公私雜畜。披猖頗甚。費損尤多。吏因生姦。人不堪命。所減者則奏以爲利。所費者則隱而不論。破實徇虛。多如此類。度支應給宮內。及諸司使。芻蕘薪炭等。除稅草之外。餘並市供。舊例每至秋冬。散開諸場。逐便和市。免費高價。復資貧人。公私之間。頗謂兼濟。延齡悉隳舊制。但飾姦情。旋計芻薪價錢。以爲節減。剝利。及乎春夏之際。蕘積已殫。霖潦之中。樵蘇不繼。軍旆輟壘。官廚待然。告闕頻煩於聖聰。徵催絡繹於省署。崎嶇求買。何暇計量。糜損官錢。不啻累倍。聯蹙狼狽。率以爲常。此則不過歲費國家百萬緡錢。及事體非宜耳。其爲可憂。不在於此。是以不復詳舉。以煩聽覽也。至如矯詭之態。誣罔之辭。遇事輒行。應口便發。靡日不有。靡時不爲。自非狀迹尤彰。足致其禍者。又難以備陳也。延齡有詐僞亂邦之罪七。而重之以耗敦。愚智共知。士庶同憤。以陛下英明鑒照。物無遁情。固非延齡所能蔽虧而莫之辨也。或者聖旨以其甚招嫉怨。而謂之孤貞。可託腹心。以其好進讒諛。而謂之盡誠。可寄耳目。以其縱暴無畏。而謂之強直。可肅姦欺。以其大言不疑。而謂之智能。可富財用。臣竊以爲過矣。夫君天下者。必以天下之心爲心。而不私其心。以天下之耳目爲耳目。而不私其耳目。故能通天下之志。盡天下之情。以天下之心爲心。則我之好惡。乃天下之好惡。安在私託腹心。以售其側媚也。以天下之耳目爲耳目。則天下之聰明。皆我之聰明。安在偏寄耳目。以招其蔽惑也。唐太宗嘗問

侍臣何者爲明君爲暗主。魏徵對曰：君之所以明者兼聽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徵之此說，理致甚明。趙高指鹿爲馬，愚弄厥君，歷代流傳，莫不痛憤。臣謂鹿之與馬，物類猶同，豈若延齡掩有而爲無，指無而爲有。陛下若不省察，得無使後代嗟請有甚趙高者乎。夫理天下者，以義爲本，以利爲末。本盛則其末自舉，末大則其本必傾。自古及今，德義立而利用不豐，人庶安而財貨不給，因以喪邦者，未之有也。德義不立而利用克充，人庶不安而財貨可保，因以興邦者，亦未之有焉。故曰：財散則人聚，財聚則人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蓋爲此也。殷紂以貪冒失人而亡，周武以散發得人而昌。則紂之多斂，適所以爲害已者之資耳。尚何賴於財賄哉。太宗亦云：務蓄積而不恤人，甚非國家之計。隋氏不道，聚斂無厭，所實洛口諸倉，卒爲李密所利。此則前代已行之明效。聖祖垂裕之格言，是而不懲，何以爲理。陛下初膺寶籙，志翦羣兇，師旅繁興，征求浸廣。於時內府之積，尚如邱山，竟資兇渠，以餌貪卒。夫人聚貨，何利之有焉。車駕旣幸奉天，逆泚旋肆圍逼，一壘之內，萬衆所屯，窘如涸流，庶物空匱，宮壺之中，服用有關。聖旨方以戎事爲急，不忍重煩於人，乃剝親王飾帶之金，賣以給直。是時從行將吏，赴難師徒，饑凍內攻，矢石外迫，晝則荷戈奮迅，夜則映堞呻吟，踰四旬而衆無攜貳，卒能走强賊，全危城者，陛下豈有嚴刑重賞使之然耶。惟以不厚其身，不藏其貲，與衆庶同其憂患，與士伍共其有無，乃能使捐軀命而扞寇讐，餒之不離，凍之不憾，臨危而不易其守，見死而不去其君，所謂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此其效也。及乎重圍旣解，諸道稍通，賦稅漸臻，貢獻繼至，乃於行宮外廡之下，復列瓊林大盈之司，未賞功勞，遽私賄玩，甚沮維新之望。願攜死義之心，旋屬蝨賊內攻，翠華南狩，奉天所遺財貨，悉復殲於亂軍。旣遷梁岷，日不暇給，獨憑大順，遂復

皇都是知天子者以得人爲資。以蓄義爲富。人苟歸附。何患無資。義苟修崇。何憂不富。豈在貯之內府。方爲已有哉。陛下當爲宗廟社稷。建不拔之永圖。爲子孫黎民。垂可久之大業。懲前事。徇欲之失。復日新盛德之言。豈宜更縱愼邪。復行刻暴事之追悔。其可再乎。臣又竊慮陛下納彼盜言。墮其姦計。以爲搏噬。挈摠怨集。有司積聚。豐盈利歸。君上是。又大繆所宜。愼思夫人主昏明。繫於所任。咎繇鑿契之道。長而虞舜享。落哲之名。皇甫堅。稱之。嬖行而周厲嬰。顛覆之禍。自古何嘗有小人柄用。而災禍不及邦國者乎。倘陛下猶未知惡。但疑見擠。固有象恭挾詐之人。亦有黨邪害直之士。所資考覈。兩絕欺誣。陛下以延齡爲能。愚臣以延齡爲罪。能必有跡。罪必有端。陛下胡不指明其所效之能。以表忠賢。按驗其所論之罪。以考虛實。與衆同辨。示人不私。若能跡可稱。而罪端無據。則是黨邪害直之驗也。陛下當繩其傷善。以勵事君。若罪端有徵。而能跡無實。則是象恭挾詐之驗也。陛下當糾其包禍。以戒亂邦。何必忠邪無辨。枉直莫分。薰蕕同藏。其臭終勝。此則小人道長之象也。實時運否。泰安危之所繫。豈但有虧聖德。不利善人而已乎。陛下若以與己同者爲忠良。自我作者無改變。則上之所欲。莫不諂。上之所失。莫不從。水火相濟。不爲非。金礪相須。不爲是。恥過作非。不足戒。舍己從人。不足稱。惟意是行。則匡輔或幾乎息矣。臣以卑鄙。任當台衡。旣極崇高。又承渥澤。豈不知觀時附會。足保舊恩。隨衆沉浮。免貽厚責。謝病黜退。獲知幾之名。黨姦苟容。無見嫉之患。何急自苦。獨當豺狼。上違愷情。下餌讒口。良由內顧庸昧。一無所堪。夙蒙眷知。惟在誠直。綢繆帳展。一紀於茲。聖慈旣以此見容。愚臣亦以此自負。從陛下歷播遷之鏡。隨陛下致興復之艱難。至今追思。猶爲心悸。所以畏覆車而駭懼。慮燬室而悲鳴。蓋情激於中。雖欲罷而不能自默也。以

微臣自固之謀。則過爲陛下慮患之計。則忠。糜軀奉君。非所敢避。沽名銜直。亦不忍爲。願迴睿聰。爲國熟慮。社稷是賴。豈惟微臣不勝荷恩報德之誠。謹昧死奉書以聞。

論朝官闕員及刺史等改轉倫序狀

臣聞於經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又曰。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蓋謂士不可不多。官不可不備。敦付物以能之義。闡恭己無爲之風。此理道得失之所由也。故詩序太平之君子。能長育人才。書比梓人之理材。旣勤樸斲。惟施丹雘。禮著造士。易尚養賢。書籍所載。歷代同途。祚屬殷昌。必時多雋乂。運鍾衰季。則朝之英髦。當在衰季之時。咸謂無人足任。及其雄才御寓。淑德應期。賢能相從。森若林會。然則興王之良佐。皆是季代之棄才。在季而思當興而智。乃知季代非獨遺賢而不用。其於養育獎勵之道。亦有所不至焉。漢高竄大度。故其時多魁傑不羈之材。漢武好英風。故其時富瓌詭立名之士。漢宣精吏能。故其時萃循良核實之能。迨乎哀平桓靈。昵比小人。疎遠君子。故其時近習操國柄。嬖戚擅朝權。是知人之才性。與時升降。好之則至。獎之則崇。抑之則衰。斥之則絕。此人才消長之所由也。臣每於中夜竊自深惟朝之乏人。其患有七。不澄源而防末流。一也。不考實而務博訪。二也。求精太過。三也。嫉惡太甚。四也。程試乖方。五也。取舍違理。六也。循故事而不擇可否。七也。夫宰相之主吏。猶司府之主財。主吏在序。進賢能。主財在平。頒秩俸。假使用財失節。則司之者可以改易。而秩俸不可以不頒。主吏乖方。則宰之者可以變更。而賢能不可以不進。頃者命官頗異。於是常以除吏多少。准量宰相重輕。宰相承寵私。則援引雖濫。而必進。宰相見疎。則擬議雖當。而罕俞。是使羣材仕進之窮通。惟繫宰臣恩澤之薄厚。求諸理道。未謂合宜。所謂不澄源

而防末流之患也。經曰：毋以小謀敗大作。毋以嬖士疾莊士。蓋務大者不拘於小累，謀小者不達於大猷。嬖者或行異於莊，莊者必性殊於嬖。理勢相激，宜其不同。進賢援能，諒君子之事。遏惡揚善，非小人所能。君子以愛才爲心，小人以傷善爲利。愛而引之，則近黨傷而沮之，則似公。近黨則不辨而遽疑，似公則不覈而懸信。是以大道每墮於橫議，良才常困於中傷。失士啓讒，多由於此。所謂不考實而務博訪之患也。夫人之器局，有圓方大小之殊。官之典司，有難易閑劇之別。名稱有虛實之異，課績有升降之差。將使官不失才，才不失序，在乎制法以司契，擇人而秉鈞。頃之輔臣，鮮克勝任。每有闕官將補，或緣將命藉才，宰司慎擇上聞，必極當時妙選。聖情未愜，復命別求。執奏既不見從，則又降擇其次。如是至於再三，所選漸高，所得轉下。或斷於獨見，固徇僉諧。或擢自旁求，不稽公議。權衡失柄，進取多門。差等不倫，聲實相反。此所謂求精太過之患也。臣聞耀乘之珠，不能無類。連城之璧，不能無瑕。珠玉不以瑕類，而不珍。髦彥不以過失而不用，齊桓不以射鈎而致嫌。故能成九合之功，秦穆不以一眚而掩德。故能復九敗之辱。前史序項籍之所以失天下曰：於人之功無所記，於人之過無所遺。管仲論鮑叔不可屬國曰：聞人之過，終身不忘。然則棄瑕錄用者，霸王之道。記過遺才者，衰亂之源。夫登進以懋庸，黜退以懲過。二者迭用，理如循環。進而有過，則示懲。懲而改修，則復進。既不廢法，亦無棄人。陛下英聖統天，威莊肅物，好義既切，計過亦深。一抵譴責之中，永居嫌忌之地。夫以天下士人，修身勵行，聚學樹官，非數十年間，勢不能致。而以一言忤犯，一事過差，遂從棄捐，沒代不復。則人才不能不乏，風俗不能不儉。此所謂嫉惡太甚之患也。臣聞舉措不可以不審，言行不可以不稽。訥訥寡言者，未必愚。喋喋利口者，未必智。鄙樸忤逆，未必悖。承順愜可，未

必忠。故明主不以辭盡人，不以意選士。所舉必試之，以事所言必考之，於成然後苟安不行，而真實在位矣。如或好善而不擇所用，悅言而不驗所行，進退隨愛憎之情，離合繫異同之趣，是猶舍繩墨而意裁曲直，棄權衡而手揣重輕，雖甚精微，不能無謬。此所謂程試乖方之患也。天之生物，爲用罕兼，性有所長，必有所短。曲成則品物不遺，求備則觸類皆棄。是以巧梓順輪楫之用，故枉直無廢材；良御適險易之宜，故駕驥無失性。物既若此，人亦宜然。夫惟聖人方體全德，賢之爲用，猶有未周。苟區別得宜，付授得當，各適其性，各宣其能，及乎合以成功，亦與全才無異。蓋由鑒擇付授，審之於初，不求責於力分之外，不沮撓於局守之內，是以事極其理，人盡其材，及其失也，則升降任情，首末異趣。以一言稱愜爲能，而不核虛實，以一事違忤爲咎，而不考忠邪。其稱愜則付任逾涯，不思其所不及；其違忤則責望過當，不恕其所不能。此所謂取捨違理之患也。今之議者，多曰：內外庶官，久於其任。又曰：官無其人，則闕之。是皆誦老生之常談，而不推時變，守舊典之糟粕，而不本事情。古者人風既樸，官號未多，但別賢愚，匪論資序，不責人以朝夕之效，不計事於尺寸之差，不以小善而褒升，不以一眚而罪斥。故虞書三考，必俟九年方有進退；然其所進者，或自側微而納於百揆，雖久於任，復何病哉？漢制刺史秩六百石，郡守秩二千石，刺史遷郡守，郡守爲九卿，九卿遷相國，是從六百石吏而至台輔，其間所歷者三四轉耳。久在其任，亦未失宜。近代建官漸多，列級逾密，悉有常資，各須循守，苦依唐虞故事，咸以九載爲期，是宜高位常苦於乏人，下寮每嗟於白首。三代爲理，損益不同，豈必樂於變易哉？蓋時勢有不得已也。頃者臣因奏事，論及內外序遷，陛下言舊例居官歲月皆久，朕外祖曾作祕書少監一任，經十餘年，蓋晉將順容情，遂奏云：臣於大歷中曾任祠部

司勳二郎中各經六考。陛下之意。頗謂宜然。以臣蠢愚。實有偏見。且徵舊例。須辨是非。是者不必渝。非者不必守。况於舊例之內。自有舛駁之異哉。先聖之初。權臣用事。其於除授。類多徇情。有一月屢遷。有積年不轉。迨至中歲。姑務優柔。日事疑滯。其於選授。尤所艱難。是皆可懲。曷足爲法。夫嚴才取吏。有三術焉。一曰拔擢。以旌其異能。二曰黜罷。以糾其失職。三曰序進。以謹其守常。如此。則高課者驟升。無庸者亟退。其餘積非出類。守不敗官。則循以常資。約以定限。故得殊才不滯。庶品有倫。參酌古今。此爲中道。而議者暗於通理。槩曰宜久。其任得非誦老生之常談。而不推時變者乎。夫列位分官。緝熙帝載。匪惟應務。兼亦養才是以職事。雖有小大閑劇之殊。而俱不可曠缺者。蓋備於時而用耳。惟經邦贊國之任。則非有盛德。不可以居。故記曰。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惟其人。議者昧於明徵。概曰官無其人。則闕得非守舊典之糟粕。而不本事情者乎。今內外羣官。考深合轉。或言其已有次第。且須借留。或謂其未著功勞。何用數改。循黜者。旣以無聞而不進。著課者。又有成績。而見淹。雖能否或差。而沈滯無異。人之從宦。積小成高。至於內列。朝行外登。郡守其於更歷。多已長年。孜孜慎修。計日思進。而又淹逾考限。亟易星霜。顧懷生涯。能不與歎。殊異登延之義。且乖勸勵之方。夫長吏數遷。固非理道。居官過久。亦有弊生。何者。時俗常情。樂新厭舊。其始也。砥勵之心。必切。其久也。因循之意。必萌。是以分分而度。至丈必差。銖銖而稱。至鈞必謬。莅職既久。寧無容愆。或爲奸吏所持。或坐深文所糾。偶以一跌。盡墜前功。至使理行不終。能名中缺。豈非上失其制。而推致以及於斯乎。故聖人愛人之才。慮事之弊。探其英華。而使之當其茂暢。而獎之不滯。人於已成之功。不致人於必敗之地。遷轉甚速。則人心苟。而職業不固。甚遲。則人心怠。而事守浸衰。然則甚速與甚遲。其

弊一也。陛下俯徇浮議，謂協典謨，久次當進者，既曰務欲且留，缺員須補者，復曰官不必備，則才彥何由進益，理化孰與交修。此所謂循故事而不擇可否之患也。伏惟陛下憂勤務理，夢想思賢，然而得人之盛，尙愧前朝。底父之功，未光當代。良以七患未去，三術未行，而又睿察太深，宸嚴太峻，常人才器，曷副天心。故雖獲超升，亦驟從黜廢，以是眩惑，目無全人。人物殘瘁，抑斯之由。而議者莫究致弊之端，但思革弊之策，反以廣於進用爲情故，以梗於除授爲精詳，以避謗爲奉公之誠，以摘瑕爲選士之要。乃至稱毀紛揉，美惡混并，凡有遷升，必遭掎摭。舊齒旣凋，敗幾盡下。位或滯淹，罕升高卑等衰，殆不相續。臣以竊位屬當序才，徒勤進善之心，轉積妨賢之罪，迫於感恩，願效之誠，不得不冒昧言之耳。其於裁擇用捨，惟陛下圖之。

均節賦稅恤百姓第一條論兩稅之弊須有釐革

國朝著令，賦役之法有三。一曰租，二曰調，三曰庸。古者一井之地，九夫共之，公田在中，藉而不稅，私田不。善則非吏，公田不善則非民，事頗纖微，難於防檢。春秋之際，已不能行。故國家襲其要而去其煩，丁男一人，授田百畝，但歲納租稅二石而已。言以公田假人而收其租入，故謂之租。古者任土之宜，以奠賦法。國家就因往制，簡而一之。每丁各隨鄉土所出，歲輸若絹若綾若絁，共二丈，綿三兩，其無蠶桑之處，則輸布二丈五尺，麻三斤，以其據丁戶調而取之，故謂之調。古者用人之力，歲不過三日，後代多事，其增十之。國家斟酌物宜，立爲中制，每丁一歲，定役二旬，若不役，則收其庸，日準三尺，以其出絹而當庸，直故謂之庸。此三道者，皆宗本前哲之規模，參考歷代之利害，其取法也遠，其立意也深，其裁規也簡，其備慮也周，有

田則有租。有家則有調。有身則有庸。天下爲家。法制均一。雖欲轉徙。莫容其奸。故人無搖心。而事有定制。三代創制。百王是程。雖維御損益之術小殊。而其義則一也。天寶季歲。荆胡亂華。海內波搖。兆庶雲擾。版圖墮於避地。賦法壞於奉軍。建中之初。再造百度。執事者知弊之宜革。而所作兼失其源。知簡之可從而所操不得其要。救跛成痿。展轉增劇。凡欲拯其積弊。須窮致弊之由。時弊則但理其時。法弊則全革其法。而又揆新校舊。慮遠圖難。規略未詳。悉固不果行。利害非相縣。固不苟變。若好革而不知原始。要終。斯皆以弊易弊者也。至如賦役舊法。乃是聖祖典章行之百年。人以爲便。兵興之後。供億不恒。乘急誅求。漸靡經制。此所謂時之弊。非法弊也。時有弊而未理。法無弊而已。更掃庸調之常規。創兩稅之新制。竭耗編氓。日日滋甚。陛下念徵役之頻重。憫烝黎之困窮。誠宜損上益下。嗇用節財。窒侈欲以遏其貪風。息冗費以紓其厚斂。而乃搜摘郡邑。劾驗簿書。每州各取大歷中一年科率錢穀數最多者。便爲兩稅定額。此乃採非法之權令。以爲經制。總無名之暴賦。以立恆規。是務取財。豈云恤隱者乎。夫財之所生。必因人力。工而能勤。則豐富。拙而兼惰。則窶空。是以先王之制賦入也。必以丁夫爲本。不以務穡增其稅。不以輟稼減其租。則播種多。不以殖產厚其征。不以流寓免其調。則地著固。不以飭勵重其役。不以窳怠蠲其庸。則功力勤。如是。然後能使人安其居。盡其力。雖有惰遊不率之人。亦已懲矣。兩稅之立。則異於斯。惟以資產爲宗。不以丁身爲本。資產少者。則其稅少。資產多者。則其稅多。曾不悟資產之中。事情不一。有藏於襟懷囊篋。物雖貴而人莫能窺。有積於場圃園倉。直雖輕而衆以爲富。有流通蕃息之貨。數雖寡而計日收贏。有廩舍器用之資。價雖高而終歲無利。一概計估算繕。宜其失平長僞。由是務輕費而樂轉徙者。恆脫於徭稅。

敦本業而樹居產者。每困於徵求。此乃誘之爲姦。敵之避役。閭井不得不殘。賦入不得不闕。復以創制之首。不務齊平。煩簡有異。輕重相懸。不量物力所堪。惟以舊額爲準。舊重之處。流亡益多。舊輕之鄉。歸附益衆。有流亡。則已重者。攤徵轉重。有歸附。則已輕者。散出轉輕。高下相傾。勢何能止。其於躋駸。胡可勝言。凡厥疲人。已嬰其弊。况復亟繚。琴絲重傷宿瘡。其爲擾病。抑又甚焉。請爲陛下舉其尤者六七端。則人之困窮。固可知矣。大歷中。紀綱廢弛。百事從權。每至徵配之初。例必廣張名數。以備不時之命。且爲施惠之資。應用有餘。則遂減放增損。既由郡邑。消息易協。物宜故法。雖久。刑而人未甚瘁。及總雜徵虛數。以爲兩稅。恆規悉登地官。咸繫經費。計奏一定。有加無除。此則人益困窮。其事一也。本懲賦斂繁重。所以變舊從新。新法既行。已重於舊。復以供軍爲名。每貫加徵二百。當道或增戎旅。又許量事取資。詔勅皆謂權宜。悉令事畢停罷。息兵已久。加稅如初。此則人益困窮。其事二也。定稅之數。皆計緡錢。納稅之時。多配綾絹。往者納絹一疋。當錢三千二百文。今者納絹一疋。當錢一千五六百文。往輸其一者。今過於二矣。雖官非增賦。而私已倍輸。此則人益困窮。其事三也。諸州稅物。送至上都。度支頗給羣司。例皆增長本價。而又謬稱折估。抑使剝徵。姦吏因緣。得行侵奪。所獲殊寡。所擾殊多。此則人益困窮。其事四也。稅法之重。若是復有宣索之繁。方岳頗拘於成例。莫敢闕供。朝典又束以彝章。不許別稅。綺麗之飾。執素之饒。若不出編戶之筋力。膏髓將安所取哉。於是。有巧避徵文。曲承睿旨。變徵役以召雇之目。而捕之不得。不來。換科配以和市之名。而迫之不得。不出。其爲妨抑。特甚常徭。此則人益困窮。其事五也。大歷中。非法賦斂。急備供軍。折估宣索。進奉之類者。既並收入兩稅矣。今於兩稅之外。非法之事。復又並存。此則人益困窮。其事六也。建

中定稅之始。諸道已不均齊。其後或田里荒蕪。戶口減耗。牧守苟避於殿責。罕盡申聞。所司姑務於取求。莫肯矜恤。遂於逃死闕乏稅額。累加見在疲疋。一室已空。四鄰繼盡。漸行增廣。何由自存。此則人益困窮。其事七也。陛下倘追思大歷中所聞人間疾苦。而又有此七事。重增於前。則人之無聊。不問可悉。聖情重愼。每戒作爲。伏知貴欲因循。不敢盡求釐革。且去其太甚。亦足小休。望令所司據每年支用色目中。有不急無益者。罷廢之。有過制廣費者。減節之。遂以罷減之資。迴給要切之用。其因軍興每貫加徵二百者。下詔停之。諸道權宜加徵。亦當自請蠲放。如是。則困窮之中。十緩其二三矣。供御之物。各有典司。任土之宜。各有常貢。過此以往。復何所須。假欲崇飾燕居。儲備賜與。天子之貴。寧憂乏財。但勅有司。何求不給。豈必旁延進獻。別狗營求。今但滌除流誤。振起聖猷。則淳風再興。賄道中寢。雖有貪饕之輩。曷由復肆侵漁。州郡羨財。亦將焉往。若不上輸王府。理須下紓疲人。如是。則困窮之中。十又緩其四五矣。所定稅物估價。合依當處月平。百姓輸納之時。累經州縣閱事。或涉於奸冒。過則不在戶人。州府稅物到京。但與色樣相符。不得虛稱折估。如濫惡尤甚。給用不充。惟罪元納官司。亦勿更征百姓。根本旣自端靜。枝葉無因動搖。如是。則困窮之中。十又緩其二三矣。然後據每年見供賦稅之處。詳諭詔旨。咸俾均平。每道令兩稅判官。赴京與度支參定。通計戶數。以配稅錢。輕重之間。大約可準。而又量土地之沃瘠。計物產之多少。倫比諸州。定爲兩等。州等下者。每戶配錢之數少。州等高者。每戶配錢之數多。仍委觀察使於當管錢數之內。均融處置。務盡事宜。就於一管之中。輕重不得偏併。雖或未盡齊一。決當不甚低昂。旣免擾人。且不變法。粗均勞逸。足救周殘。非但徵賦易供。亦冀逋逃漸息。俟稍寧阜。更擇所宜。

均節賦稅恤百姓第二條請兩稅以布帛爲額不計錢數

天國家之制賦稅也。必先導以厚生之業。而後取其什一焉。其所取也。量人之力。任土之宜。非力之所出。則不征。非土之所宜。則不貢。故可以勉人功。定賦入者。惟布麻繒纈與百穀焉。先王懼物之貴賤失平。而人之交易難準。又立貨泉之法。以節輕重之宜。斂散弛張。必由於是。蓋御財之大柄。爲國之利權。然則穀帛者。人之所爲也。錢貨者。官之所爲也。人之所爲者。故租稅取焉。官之所爲者。故賦斂捨焉。是以國朝著令。租出穀。庸出絹。調雜出繒。纈布麻。非此族也。不在賦法。曷嘗有禁人鑄錢。而以錢爲賦者。也。今之兩稅。獨異舊章。違任土之通方。效算繒之末法。但估資產爲差。便以錢穀定稅。臨時折徵雜物。每歲色目頗殊。惟計求得之利宜。靡論供辦之難易。所徵非所業。所業非所徵。遂或增價以買其所無。減價以賣其所有。一增一減。耗損已多。且百姓所營。惟在耕織。人力之作。爲有限。物價之貴賤。無恆。而乃定稅計錢。折錢納物。是將有限之產。以奉無恆之輸。納物賤。則供稅之所出。漸多。多則人力不給。納物貴。則收稅之所入。漸少。少則國用不充。公私二途。常不兼濟。以此爲法。未之前聞。往者初定兩稅之時。百姓納稅。一疋折錢三千二百文。大率萬錢爲絹三疋。價既稍貴。數則不多。及乎頒給軍裝。計數而不計價。此所謂稅入少而國用不充者也。近者百姓納絹一疋。折錢一千五六百文。大率萬錢爲絹六疋。價既轉賤。數則漸加。向之蠶織不殊。而所輸加倍。此所謂供稅多而人力不給者也。今欲不甚改法。而粗救災害。在乎約循典制。而時變損益之。臣謂宜令所司。勘會初納兩稅。昔年絹布定估。比類當今時價。加賤減貴。酌取其中。總計合稅之錢。折爲布帛之數。仍依庸調舊制。各隨鄉土所宜。某州某年定出稅布若干端。某州某年定出稅

絹若干疋。其有絀綿雜貨。亦隨所出定名。勿更計錢以爲稅數。如此則土有常制。人有常輸。衆知上令之不遷。於是一其心而專其業。應出布麻者。則務於紡績。供綿絹者。則事於蠶桑。日作月營。自然便習。各修家技。皆足供官。無求人假手之勞。無賤鬻貴買之費。無暴徵急辦之弊。無易常改作之煩。物甚賤而人之所出。不加物甚貴而官之所入。不減。是以家給而國足。事均而法行。此直稍循令典之舊規。固非創制之可疑者也。議者若曰。每歲經費所資。大抵皆約錢數。若令以布帛爲額。是令支計無憑。答曰。國初約法已來。常賦率由布帛。踰二甲子。制用不愆。何獨當今則難支計。且經費之大。其流有三。軍食一也。軍衣二也。內外官月俸及諸色資課。三也。軍衣固在於布帛。軍食又取於地租。其計錢爲數者。獨月俸資課而已。制祿惟不計錢。故三代以食人衆寡爲差。兩漢以石數多少爲秩。蓋以錢者官府之權貨。祿者吏屬之常資。以常狗權。則豐約之度。不得恆於家。以權爲常。則輕重之柄。不得專於國。故先王制祿以食。而平貨以錢。然後國有權而家有節矣。况今餽餉方廣。倉儲未豐。盡復古規。或慮不足。若但據羣官月俸之等。隨百役資課之差。各依錢數多少。折爲布帛定數。某官月給俸絹若干疋。某役月給資布若干端。所給色目精麤。有司明立條例。便爲恆制。更不計錢。物賤而官之所給。不加物貴而私之所粟。不減。官私有准。何利如之。生人大端。衣食爲切。有職田以供食。有俸絹以供衣。從事之家。固足自給。以茲制事。誰曰不然。夫然則國之用財。多是布帛。定以爲賦。復何所傷。議者若曰。吏祿軍裝。雖頒布粟。至於以時斂糴。用權物價重輕。是必須錢。於何取給。答曰。古之聖人。所以取山澤之蘊材。作泉布之寶貨。國專其利。而不與人共之者。蓋爲此也。物賤由乎錢少。少則重。重則加鑄而散之。使輕。物貴由乎錢多。多則輕。輕則作法而斂之。使重。是乃

物之貴賤繫於錢之多少。錢之多少在於官之盈縮。官失其守。反求於人。人不得鑄錢。而限令共稅。是使貧者破產。而假資於富有之室。富者蓄貨。而竊行於輕重之權。下困齊人。上虧利柄。今之所病諒在於斯。誠宜廣即山殖貨之功。峻用銅爲器之禁。苟制持得所。則錢不乏矣。有糶鹽以入其直。有榷酒以納其資。苟消息合宜。則錢可收矣。錢可收。固可以斂輕爲重。錢不乏。固可以散重爲輕。弛張在官。何所不可。議者若曰。自定兩稅以來。恆使計錢納物。物價漸賤。所納漸多。出給之時。又增虛估。廣求羨利。以贍庫錢。歲計月支。猶患不足。今若定供布帛出納。以平軍國之資。無乃有闕。答曰。自天寶以後。師旅數起。用頗殷繁。公賦已重。別獻繼興。別獻既行。私賂競長。誅求刻剝。日長月滋。積累以至於大歷之間。所謂取之極甚者也。今既總收極甚之數。定爲兩稅矣。所定別獻之類。復在數外矣。問緣軍用不給。已嘗加徵矣。近屬折納價錢。則又多獲矣。比於大歷極甚之數。殆將再益其倍。而用常不足。其故何哉。蓋以事逐情生。費從事廣。物有劑而用無節。夫安得不乏乎。夫地力之生物有大數。人力之成物有大限。取之有度。用之有節。則常足。取之無度。用之無節。則常不足。生物之豐歉由天。用物之多少由人。是以聖王量入以爲出。無量出以爲入。用之盈虛。在節與不節耳。今人窮日甚。國用歲加。不時節量。其勢必蹙。而議者但憂財利之不足。罔慮安危之不持。幸屬休明。將期致理。急聚斂而忽於勤恤。固非聖代之所宜言也。

均節賦稅恤百姓第三條論長吏以增戶加稅關山爲課績

夫欲施教化。立度程。必先域人。使之地著。古之王者。設井田之法。以安其業。立五宗之制。以綏其恩。猶懼其未也。又教之族墳墓。敬桑梓。將以固人之志。定人之居。又督之以出鄉游惰之禁。糾之以版圖比閭之

方其理也。必謹於隄防。其亂也。必慢於經界。理人之要。莫急於茲。頃因兵興。典制弛廢。戶板之紀。鋼罔緝。士斷之條約。不明。縱之則湊集。整之則驚離。恆懷倖心。靡固本業。是以賦稅不一。教令不行。長者迭行小惠。競誘姦賄。以傾奪鄰境。爲智能。以招萃逋逃。爲理化。捨彼適此者。旣謂新收。而獲宥。條忽往來者。又以復業。而見優。惟懷土安居。首末不遷者。則使之日重。斂之日加。是令士著之人。恆代惰游服役。則何異驅之轉徙。教之澆訛。此由牧宰不克宏通。各私所部之過也。及夫廉使奏課。會府考功。大約在於四科。一曰戶口增加。二曰田野墾闢。三曰稅錢長數。四曰徵辦先期。此四者。誠吏職之所崇。然立法齊人。久無不弊。法之所沮。則人飾巧而苟避其網。法之所勸。則人與僞以曲附其文。若不知維御損益之宜。則巧僞萌生。恆因沮勸而滋矣。夫課吏之法。所貴戶口增加者。豈不以撫字得所。人益阜蕃乎。今或詭情以誘其姦。浮苛法以析其親族。苟益戶數。務登賞條。所誘者。將議薄征。已違驚散。所析者。不勝重稅。又漸流亡。州縣破傷。多起於此。長吏相效。以爲績。安忍莫懲。齊人相扇。以成風。規避轉甚。不究實。而務增戶口。有如是之病焉。所貴田野墾闢者。豈不以訓導有術。人皆樂業乎。今或率率黎烝。播植荒廢。約以年限。免其地租。苟農夫不增。而墾田欲廣。新畝雖闢。舊蓄反蕪。人利免租。頗亦從令。年限纔滿。復爲汙菜。有益煩勞。無增稼穡。不度力而務闢田野。有如是之病焉。所貴稅錢長數者。豈不以旣庶而富人。可加賦乎。今或重困疲羸。力求附益。捶骨瀝髓。墮家取財。苟媚聚斂之司。以爲仕進之路。不恤人而務長稅數。有如是之病焉。所貴徵辦先期者。豈不以物力優贍。人皆樂輸乎。今或肆毒作威。殘人逞欲。事有常限。因而促之。不量時宜。惟尙強濟。絲不容緩。粟不暇舂。矧伊貧虛。能不奔迸。不恕物而務先徵辦。有如是之病焉。凡此四病。皆由考

數不切事情而泛循舊轍之過也。且夫驗之以實，則租賦須加。所加既出於人，固有受其損者。此州若增客戶，彼郡必減居人，增處邀賞，而稅數有加。減處權罪，而稅數不降。倘欲崇於聚斂，則可矣。將有意乎富俗而務理，豈不刺謬歟。當今之要在於厚人而薄財，損上以益下，下苟利矣，上必安焉。則少損者所以招大益也。人既厚矣，財必贍焉，則暫薄者所以成永厚也。臣愚謂宜申命有司，詳定考績，往貴於加者，今務於減焉。假如一州之中，所稅舊有定額，凡管幾許百姓，復作幾等差科，每等有若干戶人，每戶出若干稅物，各令條舉，都數年別一申使司，使司詳覆有憑，然後錄報戶部。若當管之內，人益阜殷，所定稅額有餘，任其據戶均減，率計減數多少，以爲考課等差。每戶十分減三分者，爲上課，十分減二分者，次焉，十分減一分者，又次焉。如或人多流亡，加稅見戶，比校殿罰，法亦如之。其百姓所出田租額賦，則各以應輸之數，便爲定額，增闕者勿益其租，廢耕者不降其數，足以誘導墾植，且免妨奪農功。每至定戶之際，但據雜產校量，田既自有恆租，不宜更入兩稅。如此，則吏無苟且，俗變澆淳，不督課而人自樂耕，不防閑而衆皆安土，斯亦富人固本之要術，在陛下舉而行之。

均節賦稅恤百姓第四條論稅期限追促

建官立國，所以養人也。賦人取財，所以資國也。明君不厚其所資，而害其所養，故必先人事，而借其暇力。先家給而斂其餘財，遂人所營，恤人所乏，是以官事無闕，人力不殫，公私相全，上下交愛。古之得衆者，其率用此歟。法制或虧，本末倒置，但務取人以資國，不思立國以養人，非獨徭賦繁多，負無錫貸，至於徵收迫促，亦不矜量。蠶事方興，已輸縑稅，農功未艾，遽斂穀租。上司之繩責既嚴，下吏之威暴愈促，有者急賣。

而耗其半直。無者求假而費其倍酬。所繫遲速之間。不過月旬之異。一寬稅限。歲歲相承。遲無所妨。速不爲益。何急救逼。重傷疲人。望更詳定稅限。各隨時候所宜。務於紓人。俾得辦集。所謂惠而不費者。則此類也。

均節賦稅恤百姓第五條請以稅茶錢置義倉以備水旱

臣聞仁君在上。則海內無餒殍之人。豈必耕而餉之。爨而食之哉。蓋以慮得其宜。制得其道。致人於歉乏之外。設備於災沴之前。是以年雖大殺。衆不恒懼。夫水旱爲敗堯湯被之矣。所貴堯湯之盛者。在於遭患能濟耳。凡厥哲后。皆謹循之。故王制記虞夏殷周四代之法。乃云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周官司徒之屬。掌鄉里之委積。以恤艱阨。縣都之委積。以待兇荒。王制旣衰。難以權術。魏用平糴之法。漢置常平之倉。利兼公私。頗亦爲便。隋氏立制。始創社倉。終於開皇。人不饑饉。貞觀初。戴胄建積穀備災之議。太宗悅焉。因命有司詳立條制。所在貯粟。號爲義倉。豐則斂藏。儉則散給。歷五六十載。人賴其資。國步中艱。斯制亦弛。開元之際。漸復修崇。是知儲積備災。聖王之急務。蓋率士臣庶。通爲之計。固非獨豐公庾。不及編氓也。故立國而不先養人。國固不立矣。養人而不先足食。人固不養矣。足食而不先備災。食固不足矣。爲官而備者。人必不贖。爲人而備者。官必不窮。頃以寇戎爲梗。師旅亟興。官司所儲。祇給軍食。人之兇荒。豈遑賑救。人小乏。則求取息利。人大乏。則賣鬻田廬。幸逢有年。纔償逋債。斂糶始畢。餼糧已空。倘遇薦饑。遂至顛沛。室家相棄。骨肉分離。乞爲奴僕。猶莫之售。或行丐鄞里。或緘死道途。爲人父母。固足傷惻。幸有可救之道。焉可捨而不念哉。今賦役已繁。人力已竭。將樹儲蓄根本。必藉官司助成。近者有司奏請稅茶。歲約得

五十萬貫錢。勅令貯戶部。用救百姓兇饑。今以蓄糧。適副前旨。望令總計諸道戶口多少。每年所稅茶錢。均融分配。每至穀麥熟時。即與計會和糴。便於常處。置倉收納。仍以義倉爲名。除賑給百姓以外。一切不得貸便支用。如時當大稔。事至傷農。則優與價錢。廣其糴數。穀若稍貴。糴亦便停。所糴少多。與年上下。在平穀價。恆使得中。每遇災荒。即以賑給。小歉則隨事借貸。大饑則錄奏分頒。嘗從便宜。務使周濟。循環斂散。遂以爲常。如此則蓄財息債者。不能耗吾人聚穀。幸災者。無以牟大利。富不至侈。貧不至饑。農不至傷。糴不至貴。一舉事而衆美具。可不務乎。俟人小休。漸勸私積。平糴之法。斯在。社倉之制。兼行。不出十年之中。必盈三歲之蓄。使一代黎人。永無餓乏。此堯湯所以見稱於千古也。願陛下遵之。慕之。苟能存誠。蔑有不至。

均節賦稅恤百姓第六條論兼井之家私斂重於公稅

國之紀綱。在於制度。商農工賈。各有所專。凡在食祿之家。不得與人爭利。此王者所以節財力。勵廉隅也。其道存則貴賤有章。豐殺有度。車服田宅。莫敢僭踰。雖積貨財。無所施設。是以咸安其分。罕徇貪求。藏不偏多。故物不偏罄。用不偏厚。故人不偏窮。禮讓與行。而財用均足。則此道也。其制委則惟貨是崇。惟力是聘。貨力苟備。無欲不成。租販兼井。下鋼齊人之業。奉養豐麗。上侔王者之尊。戶蓄羣黎。隸役同輩。既濟嗜欲。不虞憲章。天下之物有限。富室之積無涯。養一人而費百人之資。富一家而傾千家之產。風俗訛靡。氓庶困窮。由此弊也。夫物之不可掩藏。而易以閱視者。莫著乎田宅。臣請措其宅勿議。且舉占田一事言之。古先哲王。疆理天下。百畝之地。號曰一夫。蓋以一夫授田。不得過於百畝也。欲使人無廢業。田無曠耕。人

力田疇。二者適足。是以貧弱不至竭涸。富厚不至奢淫。法立事均。斯謂制度。今制度弛紊。驅理墮壞。恣人相吞。無復畛限。富者兼地數萬畝。貧者無容足之居。依託強豪。以爲私屬。貸其種食。貸其田廬。終年服勞。無日休息。罄輸所假。常患不充。有田之家。坐食租稅。貧富懸絕。乃至於斯。厚斂促徵。皆甚公賦。今京畿之內。每田一畝。官稅五升。而私家收租。殆有畝至一石者。是二十倍於官稅也。降及中等。租猶半之。是十倍於官稅也。夫以土地王者之所有。耕稼農夫之所爲。而兼并之徒。居然受利。官取其一。私取其十。穡人安得足食。公廩安得廣儲。風俗安得不貪。財貨安得不墜。昔之爲理者。所以明制度而謹經界。豈虛設哉。道亡日久。行之實難。革弊化人事。常有漸。望令百官集議。參酌古今之宜。凡所占田約爲條限。裁減租價。務利貧人。法貴必行。不在深刻。裕其制。以便俗。嚴其令。以懲遠。微損有餘。稍優不足。損不失富。優可賑窮。此乃古今安富恤窮之經。不可捨也。臣聞於書曰。無輕人事。惟艱。無安厥位。惟危。此理之所以與也。又曰。厥後嗣王。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此亂之所由始也。以陛下天縱聖哲。志求致理。往年論及百姓。必爲悽然動容。每言朕於蒼生。支體亦無所惜。臣久叨近侍。亟奉德音。竊謂一代黔黎。必躋富壽之域。昨奏人間疾苦。十分纔及二三。聖情已甚驚疑。皆謂臣言過當。然則愁怨之事。何由上聞。煦育之恩。何由下布。典籍所戒。信而有徵。一虧聖猷。實可深惜。臣又聞於書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今則既知之矣。願陛下勿復艱於所行。居安思危。億兆幸甚。